

不満足ノ件多カルヘク此段ハ只今御斷致置候也

ト辞ヲ定テ御答可レ然候左候テ御參府ノ節ハ必御上京被遊而士其外ノ者且公卿方ヘモ 君公御直對被
遊議論一々被^諸面召屆^諸徳川御扶助公武御合体ノ事ハ何モ御嫌疑ノ筋ハ無^諸レ之事ニ付所司代ヘ御申入可
レ被^諸成筋ナレハ所司代ヘ御申入又江戸御下向ノ上御老中ヘ可^諸被^諸仰入^諸筋ナレハ御老中ヘ御申入ナサ
レ所司代御老中ヘモ公卿方ヘモ誠ニ御謙讓ノ御辭令ニテ御誠實尽サセラレ候ハ、假令徳川御扶助公武
御合体ノ御大功相成不^諸申^諸 天朝ヘノ御忠節屹ト相立幕府ヘモ御信義御失無^諸レ之天下共ニ 御當家
ヲ御依頼仕ヘク候此外謙讓ヲ去テ虚夸ヲ事トシ誠實ヲ遺テ詐僞ヲ行フ時ハ 天朝ノ逆鱗ノミナラス
幕府ニモ御當家ヲ疑ハレ由ナキ讒口ニ御罹リ被^諸遊候儀モ難^諸計奉^諸存候

(以下京都市事
實業真蹟校
合齊行書
は相違の點で
ある)

當節世間ニ専ラ 御當家公邊ノ御首尾不^諸宜由ノ風評有^諸レ之依^諸レ之大臣政府等申解ノ為參府有^諸レ之由何^諸
心得サル^諸ニ御座候元來去年三月以來 敕諭ノ旨ハ公武御合体徳川御扶助トノ 叙慮ニテ 君公
江戸ニテ御建白ノ趣ハ 勅旨御尊奉ナラテハ人心一和仕間布トノ 御主意ノ由傳承仕候御歸國ノ上
追々被^諸仰出^諸候御書附ハ 天朝ヘ忠節幕府ヘ信義トノ御事ニテ是ハ御家來中一統拜承仕候事ナリ追
々京師ヘ役人被^諸差登^諸候儀ハ平日ニテサヘ御屋布被^諸立置^諸御留守居其外被^諸差置^諸候程ノ事ニ候ヘハカ
、ル多事ノ際 天朝幕府ノ御上ヲ奉^諸案差登^諸セタルト申サハ是以當然ノ事ニ御座候書生輕卒ナトノ
追々往來仕候^諸杯ハ素ヨリ政府ニ深ク関繫アル^諸ニ無^諸レ之候又周布政之助上京ノ趣ニ付色々世議有^諸レ之

由ニ候ヘ是亦幕府ヘ被^諸仰立^諸且御家來中ヘ被^諸仰出^諸候ト異ナル筋ニハ有^諸之間布ニ付徳川御扶助公
武御合体勅旨尊奉 天朝ヘ忠節幕府ヘ信義等ノ数句ニテ何モ幕府ノ忌諱嫌疑ニ觸^諸レ候儀斷テ無^諸レ之
候因テ相考候處私儀存立ニテ同志中ノ連判取付一同上京間部下總守可^諸打果^諸一段相謀^諸候儀有^諸レ之松下
塾ノ連判トテ江戸ニテモ一時人口ニ傳ヘ候由ナレハ此一條ヨリ種々ノ附會彌増遂ニ御首尾ニモ相拘リ
候事ニ無^諸相違^諸候然ル處此一條ハ政之助ヘ及^諸内談^諸候處甚不同意ノ趣ニテ強^諸テ差留^諸遂ニ思留^諸リ候ニ付
政府ハ勿論私儀同志ノ者モ無^諸罪^諸ニ候乍^諸去^諸是ハ世事憤懣已ム^諸ナキヨリ起^諸リ候事ニテ今以其念已ム時
ナク私儀公邊召捕^諸糺明被^諸仰付^諸候ハ、此儀ハ全ク私一心ヨリ出候事ニテ政府ハ申^諸不^諸及^諸同志ノ士
モ悉ク解散致段ハ屹ト申開毫モ 御當家ノ御瑕瑾ニハ仕間布是ハ事ヲ起スノ初ヨリノ覺悟ニテ今更退
避候筋少モ無^諸レ之候近來幕府逆焰ヲ震^諸ヒ妄^諸リニ正議ノ士ヲ召捕候ヲ見テ幕吏ハ耳モナク目モナク一味
ニ殘忍刻暴ナル者トノミ畏ル、ハ一ヲ知テ二ヲ知ラサルノ論ニ御座候私儀親シク幕吏ニ對シ且江戸獄
中ニテ諸囚尋鞠ノ次第ヲ稔聞セシニ孰モ寛容ヲ宗トシタル調方ニテ感伏ノ件々モ多ク見聞仕候且此度
召捕タル正議ノ士一人ニテモ重罪ニ處セラル、者ナキヲ見テモ幕府妄^諸リ二人ヲ罪セサル^諸相分候況ン
ヤ蹤跡ナキ^諸ニテ大藩ヘ淫刑ヲ及^諸ホシ或^諸ハ多クノ正士ヲ連坐セシメンヤ此事私屹ト所見御坐候尤モ幕
府ノ吏賄賂ヲ貪ルノ惡風ハ極テ甚シ是又少シク權宜ノ處置ナカルヘカラス候若又徳川御扶助公武合体
勅旨尊奉 天朝ヘ忠節幕府ヘ信義カ宜カラスト申^諸ナラハ天下ノ形勢ト人心ノ向背トヲ以テ一死
己未文稿

ヲ甘ンノ辨争仕候ハ、最上ニ出テハ幕府ノ議論ヲ一變シ魯仲連ノ功ヲ立ツヘシ果シテ然ラハ天下忠臣
 義士多ク冤罪ヲ以テ召捕ラレ候モノ一時ニ釋放ノ學アルヘシ最下ニ至テハ本藩ノ幕疑ヲ冰釋シ貫高ノ
 志ヲ遂クヘシ元來幕府トテモ違勅ヲ好マル、ニハ非ス墨夷ニ説付ラレ致方ナク爰ニ至ルト覺候ヨ
 リ墨夷ノ神州ノ害ヲナスコモ知ラサルニ非ス然レ墨夷辨説ノ人材ナキ故ノ事ト相見候就テハ墨夷ノ取
 捌ハ私儀對策ノ意ヲ宗トゾ一々辨説致候ハ、墨夷必信服仕神州中興ノ大機會到來可レ仕候是ハ望外ノ
 又望外ニテ豫メ言フヘキニハ無レ之候ヘ凡御當家ノ御安全ニ於テハ何ノ難キコカアラント奉レ存候尤モ
 當今ハ實ニ天下紛擾ニテ世事變換甚突ノ如キノ時ニ候ヘハ公邊ニ於テ少モ御疑念無レ之由儘ニ承候ト
 テモ卒爾ニ難ニ引取爰ニ於テ尙一言申立ヘキコアリ其由ハ幕府ニテ御疑念アルヨシ何トナク國內ノ物
 議沸騰致シ 君公ノ出府ヲ甚以テ疑慮致シ候處 君公若シ病ヲ称シ給ハ、自然天下人心動搖ノ端凡相
 成公邊ヘ對シ奉ニ恐入ニ候儀ニ付 君公是非々々參觀ノ積リニ御坐候間何卒大ニシテハ天下動搖ノ機ヲ
 御洞察被レ成小ニシテハ弊藩安危ノ界ヲ御懸憐被レ成 世子歸國御免許被レ仰付ニ候ハ、國元ヘ掛合 世
 子江戸御發駕當日 君公モ御城御發駕被レ遊候様可レ仕候ト申立候ハ、必然御許允アルヘク候私儀向ニ
 己未參府議ヲ著シ候間此議御熱覽被レ下度候只今申立候策ト參府議トハ處置ノ異同ハ有レ之候ヘ凡詰リ
 君公 世子ノ間御一人ハ是非御國ニ不被レ為居候ハテハ天下多事ノ際ニ付御心元ナク奉レ存候世間
 ノ俗論家 君公御身上御大事ト申説ヲ頻ニ唱候ヘ凡其策ニ至テハ太兵衛殿様共御滯府ニテ幕府ヘ詔

諛ヲ盡シ御昇進御褒賞等ヲ求ムルノ儀ニ止リ候私儀考ニハ是ハ却テ危計ニテ 御兩殿様共虎口ニ御入
 被レ成候ハ何如ニモ臣子ノ安キコニ無レ之候且其策存分仕遂ケ候凡是ヨリノ御國中ノ貧弱ヲ基ヒシ御當
 家ノ名望ヲ失ヒ武士道全ク地ヲ攘ヒ士民恣闕ノ心沮絶シニ不容易ニ國家ノ大害ヲ引出シ可レ申左候ハ、
 慶長年中關原ノ一乱ニテ 毛利家ノ御武威一變シ安政年中勤王遂ケスノ御武威再變致候由後世ヘ相傳
 ヘ甚以不ニ相濟ニ事ニ奉レ存候且人心抑ユヘカラス一旦激發ノ志氣ヲ強テ抑ヘ候ハ、憤懣ノ餘ニハ何如
 ナル變故ヲ生スヘクモ難レ計奉レ存候私儀ハ不忠重罪ノ者ニ候ヘ共度々ノ御寬典ニテ未タ一命ヲ此世ニ
 ナカラヘ甚以恐多キ事ニ奉レ存候ヘ凡屈平ノ一死モ思留リ候ハ、カ、ル時勢切迫ノ節ニ一命差捨御用
 ニ相立度存念ノミニテ候間出位ノ言ヲ不レ願申立候

安政六年正月廿八日

別紙ハ小生當春認タル書ナリ其節ヨリハ時勢又小變ハアレ凡此度幕速ヲ蒙リテモ對簿ノ語大意右ノ如
 キニ過キス小生向ニ長井周布等ヲ罵ルコト頗ル過當ナルヲ以テ幕速ノ節若ヤ私忿ヲ挾ミ禍ヲ他人ニ嫁シ
 國害ヲ引出スヘクヤト疑フ人モアルヤニテ在江戸ノ三士ヨリ忠告シ來ルコトモアリ是未タ小生ヲ知ラサ
 ルナリ長井周布ヲ罵ルモ偏ニ國ノ爲ト思ヘハコソ公怒ヲ發シタルニテ更ニ私忿ニ非ス若私意ヲ以テ云
 ハ、長井周布ガ小生ヲ愛スルノ心ハ小生木石ニ非レハ豈解セサランヤ且今日ノ事ハ兄弟閥墻外禦ニ其
 侮ニ義ニ候ヘハ假令一身ハ微塵ニ碎カル、凡決テ長井周布ヘ禍ヲ嫁スル様ノ事ハ不レ致候是ハ長井周

*飯田正伯、尾寺新之允、高杉晋作

布ノ我ヲ愛スルノ私恩ニ報スルニ非ス國家ノ禍害ヲ除クナリ兩政府ノ内ヘ分毫ニテモ波及シテハ小生
 豈天地ニ對シ面目アラシヤ小生モ兼テ人ヲ不忠トカ不義トカ大分ニ罵リ置タレハ無レ據モ此度ハ一身
 ナテ國難ニ代ラテハナラヌ事疾ニ落着仕居ル也、此趣行府ヘモ御申遣奉レ頼候 五月十四夜

(品川彌二郎上木幽室文稿に據る 校合済)

(編者附載)

擬徐公菜圖三字經 安政六年四月廿八日

民不可有此色

保

儉 則不費 身

與

忍 則不爭 家

之

勤 則不墮 道

也

士不可無此味

(鴻鶴志末尾の文参照)

明徐九經爲三句容令、治行爲天下第一、歷九載遷官、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_レ得_レ發、爭延請過_レ舍、治
 觴炙、兒稚挽_レ衣而泣曰、公毋_レ去_レ我、度_レ不_レ可_レ留、其長者曰、公幸惠_レ訓我、使_レ我奉_レ之如_レ奉_レ公、九經亦揮_レ淚
 曰、毋_レ以_レ訓_レ而曹、唯儉與_レ勤及_レ忍耳、儉則不_レ費、勤則不_レ墮、忍則不_レ爭、保_レ身與_レ家之道也、九經生平不_レ嗜_レ肉

己未文稿

三七三



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二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三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其後九經致仕、臥貴溪山中二十二年、至年八十五卒、九經、李氏續藏書郡縣名臣有傳、文多、不能悉錄、摘要如右、

(東京市玉木正之氏藏、校合濟)

(松陰自跋)

戊午己未兩稿共六卷、猛士可罪處全在子此、其可功處亦全在子此、頃子德寄示清何義門行狀、有言、義門之繫獄、門人某妄火其書、吾讀之泣下、此六卷、附思父密藏之、思父蓋不火也、若其功罪、待猛士骨冷、然後斷者出也、

五月十八日

二十一回猛士誌

(入江弘致跋)

右文稿一冊、爲品川思父(瞻力)騰寫焉、余以今春二月投揚屋、爾來思父獨爲余盡力、慰安老母、周旋於松陰師之間、且坐獄得不乏于書、皆其往來借返之力也、然思父少年、學問勉強正其時、而余妨其日力之暇、既不_レ少、余將何以酬之、於是余需取此冊、爲寫之、以少贖其讀書之暇、誠瓊瑤木桃之意耳、而其友義則余深感焉、後來不敢忘矣、此冊思父其藏之、己未十月十八日、江致書、時坐揚屋第九舍、此一冊亦爲思父周旋之辱、吾欲少酬其力而寫之、思父其藏之、以爲他年不相忘之種也、安政七年庚申正月廿六日書于揚屋第九舍、入江致、

(右二篇品川本校合濟)

(三條實美題辭)

樸學猛氣

援吉田松陰自贊語以代題詞、

明治己卯九月

實美

(毛利元德題辭)

死生久齊

右松陰居士自贊中之語

明治十二年九月

從二位

元德題

(鳥尾敬孝序)

吉田義卿慷慨之士也、深憂世之衰運、主張正論、不顧成敗、屢犯危難、以身殉國、噫天之未喪人、國必有感其時而生者焉、生而不合于世、則死而合于道、若孔孟之賢而老死於道途、不足異也、蓋人有病、而後藥石出焉、國有大難、而後聖賢生焉、聖賢者天下之藥石也、其以身殉國、固其分耳、雖然病入膏肓、則百藥無効、禍在蕭牆、則忠言不用、是豈特聖賢之不幸哉、抑亦天下之不幸也、今夫三尺童子、尙能知憂其飢

渴矣、在位之人而不肯憂其亂與亡、有他人憂其憂者、捕而殺之、是誠何心也、欲其國不亡得乎、霸府之末路是也、讀斯書者、其亦可鑒矣、

明治十二年庚辰夏五月

鳥尾敬孝撰

(野村靖序)

嗚呼、余詎忍序先師吉田先生之遺稿乎、當德川幕府之末、先師夙慨名分大義之不明、單身仗劍、奔走東西、欲以三言論振起一世、事涉嫌疑、繫于獄、先師益勵志不屈、獄中作書、淳々鼓舞後進、其再就逮也、手書至誠二字、以示意、又法庭切論天下之大計、欲使幕府有所感悟、遂以是被殺、事在二十年前、余至今每思之、未嘗不悲憤大息歔噓流涕也、頃者、友人品川思甫覽先師之遺文以刻之、徵序于余曰、子之與吾受先師之眷愛殊深矣、子於此舉、其可不一言乎、嗚呼余詎忍序先師之遺稿乎、且先師之行事、炳乎如日星麗于天、鬱乎如河嶽之流峙、固非待於區々文章而傳者也、又何待於余序乎、雖然、王室中興、十三年于今、諸政維新、其間翊贊大業者、我長藩之士、概皆出於先師之門、而諸藩之士、亦莫不非聞先師之風而起者、先師雖生不能達其志、而忠誠之氣、充塞于天地者、浩然不熄、明治中興之所基、蓋先師之力居多焉、先師有知、亦可瞑矣、今思甫梓其遺稿、公之于世、使後進之士咸知節義之可勵、忠孝之可勤、其有補於名教、豈少也哉、是余之所以忍而序之也、明治十四年辛巳二月

門人 野邨靖序并書

(右四篇品川本校合濟)

(野村素介書後)

書幽室文稿後

松陰吉田先生生前所著幽室文稿、自戊午至己未共六卷、當時國事多艱、故慷慨悲憤之氣、湧出于肝腦中、而成斯篇也、頃者、思父品川君欲梓以公諸世焉、先生自跋有云、清何義門之繫獄、門人火其書、如思父必不火也、則君此舉、可謂不虛先生之言矣、顧門人火義門之書、蓋亦有出於不得已者、其志可悲耳、今會盛明之世、公刻無所忌、非復與義門同日之論也、抑致此盛明者、亦得無非先生慷慨悲憤之所胚胎乎、吁使先生知此舉、則當含笑而瞑也矣、

明治十二年八月

野邨素謹識

(品川彌二郎序)

嗚呼此先師松陰先生幽室文稿也、(品川日改)致安忍序之、初師之下獄也、致竊往訪之、師執予手、取文稿於懷、授之曰、吾一生功罪斷按、在是書、汝謹藏之、他日必有知我者矣、致泣而受之、蓋德川氏末世、風俗奢靡、士氣

不振、加以西船出沒邊海、廟謨不臧、人懷疑懼、當是時、先生獨以挽回衰運振蕩一世為己任、遇事直言不諱、以此為當路所忌、遂罹吏議、然其言論行事、既已聳動天下之心、志士仁人相踵并起、蓋先生死、而德川氏亦燔矣、先生志存經綸、其文直抒胸臆、不事彫蟲篆刻街才弄巧、而讀者感稱歎惋不能已、其詩特發乎忠厚之餘、憂而弗哀、怨而弗怒、非徒悲歌慷慨以售虛聲者比、嗚呼先生逝矣、其言論不可得而聞、賴有是稿、畢生精神所注、其氣節可見焉、其忠厚可想焉、凡其人亡、觀遺物而追慕欽仰、乃人之常情也、況先師手澤所存、安得不對此愴然而悲、肅然而畏、致既喜先生雖死而遺烈及乎人者多、而又恐其言論或經久堙滅、今茲春、校訂以付剞劂氏、頌之同志者云爾、

明治庚辰春

品川致

(國重正文後序)

思甫品川君輯其師松陰先生詩歌雜文若干首、以為六卷、編乞題跋於同門士、終及余、余竊謂先生以慷慨氣節振蕩一世、史氏既傳其事、炳然簡冊、乃如先生者、(必須力)不須必文章以謀不朽也、而君今有此舉者何也、願余少時從先生受史漢、讀至其係成敗利鈍者、先生輒展開沿革圖、指說之、其所言皆親切著明、而感慨時事之意、勃々溢于口舌間、蓋有所激乃爾、今也其人亡矣、悲夫、抑讀其傳、想其人、況讀其自寫胸臆者、嚮往之心、為何如也、乃知君之此舉、非欲特為先生謀不朽、而其心誠出于希慕先生之深也、嗚呼余雖

己未文稿

三七九

已未文稿

三八〇

不肖、亦辱先生之知者、今幸獲附名其文字中、不亦榮乎、因不辭不文、而叙之如此、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下澣并書於京都一條橋之寓居

半山國重正文

(右三篇品川本校合濟)

孫子評註

解題并凡例

一、現今孫子評註の原本と認むべきものは數種ある、

1. 神庫本 萩市松陰神社所藏の「孫子素本」と名づくるもので、家兄杉梅太郎筆孫子正文に、處々松陰の傍註を施したものである、一見頗る簡單なもので、卷尾に丁巳九月十五日記載の跋文がある、これも後年訂正の文と比較するに、大體は相似て居るが、いかにも最初の草案らしい所がある、思ふにこの書は、最初の講義に使用したるもので、孫子評註再跋に所謂、傍注正文簡略粗脱、無足觀者、棄擲故篋、不復顧矣、と稱するものであらう、なほ後乃分析正文、挿以評註、の爲に使用した原稿らしいものが、東京の吉田家に一葉と、萩の松陰神社に二葉あるが、全く反故紙の類にして、當時苦心の跡を窺ふに足るも、元より原本と稱するには足らぬ、

2. 福本本 神戸市福本義亮氏所藏のもので、齋藤榮藏の筆寫したるものである、恐らくは再跋に、後乃分析正文、挿以評註、如是書様、至戊午八月二成、と稱するもの、初稿の筆寫であらう、内容より察するに、久保本の原文に酷似すれども、又同じからざる點もある、惜むらくは軍爭篇以下は缺けて居る、

3. 久保本 東京市久保清一氏所藏のもので、本文の大部は松陰自筆なるも、門弟の筆も混入して居る、内容は右福本本に類似したるものを原文とし、これを又加除訂正したるもので、本文の終りに、戊午八月念三録と記し、再之を抹殺せるは、一旦此日に稿を終りたるも、其後尙筆を加へたからであらう、安政六年五月、松陰これを久

保氏に贈るに際して、顧此初稿塗抹滿紙、往々不可誦通、是宜破棄婦之烏有而可、然輯而觀之、亦不免雞肋之志、遂命工綴束爲冊、寄三久保藏之、其改本別存云、と即この本である、

4. 久坂本 萩市松陰神社所藏のもので、安政六年四五月頃、松陰自ら右久保本につき淨書したるもので、右に所謂改本これである、但其内容は、修正文の字句配置等多少變更したる箇所もある、全部整頓して頗る謹嚴なれども、往々脱漏の箇所があり、又再跋が缺けて居る、松陰東行の際、久坂に贈りしものなる事、表紙の久坂書により明かである、用紙は當時松下村塾にて使用せし野紙を用る、すべて六十八枚を二冊とし、表紙は久坂の筆で、孫子評註乾・坤と書してある、明治時代に、乃木將軍がこれを寫眞銅板に附して、同好者間に配布した事があり、又海軍大學校ではこれを活版本となし、學生の教科用書としたる事がある、

5. 妻木本 東京市妻木忠太氏所藏のもので、原文は門弟數名が、安政五六年頃、久保本類似のものによりて筆寫したるものを、同安政六年五月上旬、松陰自ら加筆訂正したるものである、跋文は二種共松陰の自筆にして、再跋の日附五月十日より察するに、松陰が孫子評註に筆を加へたのはこれが最後であつたらう、

6. 文久本 文久三年松下村塾より出版せし木版本にして、門人中谷實之(正亮)・久保久清(清太郎)兩氏の校正したるものである、思ふにこの兩人は、親しく松陰の講義に列せしものであるから、記憶尙新なるこの頃に、或種原本を根據とし、又各自の記憶を參考として版刻したるものであらう、故に前記諸本に次いで重要なものである、只最も不思議なるは、この版本の原本が前掲四種の何れでもないらしい事である、

二、今回の編纂に當りては、久坂本を以て最も信頼するに足るものと認め、専らこれに據り、尙足らざる處は他の諸本により補つた、尤も其採用順序は概ね久保本・妻木本・神庫本・福本本・文久本とした、

三、成るべく松陰流の讀方を保存する爲に、句讀訓点は概ね久坂本の松陰筆によつたが、訓點は同本軍形第四の中頃以下はつけて居ないから、其後は専ら文久本によつた、然しそれは、果して全部松陰流であるかは保證の限ではない、何となれば、兩本前半の訓點や全部の句讀點を比較するに、必ずしも一致せざる處があるからである、

(委員 廣瀬豊)

先師將東出此冊為訣乃先師之遺著而所自筆自句
讀者豈得不十襲深藏哉

庚申二月

門人日下誠誌

孫子評註 乾

孫子評註

三八七

孫子評註

孫子篇卷異同、及孫武能言、而不能行、古人論之盡矣、而非誦孫子之所先也、唯是十三篇書、誦之得意、取之逢原、斯可焉已、

(山應業行)先師云、始計用間、知已知彼、知地知天之綱領、軍旅之事、件々不外于此、作戰謀攻、可通誦、形勢虛實、

一串、爭變行軍、一串、地形九地、一意、火攻、一意、始計用間、首尾有率然之勢、(徐楚)寅案、古人著書、自有部

法、故易有序卦、說文有部叙、(徐楚)近觀語孟、亦皆如此、

始計第一

始計、未戰而廟筭也、校之以計、即其事也、

前人多謂、古書篇目、率係後人所定、今覺其信然、而其所以名、或徒摘篇首數字、或明取篇中要言、或暗含篇中意、此篇、本唯計篇、是明取者、又加始字、是暗含未戰意、與語孟篇目異矣、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開口一語、冒十三篇而有餘、先師曾以三千歲不易格言評之、旨哉、兵、是軍旅之事、死生存亡、乃所以為大

事之故，諸說多然，勿須異說，地，是所在，道，是所由，察字，虛揭下經校佐三字，全篇骨子，在于此字，故經之以五事。

是計本，非計也。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隨便，先挾此句，為下段張本，計不言七，加而索其情四字，文亦有變化。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始計文，假為經傳看，是其經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傳文，大者三處，文法皆變，道字，不甚說破，却於行軍地形九地諸篇講之，文乃不淺不雜，是此老老成處。

令字，貫到也字，方有作用。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天字，火攻篇，見其一班，陰陽，其虛者，寒暑，其實者，時制，如時中時措時習字例，隨時制宜也，先師云。

制一字，用天極法。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地之所重，在死生二字，○經，是平素事，天地之為經，粗心者，或不察焉。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太公論將，先勇，而孫子先智，吳子云，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又太公言忠，而孫子言嚴，々，是莊重不可犯，孫子持論，全在于此，故篇々見此意，而史遷傳孫武，獨論斬姬一事，殊不及其他，可謂洞識矣。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張賁云，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按，主用，主實用也，曲制，官道，何國無有，特患其為空文耳，○地字，明於地形九地二篇，詳說之，而法則具于軍形兵勢，道與將，在其中矣。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莫，無者也，知，即王守仁所謂，知州知縣之知。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是所謂計，而此一段，是一篇主意，○計與五事，唯是同意，而又未嘗相犯，但五事，道法最重，計則主將最重，至將聽吾計以下，專以將為重，看他言各有當焉。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五事，不露主字，至是點出，與將對，約智信五字，為一能字，將者，大將也，他皆倣之。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合天地為一，陪法以令，以相對。

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兵衆、士卒、賞罰、是陪說主將、吾以此、結束語、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是自一段、以將為重、諸稱吾者、孫子自吾也、觀其立言、譬如齊威以田忌為將、而孫臏為之師、用之、

用兵也、留去、言用捨也、當是時、田忌之用捨、在孫師言下、噫、可畏哉、非此何以為孫武、

計利、以聽、

四字、順承上兩項、利、即知勝負矣、聽、即聽吾計、

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廣筭、內也、故戰地謂之外、○孫子論兵、活潑々地、誰能及此、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是傳文小者、逐便、括上起下、而字斡旋、妙々、袁了凡曰、經權二字、一篇眼骨、余謂、計字、根經入權、

因利制權、是非勢、所以為勢之故耳、合攷兵勢篇、可見矣、下文、詭道十有四目者、即是物、

兵者、詭道也、

是計用、亦非計也、此句、是經、十四目、是傳、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能、即將孰有能之能、先從將能說下、十四事、皆是將事、並就計利以聽上立言、能而、用而、近而、遠而、

實而、強而、佚而、親而之而、皆則也、利而、亂而、怒而、卑而之而皆以也、之字、皆斥敵、怒、我示怒也、

卑、我示卑也、○實備強避、孫子慣手段、深知此理者、如楠河內、及吾(毛利元就)洞春公、世不多有焉、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對仗為結、使人不覺、上文之字、此代以其字、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之勝、猶言所以勝、語勢少頓、傳、曹操曰、猶洩也、杜牧曰、言也、皆得之矣、深味此字、然後益知為勢

佐外之所以為活潑々地矣、而文之撇開、非夷所思、

夫未戰而廣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廣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

此觀之、勝負見矣、

未戰、即篇目始字、換計為筭、悠然歸入本意、勝負見矣、與下知勝負矣照應、讀至高末、然後回顧五事、

方始著實、蓋欲筭之多、莫如經以五事、○五事以經諸內、計以校諸外、詭道以佐諸外、此篇、不特十三

篇總括、乃天下古今之事、孰出其範圍者、如大學一書、亦唯道字註解、孫武立言、雖未必然、讀書須如是

觀、

作戰第二

作戰、即用戰也、此篇、孫文之稍虛者、○註家多言、作戰篇、不貴為客且久、是耳食者、曾不誦孫子也、衛公云、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可謂破的矣、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

饋糧下、或有則字、語勢險急、恐不著得此字、十萬千里、通貫全篇、

內外之費、

此句、領下三句、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下段軍費、多分內外而言、此句、又足以領之、

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然後二字、見極重之意、

其用戰也勝、

用戰、即作戰、勝字、接始計篇來、○俗人以勝、為絕大事、而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吳子

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此處亦應作如是觀、

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三句、句法錯落、而以則字齊之、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智者、即下智將、及知兵之將、是也、在後則不能善、在先則民可生、國家可安、是一篇針線、

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無謀武進、或有勝於好謀少斷者、點拙速二字、以假為真、孫文巧於眩人處、兵之情主速、不疾戰則

亡、而輜輶距埋、三月攻城、為下策、兵法固有之、亦在用之何如焉耳、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約三句為一句、粗改數字、以則斡旋、以下層々轉折、一矣、二也、頓挫得盡、使人凜々以久為戒、然是

特以尋常兵畧言、非至論也、且看下段分解、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知害知利二句、結上起下、立柱分應法、是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一舉則勝、兵不待再籍也、出則載之、歸則逐焉、如是便了、糧不待三載也、此篇數字、皆用得不汎、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大議論、唯用八字、用、資用也、資用輕而易致、故取諸國、散資用、收糧食、自有深謀存焉、以因糧、專

為侵掠者、淺于兵矣、

故軍食可足也、

軍食可足也、一句乃了、不復縱論、灰蛇草線、作法奇眩、軍食足、則雖久不待三載、其戰必合利而動、不殺士卒、故不待再籍、取用因糧、功效如是、是孫子本色議論、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々々則百姓貧、

又說尋常兵畧一番、自上軍食、拈出遠輸、文反不與前犯、

近於師者、貴賣、々々則百姓財竭、々々則急於丘役、

財竭、即貧、但百姓貧、是國內民貧也、百姓財竭、是軍所士卒財竭也、曰貧、曰竭、字各有當、稍變句法、粗

用對偶、乃安財則急一句以結之、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失其七、

中原中國也、自吳國斥齊晉、物茂卿言之、力屈、直承急於丘役、財殫、超接貧竭、中原為句、直承近於

師云々、內虛於家句、超接貧於師云々、一字一句、下得不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公家之費、百姓之費、迭置首尾、章法長短不同、而同以十去句整之、去七去六重百姓而言、非互文也、

故智將務食於敵、

智將、即上善用兵者、但彼畧而此詳、文乃不復、食字活說、與下食敵之食同、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芻稈一石、當吾二十石、

此篇、多以籌數言、食一當二十、是遙照千里、頗似所謂籌博士、然兵家切要則在焉、

故殺敵者、怒也、

此句、唯以起下句、無有_レ意義、猶詩所謂興、然於兵理則然、

取敵之利者、貨也、

怒可以殺敵、私忿公怒、皆自可用、用之存于將、貨可以取利、利是食敵、然非營食敵而已、乘車養

卒、是類何限、取之在貨、々々下賞養而言、

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

兵家貴先、無適不然、兵機所在、宜注意焉、

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

或雜乘、散置諸軍、或專乘、獨任先鋒、皆可、余謂、奪洋艦雜乘法、最妙、

卒善而養之、

善養、最有術、

是謂勝敵而益強、

一句反應、言已勝益強、不營不患鈍挫屈殫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此篇主意，在持久而制敵，反恐人以久為貴，故言。

(此二行久致本久保本及妻本木
に脱 翻本本及文久本による)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孫子每篇，有體有用，有大有細，是為不易及，而獨是篇，稍為降等，然猶以將為結穴^(穴カ)，是其大關係處，至其文字精緻著實，猶出諸篇矣，抑相模之成，遠輸貴賈，官吏所苦，我欲起孫武而籌之，雖然，是將任也，寧可私言哉。

謀攻第三

孫文，有句々實者，如始計行軍地形九地，是也，有通篇全虛，而一二要言以實之者，如軍形虛實，是也，如此篇，前半^{此篇大段，在大敵之擒也，今謂}是虛，以伐謀四要言實之，後半則句々著實，不復在始計行軍之下，註家多不分虛實，所以致曠々。

謀攻，以謀攻人也，嵩中，伐謀，全圖，全爭，即其事，伐謀以謀，所以為全，以攻為攻城者，拘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圖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全之，固已為上，破之，亦可以為次，國軍卒伍，無不皆然，蓋善破之，故善全之，是術也，豐公會教諸人矣，其何以全破之，妙在不言，以留下段餘地。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百戰百勝，固亦善矣，但非善之善者也，其不戰而屈之，乃善之善者耳，何以不戰屈之，亦在不言。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四言，全篇綱領，謀交，貼全之不戰，兵城，貼破之戰勝，偏於兵城，則不能及謀交，能及謀交，則兵城

在其中，是以上兵尚伐謀，上兵，兵法之最上者，但伐謀，其說極長，孫子亦不甚說破，仁者無敵，樽俎折衝，

亦皆其事，智謀屈人，亦然，乃雖交兵城，自在其中，曹伐始謀說，特一端耳，雖然活潑哉，吾師句云，微臣

別有伐謀策，安得風船下聖東，蓋有說焉。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器械距圍，乃般輪餘唾，非兵家要需，不知者，為大小大事，如杜牧輩，是也，距圍，吾妄斷為此間所謂迎城

附城類，方始近人情。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三分殺一，與作戰日費千金，十去六七，孫子蓋有所嘗焉，惜吾未能通曉，此攻之災也一段，講上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善用兵者，未必不可戰，而所以以屈之，則非戰也，未必不可攻，而所以以拔之，則非攻也，未必不可久而其所以毀之，則非不久也，然則何如，且誦下句，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全字三出，各有所當，全國，是期待，以全，是籌畫，可全，是効驗，其實一也，伐謀而已，此謀攻之法也，

此謀攻之法也一段，講上伐謀，伐交在其中，故用兵之法，

法，是常法，權，因利而制者，何其可常，圍攻分戰，能逃能避，(註)注家喋々辨說，非不當也，要不解法字，曹獨得之，其十 困說，則自道者，分別見之，可也，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逃，或作守，守則似死，逃則似活，

不若則能避之，

之字，上下四者，斥敵，中二者，自斥，隨文解之，不必拘，三能字，勿徒視，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堅，固也，猶意必固我也，善用兵者，蓋有如大人不必信不必果，唯義之從也，大敵之擒也一段，講上

伐兵，伐謀，伐交，或窮焉者，伐兵以足之，然亦不外于伐謀，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困之，攻之，分之，戰之，逃之，避之，願非將事乎，圍攻分戰，猶之可，逃之，避之，雖明主，不_レ得_レ不_レ疑，形跡莫測，讒間乘之，市有虎，參殺人，當是時，將與主相_レ覺隙，國弱其謂_レ何，其極亦為敵擒而已，輔，車兩旁夾木也，是有功於車，而可_レ解脫之物，故於將極切，周隙，輔與車周隙也，皆象主與將，極切，

故君之所_レ以患於軍者三，

一本，君軍易位，一句則通，然君字貫一段，故君上軍下為勝，

不知三軍之不可_レ以進，而謂_レ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_レ以退，而謂_レ之退，是謂_レ糜軍，

此不知，是君不知，下二不知，乃同者不知，語似少異，而意則皆歸于君矣，糜，御也，無_レ以尚焉，吾乃以_レ傀儡解之，人皆解頤，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使_レ不知三軍之事權者，參_レ同三軍之政任，則軍士疑惑矣，事，是常事，故以_レ政對，權，是權變，故以_レ任對，意同而語有_レ淺深耳，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

約上二節為一句，以_レ則字轉旋，轉卸常法，孫子動輒曰，諸侯々々，當時事情可想，

是謂亂軍引勝。」

勝字、軍形篇、可勝不可勝字例、正同、故引敵之勝我云者、可從、

故知勝有五、

知勝、先知必勝也、

知下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

以、以已軍也、與、與彼軍也、以我輔周之軍、伐彼之謀交兵城、可則戰、不可則止、所以勝也、

識衆寡之用者、勝、

衆有衆用、寡有寡用、觀於十圍五攻云々、亦可見、

上下同欲者、勝、

同欲、即同意也、但始計以主言、此以將言、而將固不外于主、是在言外、

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能字、括上四句、此句法極工、亦詭道攻出二句法、而此更活、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是謂亂軍引勝一段、知負之道也、正與此段對、知負知勝、然後謀可伐也、交可伐也、兵可伐也、而城

亦可攻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前半篇、伐謀伐交伐兵攻城、事皆與敵閱、故以知彼結之、後半篇、三負五勝、事皆在自為、故以知己

結之、三句用韻、反復嘆詠、結法如不甚緊、而其實極緊、

軍形第四

軍形者、軍之定形也、篇中所謂、修道保法、是其物、反脫道字、說法、法即兵法云々、是也、孫子

慮讀者視以為淺易、故虛聲恐喝、作一篇文字、而註家皆為其所眩焉、孫子而有知、應大笑吾計偶

當於地下也已、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王皙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得之、

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

知、而不可為、

虛美曰、勝可為也、而此曰不可為者、是以軍定形言、與彼待敵致人云者、立意自別、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守、亦道法而已、更無他說焉、曹說過巧、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唐太宗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嗚呼，盡之矣，曹公註，不可勝者，守也，為藏形也，吾謂，宜移為不足之解，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向賓卿以虛實篇，備人，使人備已解之，余時拍手稱妙，今復而思，遂不如太宗說之美，蓋攻守皆兵法，與備人備己不同，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九天九地，唯言其高深，其語則出遁甲云，不足有餘，藏地動天，非有二致，特高深其言，使人不能捉摸焉耳，

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一段，攻守雙闕，句々對待，而守是形，攻是勢，可知形勢二者，欲分不得焉，結末，假勢明形，亦何得已，
(以下訓點概依文久本による)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以下，至勝已敗者也，為二段，單言易勝也，註家多不解此句，枉作奧妙說話，殊不知，修道保法，平々易々，衆人不察焉，是足以過其所知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解得此二句，則下秋毫日月雷霆三句，為易勝之謂，不待辯矣，註家多失之，何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勝於易勝，不為智勇，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志，不志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

善戰，易勝，不志，措勝，皆道法之効也，廊廟原野，到處並是，此段，言易勝，已敗二字，隱々起下段，而不現敵字，最妙，

故善戰者，立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又雙言攻守，與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繳應，但不可勝為不敗，可勝為敗，待為不失，語勢更活，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先勝後戰，與勝已敗何異，以兩節括兩段，然後入本意，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道法，始計五事之二，二者，闕一不可，前面皆虛，至是方僅見把柄，能為勝敗之政，則勝實非不可為也，此段，承上起下，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道說，前後諸篇具矣，况道則無所不在焉，故獨講法，法者，曲制官道，有未盡者，故復論五事，所謂軍

形、正在此、陣法、營法、築城、宰國、均此法也、地生_レ度、度生_レ量、量生_レ數、數生_レ稱、稱生_レ勝、

譬_レ之大八洲之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二百里、爰容億兆生靈、爰置二百六十大小名、今特就東藩言之、執政在_レ內、大小名幅濶、雖有加薩仙臺諸大藩、不至偏重、若貫之以道、勝乃自生、量、猶大極、數、猶儀象卦爻、人或疑量數之別、故言之、稱、併權地與人、韓信握奇經解云、虛實二壘、是也、故勝兵、若以鎰稱_レ銖、敗兵、若以銖稱_レ鎰、

度量數稱、匯一勝字、一轉為三勝兵、前稱字、是自稱吾地人、此稱、是稱彼我輕重、勿拘而視之、故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積水、是形、若決、是勢、孫子論形至矣、猶慮其一定、不見轉化活動之機、乃假勢明形、且為下篇張本、如謂、是勢也、而其所由者、形而已矣、諸葛武侯出師渭南、以審司馬懿、蓋深得_レ力于此篇也、宋陳同甫有武侯論、快甚、可註此篇矣、

兵勢第五

勢、是形動、形、是勢靜、配形曰軍、配勢曰兵、不必甚拘、但軍即軍旅、兵則把兵以戰、亦不無動靜、然以戰、非軍旅不得、軍旅、非以戰無為、別而言之、浪戰亂軍之所由生、故略言之、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數、是度量數稱之數、下文、治亂數也、亦是如是看、分字自輕、分則有數耳、曹公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是蓋以多少為別、亦通、

闘衆如闘寡、形名、是也、

將言勢、先自形說起、使衆無勢亂者、唯分數、使衆能奮闘者、唯形名、治闘、亦自做動靜看、兵家皆言、金鼓旌旗、所以進退分合人之具也、而孫子獨言闘、可知旌旗之形、金鼓之名、假聲借勢、以助奮闘者、非有甚煩雜制度、煩雜制度、皆口舌擊虜之為耳、余幼時誦此得之、今特揭焉、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王皙以必為畢、為是、吾以率然解此句、妙在必字、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李筌曰、礮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可謂善解譬喻已、所、指國、指軍、指城、指地、古書字例可見、張預曰、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吾謂、受敵無敗、與以礮投卵、自做動靜看、亦與上治闘同、蓋有分數矣、然後有形名、二者具矣、然後有奇正、三者備矣、然後能實矣、然後可以擊虛、虛實在終、與上三者、語勢稍別、三者專以形言、虛實則以勢言、四事次序、張預猶粗、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四事中，獨擢奇正，反復言之，其美，三事皆不離得，上奇正，就靜而言，此就動而言，觀三以字，故善出奇者。

前後皆並言奇正，此單言奇，又以出為言，極有著落，蓋兵家之務，在善出奇，善出奇，正在其中，或作出兵，或為闕文，可發一嘆。

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海，一作河，滔々不竭，似於河更切。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

唯奇正似之矣。○善出奇者，至此，語勢一貫，以下一轉，至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奇正相生，是衆人所觀，其實在善出奇哉，此再照窮矣。○九戰至此一段，只是鋪暢首句，游衍養勢，如

鸞鳥戩翼，如猛獸伏形，亦文法，亦兵法。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鸞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水之至柔，與石之剛且重，如非所敵也，然其激之疾，至於漂石，况鸞鳥之悍，於叢爵林鳩，則非其敵也。

其迅疾攫搏，何毀折之足言哉，可知寡弱之轉為勁悍，可以破碎衆強者，勢也，勁悍之可用以毀折鳩爵者，節也，此句，按上虛實來，然至此，不復暇分數形名迂濶議論，唯是一勢字，一勢字，猶覺其儒緩，乃著節字，寶藏院十字槍，直欄入長槍者，勢也，場極局促，一鏖殺敵者，節也，故節非勢外也。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上則汎言，今則善戰者出矣，視其運用何如。

勢如張弩，節如發機。

善戰者之持其勢也，陰險深峻，不可測，不可近，而其敵節則近，故其霹靂一震，激水鸞鳥，孰能禦之。

譬諸張弩，引而不發，躍如也，譬諸發機，發矢如破，兵家言，銃陣兩軍相迫，并氣積力，目不逃，膚不

撓，當是時，先發者先敗，是其常也，孫子以張弩發機，譬勢節，神哉。

紛々紜々，闕亂而不可亂，渾々沌々，形圓而不可敗。

是分數形名之極，衆人徒見其紛紜，然其闕亂之甚，孰能亂之，至其收機靜処，渾々沌々，圓滿之形，復孰敗

之，云闕云形，亦分動靜看。○此段，見得戰勢奇正之無窮。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亂，承上闕亂，治起下治亂，闕亂示亂，非真亂，乃治之極耳，治，遙應篇首分數形名，勇怯強弱，只是陪說。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治與亂、在三分數之善惡、勇與怯、在兵勢之得失、強與弱在形名之正否、此迴繳分數形名及兵勢、形亦軍形之形、非他物也、上文層々轉折、至此方有著落、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

形之、假設強弱之形、以示敵也、予之句、亦陪說、以利動之、

利、即上形之予之、是也、

以本待之、

本、即數也、勢也、形也、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

勢已得矣、怯者可以勇也、尙何人之責哉、

故善擇人而任勢、

擇人、甄別勇怯材否、齊一其勢力也、吳子所謂、軍命堅陣、尉子所謂、死士力卒、而分數中一說也、任勢者、以所挾之人、附可乘之勢也、唐太宗妙解此趣矣、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

惟木石、故可以轉矣、若使崩沙散地、柴薪不束、亦安轉之哉、西洋人云、兵家以卒為器械、此言得之、

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安危、以地言、方圓、以木石言、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戰人、言挾人任勢也、圓石性善轉、況有三人轉之於千仞至危之山乎、以喻分數形名之兵、分之以奇正、運之以虛實、激水鷲鳥、彌發發機、孰能禦之、是所謂勢也、石轉山、括盡全篇、仍以勢字結之、文亦不鬆、嗚呼、夫天下之石、隨處皆有、其圓者幾許、已圓、在安、則不可行、幸在千仞山頭、如可行焉、而轉之者鮮矣、

虛實第六

虛實二字、原上篇來、虛卵實碇、其喻已明、但其實在「我為形、度量數稱、分數形名、無非其物、」以此實擊彼虛、所以為勢、故合形勢為虛實、

孫子曰、九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先占據戰地、兵家要訣、孫武卓識、故曰、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又曰、散地則無戰、不解此句、通篇朦朧而已、戰地無定、唯吾所處、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是上句之反，其戰地，則唯敵所_レ處，故善戰者，致_レ人，而不_レ致_レ於人。

上二句汎言，是點善戰者、善戰者，即上佚者，自唐太宗極稱此言，此言遂為兵家要訓，殊不知，太宗自有_レ所得，假此言以_レ發之，而何以致_レ人，何以不_レ致，不_レ原上句_レ來，遂是空言，々々豈可_レ訓哉。

能使_レ敵人自至者，利_レ之也，能使_レ敵人不_レ得_レ至者，害_レ之也。

二句，上貼_レ於致_レ人，下貼_レ於不_レ致_レ於人，然竟是重_レ致_レ人一刃，此連_レ下三句，旧說_レ盡矣，故敵佚能勞_レ之。

上文皆言_レ我佚，我佚敵亦佚，何虛之有，故此下_レ此句，佚字自_レ篇首一句_レ來，下二句，是陪說，古人善用_レ陪說，文故不_レ板直，而難_レ捉摸，若乃謂_レ何以勞_レ飢動之，亦唯先_レ勉_レ戰地_レ而已。

飽能飢_レ之。

張預引_レ變_レ客為_レ主，可_レ謂_レ解_レ事已，因_レ糧於敵，是其義也。

安能動_レ之，出_レ其所_レ必趨，趨_レ其所_レ不_レ意。

必趨，或作_レ不_レ趨，並有理，但必趨結_レ上，不_レ意起_レ下句，文法則巧，吾暫取_レ之。

行_レ千里而不_レ勞者，行_レ於無_レ人之地_レ也。

千里字，照_レ起句，宜_レ注_レ意焉。

攻而必取者，攻_レ其所_レ不_レ守也，守而必固者，守_レ其所_レ不_レ攻也。

二句，似_レ奇實正，蓋非_レ所_レ不_レ守，吾不_レ敢攻，吾已往攻_レ之，彼自守_レ之不_レ暇，安能攻_レ吾，故吾所_レ守，則人所_レ不_レ攻也。

故善攻者，敵不_レ知_レ其所_レ守，善守者，敵不_レ知_レ其所_レ攻。

二句，特反_レ復上二句_レ耳。

微乎微乎，至_レ於無形，神乎神乎，至_レ於無聲，故能為_レ敵之司命。

我形已矣，又先_レ勉_レ戰地，其勢自然如_レ斯，無_レ為_レ奇特想，能為_レ敵之司命句，收_レ束一段。

進而不可_レ禦者，衝_レ其虛_レ也，退而不可_レ追者，速而不可_レ及也。

將言_レ我專而敵分，反_レ復上段議論，造_レ作數句，終不_レ出_レ篇首一句，衝_レ其虛，是敵虛，是時不_レ言_レ我速，速而不_レ可_レ及，是我速，是時不_レ言_レ敵虛，是互文耳，不然敵虛而我速，虛將_レ變為_レ實，我速而敵實，速將_レ變為_レ遲，但

速云者，有_レ二情，卯與_レ殿之謂也。

故我欲_レ戰，敵雖_レ高_レ壘深_レ溝，不_レ得_レ與_レ我戰者，攻_レ其所_レ必救_レ也，我不_レ欲_レ戰，雖_レ画_レ地而守_レ之，敵不_レ得_レ與

我戰者，乖_レ其所_レ之也。

攻者之勢，每々如_レ斯，乖_レ其所_レ之，我之所_レ為，著々出_レ敵意外，我雖_レ画_レ地，敵隱然已_レ憚_レ之，寧得_レ與_レ我戰乎，若猶未，則高_レ壘深_レ溝，反_レ不能_レ免_レ不_レ欲_レ之戰，蓋_レ反_レ其本_レ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以形人無形結上，以我專敵分起下，文章岐路處，

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以是字轉旋，忽倒三十二而用之，

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太史公文貴逆，而孫子文貴順，如專分數語，及軍形攻守數語，皆然，圓轉自在，而語則順，

吾之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戰之地，即篇首戰地，曰我無形，曰不可知，非故為怪々奇々，唯其先起一着，足使我無形，而敵不能

知，然其實，有我實無形而不可知者存焉，說見下文，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約矣，寡矣，是章法，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目今之事，不其然乎，噫吾不忍言矣，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上面，皆言使備，忽補出故備前則後寡數句，言備人，以便變收，長短詳畧，竝得其宜，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久保本文久本〕則可千里而會戰，

是使備者，戰之地，承上文，戰之日，是陪說，復點千里字，戰地與日，皆在吾方寸，何有不知，千里會戰，

何以為疑，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

者數里乎，

是備人者，杜佑註此句曰，敵已先扼形勢之地，似是粗解文意，但未全知使備備人二意，皆從篇首二句

出，可惜已，重言使備備人，為一段結尾，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

吾，孫子自吾，猶始計篇之吾，其稱越人者，旧說曰，為吳王論也，以以吾度之，起本意議論，罵倒越

人，以聳主聽，

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

又為大言，聳其聽，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計之得失也，計做始計之計看，方有著落，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作、為也、作、激作也、兩可、動有動理、靜有靜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形之形人、與上篇形之、孫子常言、何如註家乃二三其說、彼我各有死地生地、然是主敵而言、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角、殺通、又持角、兩可、角量不可、此四句、與篇首一句照、前後大言、皆湊匯于此、策之、所謂廣筭、最在其先、作形與角、在我為擬議、在彼為交北、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言言掩襲、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伍員高潁、昔嘗用之、今則為洋賊用矣、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擬議之際、何曾有形、深間知者、所以不能窺謀也、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形、是形兵之形、本是虛形、雖則虛形、觀覺即乘、形乃可因也、錯勝於衆、以勝加衆也、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所以勝之形、或攻或守、或近或遠、如步騎、如衆寡、人々皆知之、但其所以制勝、則在擬議之際、孰能預聞焉、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不復、不執故態、不循前法、固也、然亦有如武侯七縱七獲、似更高一等、先設虛形、隨以實事、是謂

應形、應形也無窮、以上一段、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至是、方始下虛實字、

故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因敵變化、是我無形而不可知、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

兵無常勢、句、已以水無常形明之、更以此四句陪之、行常長生、語中有韻、夫兵形象水、以下末段、只

贊嘆虛實、無有他奇說、謂、兵無常勢、避實而擊虛、因敵變化而取勝而已、然先勉戰地、與策作形角、

亦皆不外于此、所以為末段也、

軍爭第七

合軍聚衆、而後爭利、是軍之爭也、九非有對不爭、爭是與敵爭也、然解為兩軍爭利者、失於

辭、

孫子曰、九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

起手何等鄭重、蓋一言爭、乃爾紛擾亂雜、無所底極、孫子深慮之、故下句下字、不覺如此、交和、原難曉、旧說為相對軍門者、義則是、姑從之、然交與對、豈同哉、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人以為迂患、吾以為直利、所以難也、鴨越河越、可以悟其機、若彼陰平馬陵亦然、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不特以迂患為直利、又示迂患為直利、不日示之以患、而日誘之以利、是下字變化處、○以上一段、言軍爭之難、在迂直之計、

文章離合如圖

以迂為直 迂其途

軍爭之難者

後人發先人至

以患為利 誘之以利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上句束上、下句起下、均之軍爭也、或利或危、在為之何如耳、說如上下所論、一作衆爭為危、是以分合為變為軍爭、以舉委爭利為衆爭、理則然、然失于辭、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吾說此句、悟兵貴精不貴衆之說、或徒以輜重言、淺矣、○以下、並言軍爭所以危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說如下文、勁者先、罷者後、後者、猶委置也、捐者不特輜重、此言其甚焉者、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其法、猶言大畧、

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三將軍者、三軍之將也、上將軍者、上軍之將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以上三事、謂委軍爭利、然是特言其大畧耳、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文脉、承上輜重捐來、糧食委積、則其陪說耳、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此三句、承上起下、自作一段、游衍勢、是也、屬上段說、為可、蓋知敵謀、知地形、用鄉導、是軍爭要

法、迂直之計、分合之變、皆由此出、反以不能言之、使接上段、文法圓活、以九地亦有此三句、故

或以為衍、吾謂、彼則衍矣、此安可衍、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詐，變詐，猶詭道之詭也。以詐立，則立不敗之地矣。以利動，則不失敵之敗矣。而其變化所以無窮者，全在分合之術也。分合，就立動觀之，得其半矣。

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風火雷霆，以利動也。林山如陰，以詐立也。分衆分利，全以動言，立在其中，懸權而動，可動而動，不可則止，是權也。一句束八句。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先知迂直之計，行之以分合之變，此軍爭之法也。至此，軍爭本意盡矣。下段，應須何如議論。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

二句，是軍政語，下文釋其義。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苟以言語指麾，則或聞或否，或見或否，耳目何以為一，軍所以必須金鼓旌旗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不得者，三軍之衆，機張勢奮，無勇無怯，自然不得不然也。是金鼓旌旗之功用乃然。至此，不暇復說法教賞罰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

二句，亦軍政語，然是權時之宜耳。近世兵家曰，軍衆少旌，軍寡多旗，亦此理也。

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人者，連上文，不指定彼我，為妙。金鼓旌旗之於人，唯是如斯，變，變動也。在彼，變動而為亂為屈，在我，變動而為治為強，是通彼我之說也。○此段，言金鼓旌旗之功用，蓋亦慮爭之致亂，故於此特言之。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承上段變字，改為奪字，改耳目為氣心。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凡戰以氣勝敗，氣，心之發也。故特分析言之，朝畫暮，始中終，凡事皆然，非徒以一日言之而已。此插三句，以起下句。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治氣，使氣不撓也。銳而不避，吾氣則挫矣。惰歸不擊，無以用吾氣，皆非所以治氣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治心，就靜言，治氣，就動言。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要正々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自奪氣奪心、轉出治氣治力、因陪說治力治變、變即分合為變之變、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變化不極、
是謂治變、○四治、曰避者一、曰待者五、曰無曰勿者各一、而曰擊者、一而已、下段、終連下七勿一
必、亦皆慮爭之致亂而已、軍爭結尾、非此不承當、張貴乃欲削七勿一必、附之下篇、可謂妄已、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
兵之法也、

此篇須句句精究、而迂直分合四治、及此處、最宜致思焉、是孫文之最簡切者也、

孫子評註

坤

九變第八

此篇必有錯誤，不可強解，九變者，五有所不類，而猶脫其四耳。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十四字，已見上篇，明是錯簡。

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困地則謀，死地則戰，

是亦九地錯簡，而九地，無舍作則行，衢地下多一則字，但絕地一句，未見其所出，要之，此五者，皆用兵之常法，寧可為變哉。

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是所謂變也，其數不足者，起首尚有數語，而今脫之也，由塗，擊軍，攻城，爭地，受君命，是常也，今皆有所不，豈非變乎。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每變皆有利存焉，故謂之九變之利。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地形，即地形行軍等所謂是也，有此地，斯有此利，苟不通九變，由不可由，擊不可擊，攻不可攻。

爭不可爭，受不可受，安能得地利而為己用乎，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治兵，將事也，知術，即通利也，特變文互之耳，五利，曹公曰，謂下五事也，蓋指五危而言，九事善危，其危乃為利，下文雜於利害，殆其義也，將苟知九變，五危之將，亦各有其用，況其他乎，蓋將事非一，或由或不，或擊或不，故其人，或生或死，或忿或愛，無用而不當，是謂得人之用矣，○以上，把九變，一正二反說，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雜於利害四字，一篇眼目，上五有，是雜於害也，通利知術，是雜於利也，下文層々，並在利害上，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凡事無不有利，又無不有利害，故學事，人皆以為為方學方害，必不可為，吾乃雜諸利，所為之務，乃可信也，人皆以為為方學方利，必不可為矣，吾乃雜諸害，不測之患，乃可解也，是之謂智者，近者以智自負者，見人舉事，一切為輕舉妄動，以沮撓之，坐失機會，甘落人後，不營其務不信，其害更不可解，是孔子所謂，佞人利口，而非孫子所謂智者也，又按，古之智者，為舉事起見，今之智者，為沮事起見，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是言設利害，以制諸侯也，不屈者，以害劫制之，不趨者，以利誘制之，業，兼言利害之事，二百年來，

幕府之運天下于掌，實用此術也，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是言利之不可必，害之不足憚也，四言，千古格言，意味無限，以字，所字，是其著眼，

故將有五危，

五危，在己為害，在敵為利，在己自知，反亦為利，在敵不知，何能為利，是五利，所以五危，

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句々，旧說々得好，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已以三將之過也，明結三將有五危，又以三用兵之災也，暗結全篇，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覆軍殺將，切貼用兵之災也，必以五危，廻環將之過也，遂以不可不察也，為結，五危，在敵在我，

為利為害，著落在三察字，苟已察矣，危，乃利也，

行軍第九

不處軍相敵，無以行軍，非與衆相得，無以処軍，雖相敵無益也，是一篇之義也，禹貢起手，

敷土、奠高山大川、括尽全篇、下面、九州、導山、導水、漸次分應、末九州攸同一段、乃為總結、是千古奇文、此篇全然似之、

孫子曰、凡処軍、相敵、

一句兩事、是大綱、下乃其目、句々著實、旧說十蓋得其八九矣、

絶山、句、依谷、視生処高、戰隆無登、此処山之軍也、

*(句は松蔭が特に注意したのである)

依谷、傍谷也、非処谷也、是絶山之要、視生処高、與戰隆無登、是依谷之要、蓋生高、吾之所宜先視処、隆、即生高也、敵先視而処之、我往戰之、是所謂、戰隆也、其法宜引而迎之、誘而出之、使如猛虎出穴、乃可殺也、故曰、無登、処山之軍也、猶言、処軍於山、宜然也、解軍為三軍法、非也、

絶水、必遠水、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渡而擊之利、

水内、河中也、半渡、兵家常言、半軍已渡也、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処高、無迎水流、此処水上之軍也、

遠水、是絶水之要、客絶水、欲戰者、兩股對說、皆就迎敵而言、

絶斥沢、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沢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処斥澤之軍也、平陸処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処平陸之軍也、

平陸、不冒絶字、無可言絶也、○兵家多言向背順逆、此段尽之矣、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

先作結束、下二節、又總言再結之、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凡、總言之也、養生、居生地以自養也、

丘陵堤防、必処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此一小段、兵利地助、暗結「凡」軍字、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此一句、是絶水法、當在下無迎水流之下、錯簡在此耳、絶水上兩節、皆迎敵法、而此句獨往攻法也、

凡地、有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迎、向也、

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葦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必謹覆索之、是結語、下句似註脚、暗起下相敵、是過渡法也、必謹云々、與下段必謹察之對、只著下一句、

乃爾不板、上節、凡軍云々、是謂必勝、又揭起丘陵堤防、此云々也結之、此節、凡地云々敵背之、又揭起

軍旁此云々也結之、章法極整、而不覺其為整、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挑戰、動也、對靜字、易字反對險字、只三句、變化如此、

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樹草相對、鳥獸相對、更以疑對伏覆、多障與動變、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一塵字、包四句、四句中、又每三句、作嚴仗、營軍、言布營張軍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再点辭字、與上塵字變、○老泉審敵、全得力於二語、讀書着眼、宜如此透、落意宜如此實、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四句錯落、陳謀期誘、則與上進退對、

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

饑渴相對、亦與下勞虛恐對、

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鳥集夜呼、亦略對、

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

亂倦則對、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々論々、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六句錯落、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

二句嚴仗、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失衆畏衆、皆言士衆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二句錯落、○三十二句、錯落中對偶、々々中錯落、文極不可把握、而皆以三者也整之、極整極變、可謂奇

文矣、將不重也、吏倦也、失衆也、窘也、困也、數句、暗含下段令文齊武議論、過渡巧法、

兵怒而相迎、久(文久本)而不合戰、又不解去、必謹察之、

莊生好用怒字、與此似、言奮振也、非忿怒也、迎與上文迎之同、向也、兩(久保本文久本)軍相持、不合不解、變見

於其間、敵其可不相哉、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

此總論上二段、以起末段、一正一反、簡潔括括、宜自為一段、益、亦多也、惟、雖也、古文多例、注家或不

知之、故妄解武進、為剛武輕進、殊不知、武進、軍之善事、但所恃、不專在此耳、猶下吳子論將勇之意、

也、併力應_レ勉_レ軍、々々非得_レ地、則力分而勢絕矣、料敵、即相敵耳、併力料敵、可_レ以攻_レ人而取_レ之矣、若乃無慮者、不知_レ勉_レ軍、易敵者、不_レ言相敵、乃為_レ人所_レ取擒而已、變_レ自_レ勉_レ軍、為_レ併力無慮四字、々々不_レ專在_レ勉_レ軍一事、所_レ以下文不_レ得_レ不_レ說_レ令文齊武也、

卒未_レ親附_レ而爵_レ之、則不_レ服、不_レ服則難_レ用也、卒已親附、而罰_レ不行、則不_レ可用也、故令_レ之以_レ文、齊_レ之以_レ武、是謂_レ必取、令_レ素行、以_レ教_レ其民、則民服、令_レ不_レ素行、以_レ教_レ其民、則民不_レ服、令_レ素行者、與_レ衆相得也、令文齊武、即恩威賞罰之說、所_レ以與_レ衆相得也、孫武一生持論、全在_レ于此、始計道字、已見_レ此意矣、

地形第十

九地、勢也、彼我相對、勢生_レ其間矣、地形、地自有_レ斯形也、是形地之別也、然勢固生_レ於形、々又生_レ於勢、々形初未_レ曾離_レ也、兵家築_レ以_レ土地_レ為_レ形勢、其義切矣、此篇、(勢カ)壁頭言_レ地形、所謂、單刀直入法、而中間陪以_レ六敗將道、結乃合_レ言之、亦猶_レ用_レ雙刀者、一主一輔、同歸_レ于勝也、

孫子曰、地形有_レ通者、有_レ掛者、有_レ支者、有_レ隘者、有_レ險者、有_レ遠者、通、是往來皆通、掛、是往通而來塞、支、是往來皆塞、正與_レ通相反、隘險、塞之極、支、猶_レ有_レ所_レ對持、隘與_レ險則無_レ之、遠則兼_レ上_レ五者_レ而有_レ之矣、

我可_レ以_レ往、彼可_レ以_レ來、曰_レ通、通形者、先居_レ高陽、利_レ糧道_レ以_レ戰則利、

言_レ先者、欲_レ先_レ以_レ制_レ人也、居_レ之利_レ之、因_レ以_レ為_レ戰則利矣、要_レ看_レ他字々確實、

可_レ以_レ往、難_レ以_レ返、曰_レ掛、掛形者、敵無_レ備、出而勝_レ之、敵若有_レ備、出而不勝、難_レ以_レ返、不_レ利、

掛、以_レ實形_レ言之、彼我之境、犬牙相錯、與_レ往降而返升也、

我出而不_レ利、彼出而不_レ利、曰_レ支、支形者、敵雖_レ利_レ我、我無_レ出也、引而去_レ之、令_レ敵半出、而擊_レ之利、

出也、彼我皆支、今乃引而去_レ之、是絕妙手段、半、猶_レ半渡之半也、

隘形者、我先居_レ之、必盈_レ之以_レ待_レ敵、若敵先居_レ之、盈而勿_レ從、不_レ盈而從_レ之、

兩而、皆則也、

險形者、我先居_レ之、必居_レ高陽_レ以_レ待_レ敵、若敵先居_レ之、引而去_レ之、勿_レ從也、

隘自隘、險自險、然隘多_レ險、險多_レ隘、是以二事多似、隘險與_レ遠、不_レ謂_レ所_レ以_レ曰_レ者、字面自見、不_レ待_レ費_レ謂也、

遠形者、勢均、難_レ以_レ挑_レ戰、々而不_レ利、

勢、言_レ智愚強弱類_レ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_レ可_レ不_レ察也、

以上、地形正面、

故兵有_レ走者、有_レ弛者、有_レ陷者、有_レ崩者、有_レ亂者、有_レ北者、

六形之外、更有_レ六敗、反以_レ故字_レ接_レ之、見_レ得_レ為_レ將者、既知_レ地、又不可_レ不_レ知_レ人意、

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有此一小束、文乃不撓不板、此高有彼已與地、獨不及天、反點非天字、暗伏結語知天、文之緻密如此、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勝敗原不可下以衆寡論、勢有不均也、唯勢均、乃以衆寡論、可也、

卒強更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

二者之優劣、未易較也、唯弛緩、而陷急、皆不可濟矣、然治平之久、或有吏卒並弱者、是復何如、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大吏怒懟、遇敵自戰、坐將不能知其能而任之也、是安得不崩乎、然是大吏猶為有其人、今則亡矣、夫崩、非土崩、乃瓦解之勢也、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是則將與吏卒、皆無其人、正今時之弊也、一旦有事、大亂立至、今幸無事、亂形暫伏、危哉、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兵之貴選鋒、如此、今日得一將、選鋒附之、乃可以一戰矣、是吾之持論也、六敗第一項、曰勢均、末曰料敵、中四項、皆以己言、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六形六敗、不言彼、不言我、只是空々說去、兩結似過整、然前後十二項、一不見併儷卑弱之態、所以為

春秋文也與、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一句、照上文、起下面、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二句、上應六敗、下應六形、上將、猶言上兵、言能將也、下面、亦皆上將之道也、地道、敗道、將道、戰道、終始以道貫之、其義一也、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知此不知此、指上二句而言、用戰、與作戰篇語同、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戰道、亦指上二句、戰道有勝有不、將獨知之、非主所預、是孫子一生持論、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此結上將之道、下原其本而言、利主、以收上文、保民、以起下文、過渡極圓、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赴深溪、即始計不畏危也、可俱死、即可與死生也、嬰兒愛子、即上篇令文也、使令治、即齊武也、一正一反、議論乃全、而孫子持論、頭々一貫、是可_三以救_三六敗_二也、愛子驕子、是對偶、反陪嬰兒、又變_二句法_一、乃成奇文、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_{元字}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此節、總結上文、吾卒可擊、言如嬰兒愛子也、敵不可擊、敵亦有此也、敵可擊、言六敗也、吾卒不可擊、吾亦有此也、終歸諸地形、近應地形者、兵之助也句、遠應六形、縱論六敗將道、終不失本篇題目、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知兵者、知吾與敵與地也、知、猶始計知字、王陽明知行合一、宜於此論之、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此用韻語、重約結之、

九地第十一

是篇、孫子大活用、大機關、威風凜凜、可下以想見其斬三姬時上矣、是寧可正視哉、十三篇中、正唯始計、奇唯九地、皆用意之文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困地、有死地、八地、皆客戰之道也、其以主言之者、唯一散地、下文乃曰、無戰、終之者、死地也、乃曰、則戰、不_三冒_二自_一寧_一、而陷人於險、孫子之意可見矣、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

世方以鎖國為至計、余謂、是散地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曰輕、曰重、言人心也、非言地淺深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如唐太、豪斯多辣利、亦爭地、亦交地、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

衢、是三屬之形、先至以下、乃其勢、亦其策、衢者、四通之地、三屬、皆諸侯、而吾更居其一也、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曰散、曰輕、曰爭、曰交、曰重、皆透過一層而言、與上篇六敗、措語相似、古文字立_三番_二上_一、於是見之、

行山林險阻沮洳、九難行之道者、為圯地、

或無三句首行字、余初以為是、今而思之、圯、是難行之形、着三行字乃為勢、九地之目、皆以勢言、唯如衢如圯、亦似形、蓋古文之不拘也、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三困地、

隘迂互文、入歸皆隘而迂也、或兩道、一隘一迂、亦時有之、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三死地、

八地皆有形、唯死地則無之、始計言地、先遠近險易廣狹、以三死生三終、正相似、

是故、散地則無戰、

古來多言無戰、宜固守、余謂、孫子本意、在客戰、不欲諸侯自戰其地、所以說無戰也、若不得已、自戰、非戰何以為守、

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

言敵已扼爭地、宜引而去之、不可輒攻、此一句、與上下數句、語勢稍別也、

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

則掠、亦因糧加威之一策、然不可常、亦不可調、

圯地則行、困地則謀、死地則戰、

以上、本篇正面議論、自為一段、九九地之事、皆因時制宜、是以謂之變、

古之所謂、善用兵者、

以下大轉換、先脫九地、更起一議、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能使字、領到于此、弄敵於股掌、如是、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是寧區々九地、所能拘哉、(久保本)而、則也、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上文、大聲喝破、抹殺九地、使或人不得不敢問、敵已衆且整、駸々來迫、其何以待之、(久保本)○先奪二字、一篇

骨子、賓卿有隣、皆知其基者、余講解至此、均曰、是却也、賓卿笑曰、却必稱聽、是其由歟、今外夷之勢、人皆

畏其衆整將來、而不知出先奪之計、或一言之、輒嘲為狂、噫、今之經國者、其識乃出于本因坊之下乎、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是重說先奪餘意、連古之所謂、為一段、誠是等議論、猶以鎖國為至計者、雖孫子復生、終不可論已、

九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始點出為客二字、前後皆動、深入則專四字、為客之要領、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應與作戰併觀，字々深妙着實，不可放過，不可測，則亦九天九地之謂。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則不惧，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無所往，甚陷，入深，皆自深入衍來，不北，不惧，則拘，則鬪，而戒，而得，而親，而信，皆自則專衍來，陪說之妙，不可捉摸，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祥者，人之所欲，而且禁之，疑者，人之所不得已，而且去之，猶言以軍事諫者斬，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財貨壽命，皆非所願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

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文情欲絕，

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

激昂得好，如面見項羽垓下之事，而皆不過深入則專之意，又自一段，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承深入則專句，拈出率然二字，作開法，開法奇絕，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譬喻的切，千古膾炙人口，率然者，常山之蛇也，何等敏妙，

敢問，可使之如率然乎，曰，可也，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復出譬喻，愈的愈切，同舟遇風，與始計道解大異，勿作迂拘說，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唯舟可方，馬豈可方乎，輪可轉耳，豈可埋乎，且使馬輪方埋，寧足恃哉，

齊勇如一，政之道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獨進，怯者不獨退，此軍政之說也，此句是客，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一投死地，剛者柔者，皆得其用，自然之理也，此句是主，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諸家解，多以若字，加携手上說，(文久本)○不得已也一句，闔上段則專之意，一開一闔，又為一段，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將言愚士卒，承上善用兵，因點出將軍，看他突不几，靜幽人不能測，正治人不能犯，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易事革謀、易居迂途、皆愚士卒之術、然其妙、反在三下二帥字、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

之、二帥字、先率之謂、非是無以愚士卒、鄧艾李愬輩、皆用此字以成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雖兵事亦

然、以上用韻語、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

九字、一段著落、

此將軍之事也、

結束語、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三句、括三上文、九地之變、又以伏三下段、人情即兵情、深入則專、大屈以求三大伸也、

九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欲再言三九地之變、先安三深淺二句、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困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是當因三次復列三九地、文必有三錯誤矣、勿生強解、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散地雖無戰、不得已而戰、宜一志而戰之、

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越其後、

敵已據爭地、固不可輒攻、然棄去、或有不可、越其後而絕之矣、

(久版本に散、久保本、妻
本本及文久本による)

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困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再言三九地之變、此皆以三吾將言之、更覺痛切、

故兵之情、困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

此句、明應三上深淺二句、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洳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三句、已見軍爭篇、此必衍文、○按、劉向校書、簡有三二十五字者、有三二十二字者、余謂、一簡必成語、不

必拘三字数、觀此書及論語武成等錯簡、可見、雖是無用談、觸類漫及耳、

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

四五、曹公以來、謂為九地、是也、但四五不知、婉而言之、其實重在志塞闕及示不活數語、夫霸王之兵、

應上古之所謂善用兵者、

伐大國、則其兵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不得聚、不得合、即上不相及、不相恃、不相救、不相收、而不集、而不齊、而與率然之首至尾至、正相反、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

信己之私一句、要言、以是下視蘇張輩、往來徒見其煩耳、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又作一波、顛倒士卒、投陷之死亡也、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韓信得力於此二句、固亦孫子之精蘊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害字、結上死亡、是亦將軍之事、可謂靜而幽矣、

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

此節、是對敵而言、順詳、巧能、即下始如處女也、蓋自陷於害上來、

是故、政舉之日、

猶言令發之日、以下、全篇結尾、

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

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_レ及_レ拒、

亦用韻語、○厲精於廊廟、以誅治軍事、軍事已定、乃絕內外、使敵有動靜、吾隨乘之、先察敵所愛、潛

往赴期、或踐邊繩墨、或隨敵變化、要之、始而處女、終而脫兔、不_レ可_レ測度、其猶可捉摸哉、○九地篇、

反言九地不足拘、唯陷人於險、乃可、如率然已、何等跌宕、

火攻第十二

火攻、以火佐攻也、○孫子兵論精微、至九地而極矣、火攻則用兵中一策、舉火帶水、以廣其思、

焉、兵策万殊、餘可推知也、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舉五目、不著詳說、與六形九地異、此固明白不待於著耳、而文自有變化、

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

二句要言、因、即天燥風起、是也、素者、因之先也(文久本)先未_レ有_レ因也、○今之巨礮大銃、與孫子五火、固非同日論、然如此二句、亦自千古不刊、若乃不_レ待_レ有_レ因、是知砲不知_レ兵也、不_レ敢素具、是知兵不知_レ砲也、然砲且不_レ知、何由知_レ兵、故二句、必相須有_レ功、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_レ箕壁翼軫_レ也、凡此四宿、風起之日也、

時日、皆用_レ註釈、註文亦自參差錯落、兵家多_レ隱語、只看_レ風起二字、勿_レ看_レ四宿、星有_レ好_レ風好_レ雨、雖詩書所_レ有、拘而執_レ之、何以為_レ兵家、

凡火攻、必因_レ五火之變_レ而應_レ之、

吾已施_レ五火、因_レ其火變、以_レ兵應_レ之、是火攻之法也、

火發_レ於內、即早應_レ之於外、

是此正法、承_レ上因應二字、即早二字、兵機極敏、

(久版本に服、久保本、妻木本及文久本による)

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_レ攻、極_レ其火力、可_レ從而從_レ之、不_レ可_レ從而則止、

是此變法、更分為_レ二術、以_レ擬_レ議之、待而二字、兵謀極密、

火可_レ發_レ於外、無_レ待_レ於內、以_レ時發_レ之、

是亦一變法、發_レ火於外也、與_レ火發_レ於內對、對偶參差、所_レ以為_レ古文、時、即上文天燥風起之時日也、

火發_レ上風、無_レ攻_レ下風、

亦困師必闕之意、此并_レ言火發_レ於內外_レ者、

晝風久、夜風止、

此姑舉_レ一事耳、占風之術、何止_レ于此、觀_レ于武備志諸書、亦可_レ見矣、且此未_レ可_レ必墨守、只看_レ久止二字、乃為_レ活眼、

凡軍必知_レ五火之變、以_レ數守_レ之、

上文、皆火攻、此一句、便附_レ見守法、妙、數、術數也、就_レ上文、攻法守法、可_レ推知_レ矣、以_レ數守_レ之、以_レ時發_レ之、句法簡而該、似_レ史家詳略法、

故以_レ火佐_レ攻者明、以_レ水佐_レ攻者強、水可_レ以_レ絕、不_レ可_レ以_レ奪、

火攻、階_レ說水攻、強字、絕字、勿_レ輕視_レ焉、蓋水火各有_レ利鈍、明者可_レ以為_レ威、不_レ可_レ為_レ久、強者可_レ以為_レ漸、不_レ可_レ為_レ疾、故絕須_レ水、奪須_レ火、○孫子嘗以_レ地形_レ為_レ兵佐、今以_レ水火_レ為_レ攻佐、可_レ以_レ見_レ其用_レ兵識見_レ矣、

夫戰勝攻取、而不_レ修_レ其功_レ者、凶、命曰_レ費留、

此一節難解、梅堯臣曰、欲_レ戰必勝攻必取_レ者、在_レ因_レ時乘_レ便能作_レ為_レ功_レ也、作_レ為_レ功_レ者、修_レ火攻水攻_レ之類、不_レ可_レ坐_レ守_レ其利_レ也、坐_レ守_レ其利_レ者、凶也、是謂_レ費留_レ矣、杜牧曰、徒留滯費耗、終不_レ成_レ事也、吾姑併_レ取此二說、故曰、明主慮_レ之、良將修_レ之、

而之字，即上其功，而火攻水攻之類也，突三點主將二字，結此段，起下段雙關文，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水火不可輕易，必明有利得，然後致三動用也，文字婉微，似別生議論，細玩之，不少失三題目意，非危不戰，是兵家權謀，意如九地篇投三陷死亡耳，如為三不得已，然後戰，何以為三兵法，

主不可三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三以愠而致戰，合三於利而動，不三合三於利而止，是處議論，反從三懲忿心法得來，蓋水火多忿餘用之，

怒可三以復喜，愠可三以復悅，亡國不可三以復存，死者不可三以復生，怒喜愠悅，存亡死生，一如三老婆喻三痴騃兒，叮嚀勸渠，文情希匹，

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而之字，亦指三水火，文脉自三興師致戰來，

此安三國全軍之道也，

曰國，曰軍，以結三主將，孫文常自三蒐入精，自三細入大，本末体用，各篇有之，此篇，終始言三水火，然末段議論，亦是始計開口一句意，而更為三痛切，如三蒐如精，如三細如大，功能眩人，

用間第十三

是十三篇結局，遙應三始計，蓋孫子本意，在三知彼知己，知己已高々詳之，知彼秘訣在三用間，一用間，而万情見矣，七計立矣，自古明君賢將，皆用之，何如今人漠然不省焉，

孫子曰，九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忘三於道路，不三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拋是，則井田之法，八家為三鄰，以三七奉一，無三疑也，

相守數年，以爭三一日之勝，而愛三爵祿百金，不三知三敵之情者，

是言三不用三間，先下三不知字，伏三下先知字，

不仁之至也，非三人之將也，非三主之佐也，非三勝之主也，

連三下四也三非，反說作態，留三下段議論，

故明君賢將，所三以動而勝人，成三功出三於衆者，先知也，

遂下三先知字，

先知者，不三可取三於鬼神，不三可象三於事，不三可驗三於度，必取三於人，而知三敵之情者也，

禍福災祥，猶或可三以禱三於鬼神而取之，象，猶三比擬，隱僻奇異，猶或可三以比三擬於往事而察之，天之高，星辰之遠，猶或可三以驗三躔度而測之，唯敵情也，非三取三於人，無三以知三之也，連三下三不可，方乃說三取三於人，知三敵情，以逼三出用三間，引而不發，躍如也，

故用間有五、

地形九地、開口輒稱地形九地、火攻開口、輒稱五火、此篇漸說至此、忽點出五間、不啻文有變化、亦可以悟兵家秘術矣、

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鄉原作因、張預以下文証之曰、當為鄉、余從之、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為神紀、人君之寶也、

先安此數句、揭五間大意、下文徐々辨拆、俱起、言其起不一、莫知、言人莫能測、紀綱條理、原是明晰、今紀而神焉、俱起、莫知、不亦宜乎、一也字、反照上文三非也、

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誑事、為間者、或知或不知、皆是、且如鄙食其唐儉、雖事出偶然、亦死間也、生間者、反報也、

生間、是間之常也、大抵、間之近且易、莫如鄉間、故居五間首、內間反間相對、但內間、自吾往焉、反間、自彼來焉、故內間居二、反間居三、死與生、對也、但死變而生常、以常結前四者、故死間居四、生間居末、而孫子最注意者、在反間、故反間在中、作文結構、一々可推、蓋非偶然也、

故三軍之事、

事、十家註本、作親、似可從、

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

莫親、莫厚、莫密、非九間皆如是、間中亦時有親疏厚薄焉、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人情反復淵深、難可測度、唯主將通明敏智、足以知人而不謬、仁義足以感人而使不忍背去、然後間可得而使也、然敵情變詐、更為難測、雖間或有所不及焉、是所以微妙然後能得間之實也、

微哉々々、無所不用間也、

不啻我為間、敵亦有間、不啻敵為間、々々亦有間、故曰、無所不用間也、

也字、勸住、用間之精蘊具矣、故三軍之事、至無所不用間也、總言間事、而注意則在下所謂以上智為間者

云々、不然言間似過重矣、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所告者、即聞者也、是禁漏泄以嚴峻、兵家權畧、不可正視者、

九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二節、皆專就生間而言、先知二字、應前文、可知間前更有間、亦可見無所不用間之實矣、今世不知

用間、其弊至以彼理布疑、為世界三傑之二、是吾之所以慨也、而孫武先為之說矣、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是言反間也、昔東照宮、用安子治容子、其意蓋亦如此、今墨魯暗拂、來間我者、利舍用之、無寧為難、然非鎖國者所知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三因是、皆由反間言、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

是專歸重反間、兩必字、文法極緊、而必知二字、暗應先知、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厚字、收繳篇首、及三軍之事一段、何等簡盡、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孫武以伊呂為反間、宜其厚之也、伊呂以受湯武命、往間桀紂、其蹟似生間矣、然生間事極小、伊呂往間、委贖為臣、久之然後、反國立計、是以為反間也、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以上智為間者、孫子議論、出人意表處、今世之人、不知用間、即用之、皆樸樵小材、何能成功焉、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此用間結語、其實十三篇結語、孫子開卷言計、終篇言間、非間何以為計、非計何以為間、間計二事、可以終始十三篇矣、張預乃言、用間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有時而為耳、可謂不解事矣、（久保本文）按間者、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然必也、上智如伊呂、而其君又如湯武、然後大功可立矣、下愚幽囚、徒談間事、心甚慙焉、嘗所著幽囚錄一書、略見其意云、（久保本）戊午八月念三錄、

跋

孫子之書、古今傳註、不特十百家、顧其粗淺滅裂、誰能通貫其篇旨者、吾以晚生、妄讀此書、膝末多有所屈、頃與^(富永、中谷)有隣・正亮・諸友一誦、隨誦隨評、三日而訖、吾謂、名將智士、自昔誰不誦此書、而曹公衛公數家外、其說不備、其或備者、向所謂十百家類已、可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吾之能言、亦可愧焉、或曰、能言而不知、孫武乃其魁、何責其下者、是則不能誦書者言耳、書以為跋、

丁巳九月十五日

二十一回猛士

(神庫本「孫子素本」には、正亮は士惠(仁孝天皇の御)とあり、「曹公衛公數家外」はない、「向所謂十百家類已」の向はなく、已は也となつて居り、或曰以下は「書此自訟」となつて居る、)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覽)

再跋

原跋云、隨誦隨評、三日而訖者、傍注正文、簡略粗脫、無足觀者、棄擲故箴、不復顧矣、後乃分拆正文、挿以評註、如此書樣、至戊午八月一戌、終始信從余說、相共商量者、清太・正亮・新之・晋作、而有隣不與焉、清太於兵書、信余說、最久於諸友、故以評註原稿塗抹改竄者、歸之清太、使其藏之、今余繫獄、而三五友分處、他日或能會聚一堂、各出其所得、因把原稿較之、不亦一快乎、

己未五月十日

猛士

(久坂本・久保本には再跋はない、これは妻木本によつた、文久本とは多少異つて居る、)

(東京市妻木忠太氏藏 校合濟覽)

(久保本表紙見返にある松陰の自筆)

余之評註孫子、首信從其說者、久保・中谷・尾寺・高杉四子、而久保最能默識冥契、聽余說又最久、今評註脫稿、將寄示中谷諸子、顧此初稿、塗抹滿紙、徃々不可讀通、是宜破棄歸之烏有而可、然輯而觀之、亦不免難助之志、遂命工綴束為冊、寄久保藏之、其改本別存云、

己未五月

二十一回生誌

(東京市久保清一氏藏 校合濟覽)

坐獄日錄

解題并凡例

- 一、本書は安政六年春、野山獄中で書かれたもの、先づ我國體に就いて略説し、次に經史を引用しつゝ、俗論を破却した小篇である、
- 一、自筆原本の所在は不明であるが、萩松陰神社には實兄杉梅太郎筆の寫本が「東下雜集」中に收められて居る、編者は全くこの寫本に據つた、
- 一、本書は已に幕末に於て松下村塾藏板として照顔録其他漢文數篇と合して木版となつてゐるが、「松陰先生遺著」(明治四十一年刊)にも収録せられて居る、

(委員 玖村敏雄)

坐獄日録

吾幼ニノ漢籍ニノミ浸淫シテ、尊キ皇國ノ事ニハ甚タ踈ケレハ、事々ニ恥思フモ多ケレト、試ニ思フ所ト見聞スル所ト擧テ、自ラ省ミ且ハ同志ノ人々ヘモ示スナリ、抑皇統綿々千萬世ニ傳リテ變易ナキヲ、偶然ニ非スノ、即チ皇道ノ基本亦爰ニアルナリ、蓋天照皇大神ノ神器ヲ天孫瓊々杵尊ニ傳玉ヘルヤ、宝祚之隆、與ニ天壤ニ無レ窮ノ御誓アリ、サレハ漢土天竺ノ臣道ハ吾知ラズ、皇國ニ於テハ宝祚素ヨリ無窮ナレハ、臣道モ亦無窮ナルヲ深ク思テ留ムヘシ、更ニ又祈年祭ノ祝詞ニ謂ヘル、狹國ハ廣ク、峻國ハ平ク、嶋ノ八十嶋墜事無、マタ遠國ハ八十綱打掛テ引寄如レ事ナトイフヲ、徒ニ考フベカラズ、臣道イカニソト問ハ、天押日命ノコトタテニ、海行ハ水ツク屍、山行ハ草ムス屍、大君ノヘニコソ死ナメ、ノドニハ死ナシ、是ナン臣道ナラン、扱中世以來漢籍大ニ世ニ行ハレ、殊孔夫子ヲ道ノ宗師ト仰クニソ、論語ハ先儒モ最上至極宇宙第一ノ書ト稱セラレタルカ、其言ニ感セシ人モ少ナカラス、中ニモ兒嶋高德ノ志士仁人有レ殺レ身ヲ為仁、見レ義不レ爲、無レ勇也、ノ如ク、加藤、前田ノ可ニ以託ニ六尺之孤、可ニ以寄ニ百里之命、臨ニ大節ニ而不レ可奪、ノ如キハ、實ニ吾黨ノ師ト云フヘシ、頃己レ罪アリテ獄ニ下リ、無事間暇ナレハ、書ト筆研トヲ隨ヘテ靜坐シ、思出スマニノ教條ヲ著録スルヲシカリ、

孟子盡心篇、桎梏死者、非ニ正命也、朱子曰、如孟子說ニ桎梏而死者非ニ正命、須ニ是看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ニ公冶

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治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朱子ノ語預メ吾輩ノ地ヲナスニ似タリ、然凡有罪無罪ハ、天下後世ノ公論ニ附スヘシ、己則強爲善而已矣、

世ノ不忠不義、祿ヲ保シ身ヲ顧ルモノ、動スレハ輒曰、明哲保身ト、張禹、胡廣、孔光ノ漢室ニ於ケルカ如キ是ナリ、余極メテ此種ノ言ヲ惡ム、余嘗テ烝民ノ詩ヲ攷フル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ノ二句アリ、此詩ハ宣王、樊侯仲山甫ニ命メ城ヲ齊ニ築ク時、尹吉甫ノ作リテ送リシ詩ナレハ、カク芽出度詠スルモ固ナリ、且朱子曰、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又曰、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又不如此論、然レハ張禹輩ノ口實トスルハ朱子亦是ヲ惡メリ、

論語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ノ二語アリ、議者多ク以テ口實トシ、吾輩ヲ誹謗ス、頃、漢ノ孝成ノ紀ヲ閱スルニ、外戚之權、日以益盛ト上書セシ梅福ハ故南昌尉トアリ、賜ニ尙方斬馬劍、斷ニ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ト願ヒシ朱雲ハ故槐里令トアリ、南昌尉、槐里令ハ卑官ナリ、況ヤ其故ナルヲヤ、徒ニ民間ノ一布衣ノミ、政ヲ謀ルノ位ニ在ラスノ位ヲ出ルノ思ヲナス、是亦何如ソヤ、

明ノ李伯昇傳ニ伯昇遣客、說張士誠曰、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一旦元兵潰乱、公遂提孤軍、東取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執也、ソノ語甚愉快ナリ、因テ張士誠傳ヲ閱スルニ、士誠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三丘義、并剽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自度得舉、入三旁

近場、招集少年起兵、云々、有衆萬餘、元以三万户告身招之、拒不受、攻擄高郵、自称誠王、元命右丞相脱々討之、久不下、會脱々罷官去、元兵遂大潰、トアリ、サレハ十八人ニテ高郵ニ入り、元兵百万ヲ拒キシ如ク云フハ固ヨリ一時ノ夸言ナリ、然凡初メテ起ル時十八人ナルヲ疑フヘキナシ、抑士誠カ事ヲ起スハ言フニ足ルナシ、然凡時機誠ニ會シ、又大義ニ當ラハ何ソ人数ノ衆寡ヲ問ンヤ、

論語ニ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ト云ヘリ、然レハ無道ノ世、公卿侯伯正論ヲ天下ニ明カニスルハ能ハズンハ、庶人ノ横議スルモ強テ尤ムヘキニ非ス、唐ノ代宗ノ時晋州男子詢謨持竹筒葦席、行哭長安市曰、獻三十字、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筥貯屍、席裏弃之、代宗召見、言團者願罷團練使、監者願罷監軍之類、ト云ヘリ、奇事ト云フヘシ、且代宗ノ召見スル尤モ後世ノ及ハサルヲナリ、又宋ノ哲宗嘗テ罪ナクノ孟皇后ヲ廢ス、徽宗ノ初メ布衣何文政、上書言之、遂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此類庶人事ヲ議スル、史書未タ曾テ是ヲ尤メズ、然レ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ト云モ大法ヲ云フノミトミヘタリ、今日ノ天下正ニ庶人事ヲ議スヘキノ日ナリ、又徽宗ノ宣和中、秘書省正字曹輔ト云者、帝ノ數微行スルヲ諫ム、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ト云ヘリ、是實ニ吾輩ノ師ナリ、又高宗ノ時撫州ノ布衣、歐陽徹ト云者、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黃潛善、遽以語激怒、遂ニ陳東ト同シク市ニ斬ラル、二人ノ庶今ニ至ル迄丹陽ニ在トキケリ、世ノ拘儒ト雖凡恐クハ不在其位ニ而謀其政ヲ以テ二人ヲ議スルヲ得ンヤ、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照顏錄

解題并凡例

一、照顔錄は、松陰の、安政六年五月東行出發三日前に書いたもので、古人の著しき名言義行を摘録して之を讀評し、自己の所見、心事をも吐露してある、僅々十七條ではあるが、文語簡にして力あり、辭氣昂りて讀者を動すものがある、實に其の萩に於ける最後の教訓書である、照顔の名は、自序の趣でわかる、

一、此書は、跋文の意を推せば、久坂玄瑞が、師の意の如く、後年に校正したかとも思はれるが、松陰自筆の稿本がないから、校正をしたことが分らぬ、今、萩市松陰神社藏の「東下雜集」の中に、松陰の兄杉學圃の手寫本が綴込んである、それが、後年松下村塾で楫取素彦等が上梓したと言ひ傳へられてゐる木版本の原本と思はれるから、本全集編纂にも、この學圃手寫本を原本とした、

(委員 安藤紀一)

照顔錄

文山曰、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顔色、今吾將去、平生萬卷、要皆索然、反有二兩句耿耿不離顔者、多事卒卒、不能細錄也、摘錄數條、自是心赤話頭、觀者幸存之、己未五月念二日、寅誌

叩馬而諫、

倫理重而軀命輕、目中寧有虎賁兵、他年餓死西山志、便是當初叩馬情、

是東齊初次ノ狂擧ノミ、唯此狂アリ、故ニ能西山ノ高節ヲナス、張良、初次鉄椎秦ヲ駭ス、故ニ能大忍ヲ以テ漢家ノ大業ヲナシテ、報レ韓ノ本志ヲ償フヲ得タリ、然ルニ是專ラ年少ノ客気、老來ノ熱境トノミ見ルヘカラス、孔夫子致レ仕ノ後、猶陳恒ヲ討セント欲ス、叩馬鐵椎ノ狂気、老テ益壯ト云フヘシ、

顔會、

簞食瓢飲陋巷ヲ樂ムト、簞ヲ易ヘ正ヲ得テ斃ル、ト、其清節慷慨、萬古想見ルヘシ、是孔門傳道ノ業ヲナス所以ナリ、其業成徳立ニ及テ、人皆其渾然蹟ナキヲ以テ、其眞面目眞實性ヲ伺フヲ能ハス、遂ニ模稜修飾ヲ以テ聖賢ヲ學ント欲スルニ至ル、道ヲ去ルヲ愈遠シ、

君子交絶、不レ出惡聲、忠臣去國、不レ潔其名、樂毅

大義ヲ以テ絶交ニ及フト雖、私情遂ニ惡声ヲ出スニ忍ヒサルナリ、已ムヲ得スシテ固ヲ去ルト雖、舊情遂ニ吾名ヲ潔スルニ忍ヒサル也、故ラニ矯飾シテ長者ノ風ヲナスニ非ス、
椒山自有膽、豈必蝮蛇哉、楊繼盛

故ラニ豪語ヲナスニ非ス、自ラ一死ヲ期ス、他人温慰ノ語、却テ肝膽ニ合セス、富弼ノ家事ヲ顧ミサル心ト思合スヘシ、事實奉使抄ニ見ユ、因テ思フ、古ノ豪傑、皆真情直ニ露ル、モノ也、大事ニ臨ミ無情ナルカ如キハ、多情ノ極ト知ルヘシ、

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岳正

八字、知己ノ主ニ非サレハ云フコト能ハス、感激ノ涙、豈已ムヲ得ンヤ、楊繼盛ノ兩疏、岳正ノ一贊、字字血淚、是ヲ読テ泣カサル者ハ、豈有情ノ人トセンヤ、二公亦好テ許直ヲナスニ非ス、知己ノ主ニ遇フ、感激ノ餘、自ラ然ラサルコトヲ得ス、

韓信、李靖、

事機方ニ來ル、安ソ鄙食其、唐儉ヲ顧ルコトヲ得ンヤ、二將、大計ニ明ナリト云フヘシ、夫齊地未タ漢ノ有トナラサレハ、大業立タス、韓信明ラカニ是ヲ知ル、蒯徹安ソ韓信ヲ誤ルコトヲ得ンヤ、抑、鄙生ノ死、古今ノ好死ナリ、何ソ悲マン、

程嬰、田橫客、貫高

此諸人ノ死、死友ニ負カスト謂フヘシ、死友ニ負者、安ソ男子ト称スルニ足ンヤ、趙肥義曰、死者復生、生者不レ愧、是ヲ謂ナリ、隨園詩話曰、莫惡無鬼論、遂負托孤心、此句吾甚感ス、不レ愧不レ負、是等ノ字面、眞箇ニ情アリ、

散宜生、

美女珍寶ヲ以テ紂ニ賄テ、其君ヲ禍ニ脱ス、如此ノ醜策、豈人臣ノナスニ忍フ所ナランヤ、宜生當時心腸寸裂想フヘシ、然レ事似テ心非ナル者アリ、宜生此時、酣醉淋漓、醇醪美姬ヲ樂ムカ、ハタ顛悴悲哀憂服中ニアルガ如キカ、古人ノ面目想見ルヘシ、

伊摯在夏、呂牙在商、

伊呂ノ初心、湯武ニ事ヘテ天下ヲ平ニスルニ期ス、身何処ニアリト雖、心豈二三アランヤ、身ノ去住ヲ以テ絶大事トナス、何ソ人ヲ計ルノ浅キヤ、形以下ノ人ヲ以テ聖賢ヲ律スルコトナカレ、

屈平、

端午、

寒食悲ニ介推、端午屈平憐、介推雖レ死矣、翼龍已升天、無限人間事、屈子最愴然、生無益于國、欲去心猶牽、仕無補于事、欲隱情難捐、吾豈悼悴者、自無措坤乾、往向汨羅沈、乃是忠義顯、競渡投角黍、沈痛自千年、

汨羅ノ投、余謂ラク忠義顛ナリト、何トナレバ、小丈夫悻悻ノ行ヲナス人ニモアラス、去テ他國ニ行クヘキ身ニモアラス、サレハトテ、仕テ國家ニ益アルコトモナシ、ヤルセナキノ餘リニ、狂顛トナリテ江ニ投シタルナリ、是非當否ヲ論スヘキニ非ス、

此何時、而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レ賀邪、明楊善

カ、ル誠意ナクテハ、上皇ヲ奉迎スルノ大業ハ成ラサルナリ、後世ヨリ見レハ、當然ノ事ノ如シ、身其地ニ在テ思却テ、爰ニ至ラス、誠意ナキヲ以テナリ、

直或先^{ハツ}事之幾露、譎或自全之計長、以冀^ナ其濟^シ乎、

是衰了凡ノ語ナリ、今世ノ小人ノ譎、固ヨリ責ムルニ足ラス、君子ノ直、最慎ムヘシ、大事ヲ濟ス、全ク爰ニアリ、

神交、

孫權曾テ諸葛瑾ヲ謂テ神交トス、男兒此交リナカルヘケンヤ、

龔勝、范文燦、

餓死ト默死ト、天下ノ苦節ト云フヘシ、如レ此ノ眞骨頭ナクテハ、男兒ト稱スルニ足ラス、夷齊以來ノ人物、尊尙

ニ堪ヘス、

田光、樊於期、侯嬴、

男子死ニ臨ンテ如レ此、愉快ナルヘシ、李卓吾ハ、極テ智ヲ尙フ人ナリ、反テ亦此種ノ人ヲ尙フ、蓋シ死ヲ視ルコト如レ此輕易ニシテ、然ル後天下ノ大事ヲナスヘシ、荆軻酒色ニ邀游ス、是レ眞ノ勇士ニ非ス、其去ルニ臨テ、種種ノ醜態、吾甚タ是ヲ鄙トス、

文天祥、

文山ノ大節、何ソ稱述ヲ待ンヤ、但其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レ前、勤王後、痛自貶損スルノ一事、眞ニ誠ニ泣クヘシ、カ、ル眞実ノ行ナクテハ、大節モ立サルナリ、醇酒腸ヲ腐シ、美人精ヲ耗スルノ人、何ノ氣魄光焰アラシヤ、

此錄卒摘錄、曾無^レ條理、因欲^レ附^レ實甫^{正之}、偶無^レ答^至、出而示^レ之、曰、此錄是實甫所^レ輯歟、余怪詰^レ之、

無答曰、僕曾與^レ實甫^讀正氣歌于^二村塾^一、時實甫欲^レ輯^レ照顔錄^一、其意正亦與^レ此相似故耳、余驚曰、天殆啓^レ之

歟、吾之以^レ此附^レ實甫^也、實甫有^レ才^有識、善使^レ我錄免^レ譏者矣、嗚呼、舍^レ實甫^一、吾其孰附^レ之哉、念^三三日^一跋、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縛吾集

解題并凡例

一、縛吾集は、松陰、安政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檻輿萩を發して、六月廿五日江戸に達するまでの途中で作つた詩の集である、集名の縛吾は、巻頭の詩の初句から取つたのである、

一、この集の詩は、松陰五月廿九日の詩にもある如く、松陰、身筆墨を携へず、唯口吟して、護卒に筆記させたもので、往々文字に誤が有つたのを、後に大樂源太郎等が校正したといふ事である、さて、集として整へられた寫本に就て、黙霖が批評を加へた、其の校正本と批評本とは、共に萩市松陰神社に藏せられ、批評本の方は「東下雜集」の中にある、

一、校正本は、大さ半紙二つ折形、表紙は半紙、本文用紙は無罫で、目錄はない、筆蹟は勿論他筆で、處々朱字で校正してある、批評本も、大さは同様、紙は全面二十行毎行二十格の青罫紙を用ゐる、筆者は不明であるが、批評は黙霖の自筆である、本全集の編纂には、その校正本に據つて寫探り、これに黙霖の批正を書入れた、

一、原本に於て、削正の爲に文字を抹殺してある處は、今その字の左側に縦線を施してこれを表した、

一、縛吾集の刊行本としては、慶應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附の加藤熙の序文ある半紙四ツ切形の木版物がある、加藤氏は、當時山口の明倫館の教師で、序文の趣にては、松陰を追慕する人々が、印行して世に廣めむと欲して、自分に序文を乞うたとあつて、其人名はしるしてはない、其本には、詩に少々脱漏がある、が加藤の序文だけは、参考の

爲に書尾に附録して置く、又出版の年を記せざる小形の折本で涙松集と合刻した縛吾集があり、又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東京の政教社より發行した雑誌「日本及日本人」臨時刊行の吉田松陰號の附録に、縛吾集が載せてある、これ等は右の慶應版の本に據たのである、

(委員 安藤紀一)

縛吾集目次

五月廿五日二首	四七七
廿六日二首	四七七
廿九日三首	四七七
六月四日呈護送諸君	四七六
五日二首	四七六
六日過赤穂有感用下文山過零丁洋韻上	四七六
扇面藍關深雪圖用昌黎韻	四七六
七日過姫路	四七六
題大石良雄徵行圖	四七六
一谷九日	四七六
楠公三首	四七六
追憶岸御園	四七六
過大坂	四八〇
男兒山	四八〇
無題	四八〇
淀堤	四八〇
十二日	四八〇
伏水有感仍舊作韻	四八〇
韓文公	四八一
叡山	四八一
金川	四八一
品川	四八一
蟠桃	四八一
道上咏史三十解	四八一
和文天祥正氣歌韻	四八三
合六十一首	四八五
(附録) 慶應版縛吾集叙 加藤照撰	四八五

縛吾集

、五月廿五日

縛_レ吾台命致_二關東_一、對簿心期質_二吳穹_一、夏木原頭天雨黑、滿山杜宇血痕紅、

又

志決家無_レ念、景奇觀不_レ明、檻輿眠足後、默々更多情、

廿六日

連霖殘_二熟麥_一、激水漂_二新秧_一、農事方如_レ此、吾行何足_レ傷、

昔人曰、夕陽雖_レ好不_二多時_一、此日積雨始霽、夕陽極好、予乃反_二其意_一曰、廿六日

梅霖始霽來、返照古城堡、雖_レ復不_二多時_一、夕陽如_レ此好、

○廿九日

阪頭望_二嚴嶼_一、山色映_二海光_一、先公壘賊地、千歲自流芳、罪。臣。生。甚。晚。 檻輿道蒼黃、

○又

節遇_二黃梅_一雨_レ巨晴、山河深鎖檻輿行、險夷渾信昇夫脚、長短曾請亭驛名、莫。道。疲。囚。無。

縛吾集

四七七

忠烈之心可
想也、
(默書)
傑作我決不
及_レ之
(默書)

氣力、要令逆豎感精誠、護中幸有知書者、苦錄口占寫旅情、

又

瀨能山路水相從、到處寥々聞石淙、田色遙青入晚夏、樹陰清絕想寒冬、歲如奔馬連

催我、松似蟠龍不改容、陪駕前年過此地、低回有淚向詩慵、

、六月四日呈護送諸君

君恩未棄罪囚身、護送猶論忠厚人、殊許歌章排憤鬱、且令與臥任天真、照心日月千

秋耀、過眼山川一番新、長路斯行何用畏、三句兩脚不承塵、

五日

夢中夢作真、醒後忽爲幻、何時大夢醒、脫却人生患、

又

千五百秋大八洲、大陽昭乎皇統悠、安容猾賊海外內、膺懲廢矣名分晦、嗚呼孤臣此行

萬人觀、生豈容易死亦難、

、六日過赤穂有感、用文山過零丁洋韻

平生厭讀步占經、今日無心避難星、夏老林中滋惡木、雨多田面長浮萍、病吾死欲圖

千歲、罪隸存寧添二丁、赤穂遺墟知曷處、播山獨駐古時青、

名言不可磨滅者、亦傑烈、

吾子之感、豈減退之哉、惟其路遠、輸三千

號字失叶可惜、作白槍或可乎、

奈疑何誤、和親之和仄

、扇面藍閔深雪圖、用昌黎韻 六日

敢企昌黎誠動天、檻輿暑路亦三千、擁閔深雪非今日、收骨瘴江思昔年、永訣元期遠

膝下、一封無未達君前、故人贈我扇頭画、風落長安大道邊、

○ 七日過姬路

猿郎軍勢一時豪、姬路城存百尺高、信義何如江氏固、山陽長仰白槍號、

、題大石良雄微行圖 七日

深知老僕鏡心肝、情事千般欲語難、一筆微留無限意、長令志士以心觀、

、一谷 九日

敗餘人膽破、一谷更無奈、莫謂平家辱、未嘗向仇和、

楠公三首

生逢知己主、國事力難支、嗟臣死而已、死外無可爲、

、臣心丹若日、肯從暗昧爲、如此功不就、臣罪臣自知、

○ 千歲忠臣志、一朝濟世爲、經權孰優劣、君合自深知、

、追憶岸御園

前年惡癘率濱同、天奪御園投鬼中、萬卷藏書多手抄、一生深意在皇風、村醜相

對甘清泊、里謗猶驚博通、立傳曾齋負心恨、忽過楠墓想斯翁、

過大坂二十日

崇力、茶成雲表壘、坐運海外軍、平生攘夷論、欲起此翁聞、

男兒山若古、男兒人已非、

廣柳車中客、淚帶暮雨飛、

無題 十一日

今朝送北客、今夜南賓迎、只見黃金色、不解遊子情、幽闈事夫者、何苦王蠋貞、

淀堤 十一日

今日長堤上、南音一楚囚、雨淫高水脚、雲掠失山頭、芸易忙民事、凡都入帝州、

不見江河異、須消杞國憂、

十二日

帶淚孤囚有孰悲、樞輿今日過京師、上林暑到清陰縮、大道霖餘蔓草滋、生死於吾非、

大事、乾坤無愧是男兒、他年若遇源公問、爲報寅終不負知、

伏水有感、仍舊作韻

伏水城頭晚綠酣、木桃黃熟逐征驂、男兒齋志年華老、滿面啼痕滿腹慙、

蔡疑染字、

王蠋五言貞忠盡矣、

六句切當、

大佳、

第三之句、多少感慨、

冠觀聲病、故改、

池疑地、

兵家謀略、靜案妙甚、六朝不遠、變得雲如龍、句疑變如龍、得雲龍之例、置、

韓文公

一代文章天地寬、淮西事業勅碑千歲孰追韓、藍關何事秦雲黑、咫尺長安不可觀、

淑山

湖水池曾鑿、大津糧可因、欲知天道意、淑嶽自嶙峋、

金川 廿四日

金港泊夷艦、三檣七隻高、與恣思故友、虜氣炎暑燥、

品川 同

不改舊山河、重來感慨多、街上人何關、夷人驅馬過、

蟠桃

蟠桃結三子、欲食即尋思、下者未全熟、食之長忘飢、中者已全熟、食之顏不衰、其上最熟者、入口如玉脂、三食風生腋、忽化仙子姿、變得雲如龍、壽似引氣龜、不老長生術、舍茲將安之、

道上詠史三十解

瓜熟青門外、桃熟武陵中、逃秦人或有、誰逐錢椎風、

張傳功難企、筆硯疲書傭、聞山名投筆、欲起定遠從、

天孫傳三器、倭武弘、帝邦、回思振古事、華表當興衛、
 豆羹與簞食、得失生死時、千歲齊餓者、嗟來獨克時、
秋一本殺氣生沙漠、忍看虜馬肥、只要全漢節、寧復望南歸、
 公山與佛脍、同是叛反餘、欲往聖志大、亦應歎才疎、
欲往ハ聖人ノ志、不
レ果ハ聖人ノ志識、
 世微補判官、君臣義將蕪、世微豐大閣、孰使華夷殊、
 聖人親本達、夙將成敗齊、在世行吾義、何必歌願兮、
 遜國與復辟、均於大義乖、有明二十代、崇禎死尤佳、
建文ト英宗ハ、皆死スヘキノ時ヲ失
フ、斯ヲ以テ、余、程濟ヲ以テ知トセ
 正學百世師、三楊一代才、無裨國興道、程濟婦寺哉、
ズ、只王振ノ
罪ナキノミ、
 程濟雖婦寺、不失爲忠臣、何比解吉水、生爲作傳人、
 昔還故友共、今往獨憂勤、中山命也矣、重到吾亦云、
 〇二公公卿傑、死報、明主恩、菊川身雖沒、千歲忠魂存、
 老兵說敵美、官軍心肝寒、富士川上鴨、留與後人看、
 〇從容死自易、慷慨死太難、吾非好異論、南冠與文山、
 兄弟廿年別、邂逅黃瀬川、同根友于厚、腰越何相煎、

佳、(歎)

多少感慨、說短、恐不、成平氏之美、手、(歎)

說長、故成、源家之美、也、(歎)

利兵收僕、無所弗勝、起承恐顛倒、(評者不詳)

妙、(歎) 妙、(歎)

追捕竊、朝權、忽令正氣消、孝烈一孤在、天地不寂寥、
 先達忌勝己、俊髦常逃郊、古今最難得、管鮑徐葛交、
 魏笏感唐宣、蘇文悅宋高、真龍有誰好、圖書求人豪、
 文王不殄憫、成湯稅在禾、魴魚方頰尾、仁政肯蹉跎、
 有佛必有魔、魔常十倍加、所以老和尚、終日只跏趺、
 張許節義烈、李郭功業昌、生死各有遇、漫勿加低昂、
餓一本夷清飢見清、周召貴安氓、仁者各有道、如天有陰晴、
 劉伶終日醉、屈平我獨醒、彼各有生色、譬如丹與青、
 〇〇子陵隱釣臺、文淵死武陵、行藏各任志、人有能不能、
 文山若求死、盍死崖山舟、服腦與斷食、未免生猶偷、
 生賦正氣歌、死留衣帶篋、生死安足論、凛々不磷心、
 尊攘我公志、親書普管譜、安畏一時禍、肯貽千載愆、
 赫々清和裔、征夷萬國瞻、萬死陳大義、尊攘有何嫌、
 博浪椎雖誤、斬馬劍甚錢、古人吾師也、南山節當々、
 、、和文天祥正氣歌韻、

淚松集

解題并凡例

- 一、「涙松集」は、安政六年五月、松陰が江戸に護送せらるゝ途上で詠んだ和歌を集めたもの、尤も江戸での作も二首添へてある、歌集の名「涙松集」は附載した跋にも記してあるやうに宍戸真徴の命じたところである、
- 一、本書は警護の士某が楹輿の傍に在つて、松陰の口授を筆記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ら、勿論真蹟本はない、萩松陰神社藏の「東下雜集」中に綴り込まれてゐるのを以て原本とするより外はないが、これは松陰常用の罫紙二枚餘に書きつけられてある、恐らく筆記原本ではなくて別の寫本であらう、
- 一、此の原本には三様の朱筆書入れがある、鈴木高輅、僧黙霖と某である、高輅と黙霖の書入れは欄外に夫々一箇處であるが、これには自書してある、なほ本文中の批點、及び添削は高輅の筆であらう、欄外にある片假名の書き入れは某の筆である、この某が何人であるかは今の所明らかでない、
- 一、本書は維新前「松陰先生遺噐」として「縛吾集」と合本で刊行せられ、後また同じ版本によつて單行されて居る、又明治四十一年發行の「日本及日本人」松陰號にも出てゐる、此處ではこの三者を流布本と呼ぶこと、するが、これには更に著しい改竄が施されてゐる、跋にも明らかやうに近藤芳樹（藤原宜寸）の加筆したもので、或は宍戸真徴も添削したのかも知れない、
- 一、本全集に於ては原本の歌を本行に置き、他人の添削批評等は欄外若くは行間に細書した、流布本と對照の結果

は之を別行に細書して示した、

一、なほ流布本には附録として更に二十一首の歌を蒐輯して居るが、これにも夥しい加筆がある、こゝにはこの附録の中跋のみを存し歌は載せぬこと、した、讀者若し流布本を所有せらるゝならば、「東行前日録」「留魂録」及び安政六年十月の書簡中に散見する原歌と對照せられむことを望む、

(委員 玖村敏雄)

涙松集

イトアハレ
ニ承侍ル

涙松「のほとりにて」

歸らしと思ひさゝ先し旅あれ盤（註）ひとしぬゑる、涙松の歌

五月廿五日

(流布本の詞書)「ふみと松のもせよて」

菅公廟

思ふる歌（註）君（註）あけくし（註）比（註）ま（註）後（註）し盤（註）賤（註）あつ（註）ほ（註）の旅（註）は遣（註）ても

廿六日

(流布本)「菅公廟を拜して そのかみ比こゝろつくしを思布哉身を東路の旅よやつして」

鈴木大人よおくる

君（註）己（註）盤（註）蛙鳴音を聞（註）てかん公のた免（註）まか（註）を（註）のかため（註）よか

同

(流布本)「鈴木高柄の家のと利（註）すくは（註）乎（註）り蛙のこゑを聞て 君（註）己（註）そハ蛙の聲も泥（註）ゝわらめたる（註）さめ夜

さゝな（註）は（註）ち（註）す（註）ら（註）む」

五月雨止

ぬりけ、く五月雨晴る、まろ盤（註）ま（註）人（註）な（註）や（註）ほ（註）そ（註）る暑（註）覺（註）

同

ひそみても
鳴とハをれ
と天よさへ
蛙の聲のき
こえなるら
高柄

〔流布本〕「五月雨とれていとつつき日たもひよすることありて 布りつく五月の雨此やめてまらつ

さに人のなやむ暮哉」

薬しをは遣らるゝとき、て

ぞらでれて行く身も君の恵也むくひていゝるはまをおくるきや

廿七日

〔流布本〕「醫師乎つは給てはと控ゝて たらされて行身にさへもち鳥此かゝはめくをい聞てむくい

む」

呼坂にて老る人の陰なら見送り遣る時

かりそめの 取柄へぬ々ふの別巻さちありた物をもい、思ひをきまさん

同

〔流布本〕「呼坂にてひまれる人の忍むて送り来りけるに 上所見てわられ行堂にかなし控乎ことよ

もい傳ハ思ひこされむ」

小瀬川

夢路をもちへらぬ關伐打越て今を幾りと渡る小瀬川

廿八日

安藝國

藝州路

安藝の國昔からの山川よそはあしかぶぬまをら茂の旅

廿九日

嚴島

未作問昌照
である日誌
の九巻八日誌
の十巻九日誌

アハツアハレ
ムネツアハレ
ハバカリニ
ナム
道路依然在
山河舊恩
堂々毛利氏
奈此丈夫之
魂此(歎)

きのりみれいつきの島のいさし茂思へ盤今も涙まほるゝ

同

〔流布本〕「いつき鳥乎見やりて いさをしと猶世高控いつきしまたもへハい万もなごころゝ」

廣島にて駕籠の戸を明よや警固の人頼むやて

同

世の中は思ひのゆらぬ身あからも茂見まやしき廣島の城

〔流布本〕「廣しまよて駕籠の戸は佐せて 世の中をたもふもせと控身ハられと猶見まやしき廣島の

城」

備前路

郭公まれよあり行く夕くまは雨を良かく盤聞さらまし茂

六月五日

〔流布本〕「備前比國よて 郭公……雨しふらばハ……」

吉備宮

今の世盤君の誘子きいやおふみ堂ぬまたためてくしのみをと

同

〔流布本にはこの歌がない〕

淡路島

別きて盤ぬらゝむ淡路島を盤知らてや人のあゝは過らん

八日

〔流布本〕「淡路州 わられつゝまともはどちのままとハ知たてや人の上所は過らむ」

明石

せ、まりて月をみるゑに身也せ盤を渡りし浦波

(流布本)「明石の浦 ひと夜祓て月よりらしうらなみの深程こよひふらまし」

一 谷

一谷打死を遣しまを、起して旅の道ほきせせん

(流布本には「一の谷」としてある)

九 日

*詞書がな

遺はくも公の御夢まひりよしを思へ盤今盤死さ良めやハ

(流布本)「湊川にて かしこくも君御夢見ゆときはハ消むこの身をなまういとそむ」

淀

ことぞん淀の水車昔は行く廻りして世を盤へこたや

(河瀬のこと)伏水より都を拜し奉りて

十一 日

見に去りぬ昔の人比戀しきと思さん己とのかしかかりなる

(流布本)「伏水より都の方を拜し奉りて 見すまふぬ……たなきんふとそ……」

護送の人々も別るとて

アナカシコ
子モ泪グミ

歸るさま雁の初音聞得を盤吾音ほきを思ひせてよ

(流布本)「歸るさまつらりか祢の聲むハ我音信とたもひい傳てよ」

廿四 日

七月九日幕府へめさまて 公館を辭るをて

待得たる秋の夕しを今我をて勇しく鳴をつら虫か歌

(流布本)「七月九日幕府の召とて御館をいてけはをりに

な九響むしらふ」

まち得ざる時盤いまとて武藏野よいさほしく

(萩市松陰神社蔵 校合濟)

(附 載)

すへて歌のらす四十、ミナ國をたもふまことよりよミ出されハ

王を尊ひていましへの木を御てふりよかへし、夷乎そら比てミとつミ比ほとりをたよめむ

とほるの志おのつら言比外よ、母へり、佐るハ御やをなさぬところなたよしも御ら祢

と、天地乎うころしたは神をならしむるいさを盤中まにち、る堂くひよそあるへき、たと

耳とちめ比ひとうさハ橘のまうち君比討死しはほひしをり比言葉まこ、ろかよひて露そか

りもこの世比情まひられすいとたむらしくなむ、ゆそれミ人つ祢よこの歌をほむてあ

のこ、ろをさまわすまにハ、君耳そむくもふまもあく夷よたあきる、憂もなくありな舞も

*流布本には
四十首を載
てある

*〔一〕には
時七が原
はらたひも
生れ七ひも
夷をえりつ
忘れぬれ
いふのであ

比そ

藤原宜寸

芳宜の城下を南に堂へ出はるる郊外ませし布る松とて利、そをなま松となすいふ、
 他邦耳と悲あつ人そまの松平見へりて悲し、他邦よ利年月へて歸り來る人そこの松を
 見つて嬉しむ、すましたまかなしきまの松よ利てなま松とてはる、戎とりて名よ
 よへるなりケ利、吉田義卿ハ嘉永癸丑の歳よ利外夷比我 神州を輕しめ悔るこぞ戎布あ
 く慨堂、人耳をたさちて言まも事まもいと切はらさしるか、公は布れて囚人と取
 り、東國よ赴きけるをり此まつのもよめる歌まつ、けて、憂の中よよみ出ぬ利した
 悲の歌ともこれ閑ま加き集めたる乎、すからな流杉脩道もち來て我を校合せよとあはらへ
 ケ流乎、やくもを比せてなすきりよ過しける間に、たのを江戸の櫻田殿は候らむよとて出立
 し日、そ農松の志を行て義卿のことたもひ出つ、松のはれあた色さへあへくは涙のさ
 ねとな利て、商堂にそあらぬ名よこ所なとつ、布やたて行過つ、ひと、せはる利の
 江戸比候とひさて、歸り來てまその蔭乎見盤、千とせ農いろもたのミ歌く枯あから
 きてなむとて利け流、ケ耳なさ々あぬ人のうへ乎ハ岩木よとへい布る世中のあよひな

るを、こは松盤忠孝の為耳身をもすてぬ流人のかケし涙のいとあそれふあさに感して閑ま
 とるやと、まもなま松とてふさる、かあやしく、やあて涙松集となつて

松の葉比千とせの色ハかむなくてなま松とてはれぬ袖の上哉

文久壬戌の歳、神無月あり、そのうままたは加たつて閑へしは

穴戸眞徴

(木版刊本に據り校合済)

留魂錄

解題并凡例

一、「留魂録」は江戸獄に於て刑死の前日(安政六年十月二十六日)の黄昏に成れるもので、知友門下生等への遺言書ともいふべき貴重な文獻である、これに依り幕吏取調の経過や、獄中志士の消息が明らかになると共に、又松陰の死に直面しての静かな心境を窺ひ、後起の同志に對する痛切な遺託を知ることが出来る、

一、この書は二通作られ、一は刑死後間もなく飯田正伯等から萩の高杉、久保、久坂連名宛に送られた様であるが、現存しない、他の一は同獄囚人沼崎吉五郎といふ者に保存せられ、明治九年に至つて野村靖の手に渡り、明治二十四年萩市松陰神社に藏められたのである、この兩者に就いては本文の後に附録した野村の文及び本全集第九卷所載飯田正伯の「埋葬報告書」並に第十卷所載の「小田村伊之助檜莊日記附録日載」を参照すべきである、三者の記す所必ずしも符合しないが、現存真蹟本の來由は確實に知られる、

一、真蹟本は薄様半紙四つ折十枚に細書してあり、その折疊みの跡深く垢染みたるは、沼崎が流竄十幾年に渉る保存の苦心を物語るものであらう、編者はこの書を原本としたが、他の一本に就いての調査も十分にした、今のところ次の四つをその資料として擧げることが出来る、(一)杉梅太郎寫本(萩市松陰神社藏、東下雜集の内)(二)飯田正伯寫本(吉田茂子氏藏)(三)入江杉藏寫本(京都帝國大學藏)(四)松下村塾藏板刊本(明治二年初秋鐫)このうち(一)、(二)、(三)は皆松陰歿後間もない頃の寫本であり、(四)は門人等が校訂したもの、様である、この四本を真蹟の原本と

對照するに勿論大體に於ては一致し、文字の上に夫々些少の異同がある、たゞ注意すべきは四本共通に原本の一行分と察せらる、脱文があることである、これは松陰の原本がさうであつたのかも知れないが、恐らくは右四本のうち何れか一(飯田の寫本ではないかと思はれる)が寫本の原本となつた為であらうと推定せられる、編者は本文の欄外にこの點は註記して置いた、序ながら嘗て萩に於て松下村塾發行と稱して發賣してゐたもの、大正四年柿村氏註入りのもの、其他公刊年代不明の石版刷一點は、皆原本の複製ではなくて模寫である、而も誤寫少からず全然信憑するに足らぬものであることを附言する、

一、本全集には原本の寫眞を上欄にか、け、本文中右に述べた寫本や刊本との文字の異同は特に重要ならざる限り、一々註記しないこと、した、なほ杉梅太郎寫本にある默霖の批點及び評はこれを記入した、眞蹟本にあるのでないことを注意せられたい、

(委員 玖村敏雄)



* (註、十一日は十四日の誤記であらう)

* (註、以下本文中の批點は默霖の筆である)

留魂錄

身たとひ武藏の野辺に朽ぬとも苗置まし大和魂

十月念五日

二十一回猛士

一、余去年已來心蹟百變、擧て數へ難し、就中趙ノ貫高ヲ希ヒ、楚ノ屈平ヲ仰ク、諸知友ノ知ル所ナリ、故ニ子遠カ送別ノ句ニ、燕趙多士一貫高、荆楚深憂只屈平ト云モ此事也、然ルニ五月十一日、關東ノ行ヲ聞シヨリハ、又一誠字ニ工夫ヲ付タリ、時ニ子遠死字ヲ贈ル、余是ヲ用ヒズ、一白綿布ヲ求テ、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ノ一句ヲ書シ、手巾へ縫付、携テ江戸ニ來リ是ヲ評說所ニ苗メ置シモ吾志ヲ表スルニ、去年來ノ事、恐多クモ 天朝幕府ノ間、誠意相孚セサル所アリ、天苟モ吾カ區々ノ悃誠ヲ諒シ給ハ、幕吏必吾説ヲ是トセント志ヲ立タレト、蚊蠶負レ山ノ喙、終ニ事ヲナスコ不能、今日ニ至ル、亦吾徳ノ菲薄ナルニヨレハ、今將誰ヲカ尤メ且怨ンヤ、

有る二句の故、中絶せり、其の由、梅田源次郎長門下向ノ節、田會シタル由、何ノ密議ヲナセシヤ、

梅田余未
レ知之

平生文詩、
議論大公安
事、人能知
レ之、不レ爲
隱惡、明々
白々、(善)

此其所以
爲義、(善)

一、七月九日、初テ評議所呼出アリ、三奉行出座、尋鞠ノ件兩條アリ、
一日、梅田源次郎長門下向ノ節、田會シタル由、何ノ密議ヲナセシヤ、
二日、御所内ニ落文アリ、其手跡汝ニ似タリト源次郎其外申立ル者アリ、
覺アリヤ、此二條ノミ、夫梅田ハ素ヨリ奸骨アレハ余與ニ志ヲ語ルヲ欲セサル所ナリ、何ノ密議ヲナサンヤ、吾性光明正大ナルヲ好ム、
豈落文ナントノ隠昧ノ事ヲナサンヤ、余是ニ於テ六年間幽囚中ノ苦心スル所ヲ陳シ、
終ニ大原公ノ西下ヲ請ヒ、
鯖江侯ヲ要スル等ノ事ヲ自首ス、
鯖江侯ノ事ニ因テ終ニ下獄トハナレリ、
一、吾性激烈怒罵ニ短シ、務テ時勢ニ從ヒ、人情ニ適スルヲ主トス、是ヲ以テ吏ニ對シテ幕府違勅ノ已ムヲ得サルヲ陳シ、
然ル後當今ノ當ノ處置ニ及フ、其說常ニ講究スル所ニ對策ニ載スルカ如シ、
是ヲ以テ幕吏ト雖甚怒罵スルヲ不能、直ニ曰ク、汝陳白スル所悉クの當凡思ハレズ、
且卑賤ノ身ニノ國家ノ大事ヲ議スルヲ不届ナリ、余亦深ク抗セズ、
是ヲ以テ罪ヲ獲ルハ萬々辞セサル所ナリト云テ已ニス、
幕府ノ三尺布衣國ヲ憂ルヲ許サズ、
其是非敢テ弁争セサルナリ、
薩ノ日下

梅田源次郎長門下向ノ節、田會シタル由、何ノ密議ヲナセシヤ、
二日、御所内ニ落文アリ、其手跡汝ニ似タリト源次郎其外申立ル者アリ、
覺アリヤ、此二條ノミ、夫梅田ハ素ヨリ奸骨アレハ余與ニ志ヲ語ルヲ欲セサル所ナリ、何ノ密議ヲナサンヤ、吾性光明正大ナルヲ好ム、
豈落文ナントノ隠昧ノ事ヲナサンヤ、余是ニ於テ六年間幽囚中ノ苦心スル所ヲ陳シ、
終ニ大原公ノ西下ヲ請ヒ、
鯖江侯ヲ要スル等ノ事ヲ自首ス、
鯖江侯ノ事ニ因テ終ニ下獄トハナレリ、
一、吾性激烈怒罵ニ短シ、務テ時勢ニ從ヒ、人情ニ適スルヲ主トス、是ヲ以テ吏ニ對シテ幕府違勅ノ已ムヲ得サルヲ陳シ、
然ル後當今ノ當ノ處置ニ及フ、其說常ニ講究スル所ニ對策ニ載スルカ如シ、
是ヲ以テ幕吏ト雖甚怒罵スルヲ不能、直ニ曰ク、汝陳白スル所悉クの當凡思ハレズ、
且卑賤ノ身ニノ國家ノ大事ヲ議スルヲ不届ナリ、余亦深ク抗セズ、
是ヲ以テ罪ヲ獲ルハ萬々辞セサル所ナリト云テ已ニス、
幕府ノ三尺布衣國ヲ憂ルヲ許サズ、
其是非敢テ弁争セサルナリ、
薩ノ日下

部以三次ハ對吏ノ日、當今政治ノ缺失ヲ歴証シテ、如是ニテハ往先三五年ノ無事モ保シ難ト云テ、
鞠吏ヲ激怒セシメ、乃曰、是ヲ以て死罪ヲ得ルト雖、
悔サルナリト、
是吾ノ及サル所ナリ、子違ノ死ヲ以テ吾ニ責ムルモ、亦此意ナルベシ、
唐ノ段秀実、郭曠ニ於テハ彼カ如クノ誠悃、
朱泚ニ於テハ彼カ如クノ激烈、
然ラハ則英雄自ラ時措ノ宜シキアリ、
要内省不レ疚ニアリ、
抑亦人ヲ知り幾ヲ見ルヲ尊フ、
吾ノ得失當サニ蓋棺ノ後ヲ待テ議スヘキノミ、
一、此回ノ口書甚草々ナリ、七月九日一通リ申立タル後、九月五日、十月五日、
兩度ノ呼出モ差タル鞠問モナクメ、十月十六日ニ至リ、口書読聞セアリテ、
直ニ書判セヨトノ事ナリ、余カ苦心セシ墨使應接、航海雄略等ノ論一モ書載セス、
唯數ヶ所開港ノ事ヲ程克申延テ、
国力充實ノ後御打拂可然ナト、
吾心ニモ非サル迂腐ノ論ヲ書付テ口書トス、
吾言テ益ナキヲ知ル故ニ敢テ云ハス、
不滿ノ甚シキニ、
甲寅ノ歲航海一条ノ口書ニ比スル時ハ雲泥ノ違ト云フヘシ、
一、七月九日、一通リ大原公ノ事、
鯖江要駕ノ事等申立タリ、
初意ラク

カモ安ノ後物... 七月九日... 吾公...

此一段、君家緊要精微處、深知其心、(善)

*(問部老中要盟のため十七士を指す)

我經二十一年、伏無罪之誣、已數十回、議鋒數萬、口勝數此、文感甚焉、今日此感、(善)

是等ノ事幕ニモ已ニ諜知スケレハ、明白ニ申立タル方却テ宜シキナリト、已ニノ逐一口ヲ開キシニ、幕ニテ一圓知ラサルニ似タリ、因テ意ラク、幕ニテ知ラヌ所ヲ強テ申立テ多人数ニ株連蔓延セハ、善類ヲ傷フコナカラズ、毛ヲ吹テ瘡ヲ求ムルニ齊シト、是ニ於テ鯖江要撃ノ事モ要諫トハ云替タリ、又京師往來諸友ノ姓名、連判諸士ノ姓名等可レ成丈ハ隱ノ具白セズ、是吾後起人ノ為メニスル區々ノ婆心ナリ、而

一、要諫一條ニ付、事不レ遂時ハ鯖侯ト刺違テ死シ、警衛ノ者要蔽スル時ハ切拂ヘキトノ事、實ニ吾カ云ハサル所ナリ、然ルニ三奉行強テ書載ノ誣服セシメント欲ス、誣服ハ吾肯テ受ンヤ、是ヲ以テ十六日書判ノ席ニ臨テ、石谷池田ノ兩奉行ト大ニ爭辨ス、吾肯テ一死ヲ惜マンヤ、而奉行ノ權詐ニ伏セサルナリ、是ヨリ先九月五日、十月五日兩度ノ吟味ニ吟味マテ具ニ申立死ヲ決要諫ス、必シモ刺違切拂等ノ策アルニ非ズ、吟味役具是ヲ諾ノ、而モ且口書ニ書載スルハ權詐ニ非スヤ、然ル

吾公... 七月九日... 吾公...

是亦大丈夫之心也、我陷人阱、已十數年、未敢自認、與誰故也、如義卿、大然、悠悠天地、何世有雪、(善)

事已ニ爰ニ至レハ、刺違切拂ノ兩事ヲ受ケサルハ、却テ激烈ヲ缺キ、同志ノ諸友亦惜ムナルベシ、吾ト云レ亦惜シマサルニ非ズ、然レ反復是ヲ思ヘハ、成功ノ一死區々一言ノ得失ニ非ズ、今日義卿奸權ノ為メニ死ス、天地神明照鑑上ニアリ、何惜ムコカアラン、一、吾此回初メ素ヨリ生ヲ謀ラス、又死ヲ必セズ、唯誠ノ通塞ヲ以テ天命ノ自然ニ委シタルナリ、七月九日ニ至テハ略一死ヲ期ス、故ニ其詩ニ云、繼盛唯當廿三市戮、倉公寧復望三生還、其後九月五日、十月五日吟味ノ寛容ナルニ欺カレ、又必生ヲ期ス、亦頗ル慶幸ノ心アリ、此心吾此身ヲ惜シム爲メニ発スルニ非ズ、抑故アリ、去臘大晦、朝議已ニ幕府ニ貸ス、今春三月五日、吾公ノ駕已ニ萩府ヲ発ス、吾策是ニ於テ尽果タレハ死ヲ求ムル極テ急ナリ、六月ノ末江戸ニ來ルニ及ンテ、夷人ノ情態ヲ見聞シ、七月九日獄ニ來リ天下ノ形勢ヲ考察シ、神国ノ事猶ナスヘキモノアルヲ悟リ、初テ生ヲ幸トスルノ念勃々タリ、吾若シ死セスンハ、勃々タルモノ決メ汁没セサルナリ、然レ十六日ノ書、三奉行ノ權詐吾ヲ死地ニ措ントスルヲ知りテヨリ更ニ生ヲ幸ノ心ナシ、

是亦平生學問ノ得方然ルナリ、
 一、今日死ヲ決スルノ安心ハ四時ノ順環ニ於テ得ル所アリ、蓋シ彼禾稼
 ナ見ルニ春種シ、夏苗シ、秋蒔、冬藏ス、秋冬ニ至レハ人皆其歲功ノ
 成ルヲ悦ビ、酒ヲ造リ禮ヲ為リ、村野歡聲アリ、未タ曾テ西成ニ臨テ
 歲功ノ終ルヲ哀シモノヲ聞カズ、吾行年三十、一事成ルコナクノ死ノ
 禾稼ノ未タ秀デズ実ラサルニ似タレハ、惜シムヘキニ似タリ、然レ義
 卿ノ身ヲ以テ云ヘハ是亦秀実ノ時ナリ、何ソ必シモ哀シマン、何トナ
 レハ人壽ハ定リナシ、禾稼ノ必ズ四時ヲ經ル如キニ非ズ、十歳ニノ死
 スル者八十歳中自ラ四時アリ、二十八自ラ二十ノ四時アリ、三十八自
 ラ三十ノ四時、五十、百ハ自ラ五十、百ノ四時アリ、十歳ヲ以テ短ト
 スルハ螻蛄アリヲシテ靈椿タ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百歳ヲ以テ長シトス
 ルハ靈椿ヲノ靈蛄タ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齊シク命ニ達セストス、
 義卿三十、四時已備、亦秀亦実、其秕タルト其粟タルト吾ガ知ル所ニ
 非ス、若シ同志ノ士其微衷ヲ憐ミ繼紹ノ人アラハ、乃チ後來ノ種子未
 タ絶ヘズ、自ラ禾稼ノ有年ニ恥サルナリ、同志其是ヲ考思セヨ、

如前評
 然、前評
 (一)

一、東口揚屋ニ居ル水戸ノ郷士堀江克之助、余未タ一面ナシト雖、眞ニ
 知己ナリ、眞ニ益友ナリ、余ニ謂テ曰、昔シ矢部駿翁ハ桑名侯御預
 ケノ日ヨリ絶食シテ敵讎ヲ誚テ死シ、果シテ敵讎ヲ退ケタリ、今足下
 モ自ラ一死ヲ期スルカラハ祈念ヲ籠テ内外ノ敵ヲ拂ハレヨ、一心ヲ殘
 置テ給ハレヨト、丁寧ニ告戒セリ、吾誠ニ此言ニ感服ス、又鮎沢伊太
 夫ハ水藩ノ士ニノ堀江ト同居ス、余ニ告テ曰、今足下ノ御沙汰モ未タ
 測ラレズ、小子ハ海外ニ赴ケハ天下ノ事總テ天命ニ付センノミ、但シ
 天下ノ益トナルヘキ事ハ同志ニ托シ後輩ニ殘シ度ナリト、此言大ニ
 吾志ヲ得タリ、吾ノ祈念ヲ籠ル所ハ同志ノ士甲斐ニシク吾志ヲ繼紹
 シテ尊攘ノ大功ヲ建テカシナリ、吾死スル堀蛄二子ノ如キハ海外ニ在
 尺獄中ニ在尺同志吾カタラン者願クハ交ヲ結ベカシ、又本所龜沢町ニ山口
 三輔ト云医者アリ、義ヲ好ム人ト見ヘテ、堀蛄二子ノ事ナト外間ニ在
 テ大ニ周旋セリ、尤モ及フヘカラサルハ、未タ一面モナキ小林民部
 ノ事二子ヨリ申遣タレハ、小林ノ為メニモ亦大ニ周旋セリ、此人想フ
 ニ不凡ナラン、且三子ヘノ通路ハ此三輔老ニ托スヘシ、

一、堀江常ニ神道ヲ崇メ、天皇ヲ尊ヒ、大道ヲ天下ニ明白ニシ、異端
邪說ヲ排セント欲ス、謂ラク天朝ヨリ教書ヲ開板シテ天下ニ頒示スル
ニ如カズト、余謂ラク教書ヲ開板スルニ一策ナカルヘカラズ、京師ニ
於テ大學校ヲ興シ、上天朝ノ御學風ヲ天下ニ示シ、又天下ノ奇材異能
ヲ京師ニ貢シ、然ル後天下古今ノ正論確議ヲ輯集ノ書トナシ、天朝御
教書ノ餘ヲ天下ニ分ツ時ハ天下ノ人心自ラ一定スヘシト、因テ平生子
遠ト密議スル所ノ尊攘堂ノ議ト合セ堀江ニ謀リ、是ヲ子遠ニ任スル
ニ決ス、子遠若シ能ク同志ト謀リ、内外志ヲ協ヘ、此事ヲ少シク端
緒アラシメハ吾ノ志トスル所モ亦荒セズト云フヘシ、去年勅使繪旨等
ノ事一跌スト雖凡、尊皇攘夷苟モ已ムヘキニ非レハ、又善術ヲ設ケ前
緒ヲ繼紹セ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ズ、京師學校ノ論亦奇ナラズヤ、

此事應レ然、惟我未敢
妄議、此等
大事是余一
生之勤也、
亦惟言其
弊惡而已、
其說極長、
吾子有靈、
必首肯于
地下、吾子
沒後、京城
變、我輩無
策、縱令有
之、不レ可
如何也、使
吾子視今
之變動、亦
必憤激、血
淚、豈能
賴久太郎等
有建國之
口未敢言
之、以共
不レ行也、
重罪、此家
故、此家諸

一、小林民部云、京師ノ學習院ハ定日アリテ百姓町人ニ至ルマテ出席ノ
講釋ヲ聽聞スルコトヲ許サル、講日ニハ公卿方出席ニテ講師菅家・清家
及ヒ地下ノ儒者相混スルナリ、然ラハ此基ニ因テ更ニ斟酌ヲ加ヘハ幾
等モ妙策アルヘシ、又懷德堂ニハ靈元上皇宸筆勅額アリ、此基ニ因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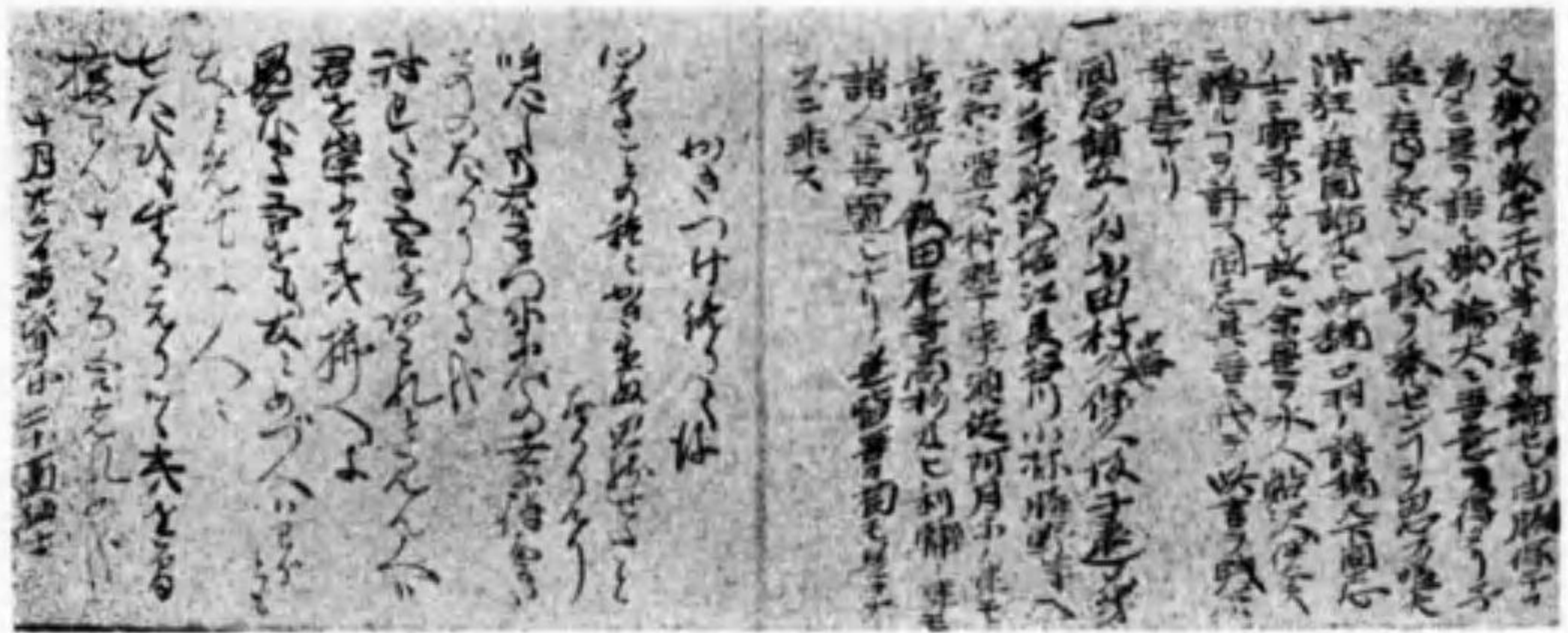
一、堀江常ニ神道ヲ崇メ、天皇ヲ尊ヒ、大道ヲ天下ニ明白ニシ、異端
邪說ヲ排セント欲ス、謂ラク天朝ヨリ教書ヲ開板シテ天下ニ頒示スル
ニ如カズト、余謂ラク教書ヲ開板スルニ一策ナカルヘカラズ、京師ニ
於テ大學校ヲ興シ、上天朝ノ御學風ヲ天下ニ示シ、又天下ノ奇材異能
ヲ京師ニ貢シ、然ル後天下古今ノ正論確議ヲ輯集ノ書トナシ、天朝御
教書ノ餘ヲ天下ニ分ツ時ハ天下ノ人心自ラ一定スヘシト、因テ平生子
遠ト密議スル所ノ尊攘堂ノ議ト合セ堀江ニ謀リ、是ヲ子遠ニ任スル
ニ決ス、子遠若シ能ク同志ト謀リ、内外志ヲ協ヘ、此事ヲ少シク端
緒アラシメハ吾ノ志トスル所モ亦荒セズト云フヘシ、去年勅使繪旨等
ノ事一跌スト雖凡、尊皇攘夷苟モ已ムヘキニ非レハ、又善術ヲ設ケ前
緒ヲ繼紹セ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ズ、京師學校ノ論亦奇ナラズヤ、

臣得レ罪者
多、亦殿下
罪廢、實天
下之變也、
仰念三皇天
之安慮、俯
思諸氏之
此人有二
文字、多有
多藝、故缺
共一而遊二
傍忌、可レ知
也、(卷)

更ニ一堂ヲ興スモ亦妙ナリト小林云ヘリ、小林ハ鷹司家ノ諸大夫ニテ
此度遠島ノ罪科ニ處セラル、京師諸人中罪責極テ重シ、其人多才多藝
唯文學ニ深カラズ、處事ノ才アル人ト見ユ、西奥揚屋ニテ余ト同居
ス、後東口ニ移ル、京師ニテ吉田ノ鈴鹿石碕、同筑州別テ知己ノ由、
亦山口三輪モ小林ノ為メニ大ニ周旋シタレハ、鈴鹿カ山口カノ手ヲ以
テ海外マテモ吾同志ノ士通信ヲナスヘシ、京師ノ事ニ就テハ後來必ス
力ヲ得ル所アラン、

一、讚ノ高松ノ藩士長谷川宗右衛門、年來主君ヲ諫メ、宗藩水家ト親睦
ノ事ニ付テ苦心セシ人ナリ、東奥揚屋ニアリ、其子速水、余ト西奥ニ
同居ス、此父子ノ罪科何如未タ知ズヘカラス、同志ノ諸友切ニ記念セ
ヨ、予初テ長谷川翁ヲ一見セシ片、獄吏左右ニ林立ス、法隻語ヲ交ル
コトヲ得ス、翁獨語スルモノ、如ゾ曰、寧為レ玉碎、勿レ為レ瓦全ト、吾
甚タ其意ニ感ス、同志其之ヲ察セヨ、

一、右數條余徒ニ書スルニ非ス、天下ノ事ヲ成スハ天下有志ノ士ト志ト
通スルニ非レハ得ス、而シテ右數人、余此回新ニ得ル所ノ人ナルヲ以テ



（*）……此問題
は、この四本に
は、この四本に
京坂已西之
人、未敢
知此等
幸見端、非
之筆端、非
成二名于死
後二哉、（選）

（*）この間に
杉梅太郎、飯田
正伯の寫本に
は別文がある
今已死之
人、尙及
亡友之事、
抑何友愛之
厚也、
レ謂ニ不
弟、或不
矣、（選）

是ヲ同志ニ告示スナリ、又勝野保三郎早已ニ出牢ス、就テ其詳ヲ問
知スベシ、
平ヲ待テ物色スベシ、今日ノ事、同志ノ諸士戰敗ノ餘、傷殘ノ同志ヲ
問訊スル如クスベシ、一敗乃挫折スル豈勇士ノ事ナランヤ、切ニ囑
ス、

一、越前ノ橋本左内、二十六歳ニノ誅セラル、実ニ十月七日ナリ、左内
東奥ニ坐スル五六日ノミ、勝保同居セリ、後勝保西奥ニ來リ予ト同居
ス、予勝保ノ談ヲ聞テ益々左内ト半面ナキヲ嘆ス、左内幽囚邸居中、
資治通鑑ヲ讀ミ、註ヲ作り漢紀ヲ終ル、又獄中教學工作等ノ事ヲ論セ
シ由、勝保予カ為メニ是ヲ語ル、獄ノ論大ニ吾意ヲ得タリ、予益々左
内ヲ起ノ一議ヲ發センヲ思フ、嗟夫、

一、清狂ノ護国論及ヒ吟稿、
故ニ余是ヲ水人鮎沢伊太夫ニ贈ルヲ許ス、同志其吾ニ代テ此言ヲ踐
マハ幸甚ナリ、

一、同志諸友ノ内、小田村、久保、久坂、子遠兄弟等ノ事、鮎沢、堀江、

（*）この一條
寫本にはない

然則不
恨于地
賦、此
足、以
骨、噫、

（慶應二年）
丙寅正月、
隔世友人
森批、

長谷川、小林、勝野等へ告知シ置ヌ、村塾ノ事、須佐、阿月等ノ事モ告置ケリ、飯田・尾寺・高杉及ヒ
利輔ノ事モ諸人ニ告置シナリ、是皆吾カ苟モ是ヲナスニ非ス、

かきつけ終りて後

心あることの種々かき置ぬ思残せることなかりけり

呼たし乃聲まつ外は今の世は待るき事のなかりける哉

討まざる吾をゆされと見ん人ハ君を崇めて夷拂へよ

愚なる吾をも友とめづ人ハ己ガとも友と免てよ人

七たひも生らえりつゝ、夷を曾攘せんよ、ろ吾忘れめ哉

十月廿六日黄昏書

二十一回猛士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右本文の末尾に近く「清狂ノ護国論云々」の條の前に、飯田正伯寫本（此寫本は十枚のうち九枚は全部他筆
で、第九枚目のこの部分は飯田の自筆である）及び杉梅太郎寫本（これには「此條他人書加ヘタルヘント云説
多シ」と附記し更に又朱筆で「果シテ偽簡ナリ、故ニ刪ル」と追記してある）には次の一條が挿入されてゐ
る、入江杉藏寫本、明治二年刊本にはこれがない、なほ以上四書の何れにも本全集の原本即ち現存眞蹟本の最
後の一條「同志諸友ノ内云々」はない、但し杉梅太郎寫本には後に朱筆で追記してある）

一、同志諸友數百人ノ内、勇義剛直ニシテ深謀雄略ノ材氣アツテ、時勢ニ通シ、国ヲ憂ルノ心切ニシテ、
 家經濟ノ志深ク、他日大ニ国ニ裨補アル人傑ハ來原・桂・飯田・尾寺・高杉・久坂ノ諸友ナリ、此ノ水越
 有志ノ士并ニ鮎沢・堀江・長谷川・小林・勝野等ヘ告ケ知セ置ケリ、又小田村・中谷・久保及ヒ子遠兄弟
 ノ輩モ国家ニ裨補アル好男子、予カ益友ノ事凡諸人ヘ告置シナリ、是皆吾カ苟モ是ヲナスニ非ス、
 深謀遠慮アツテノ主意ナリ、

*（歐羅巴本
 の上に次の如
 く書いてある）
 「視ニ文勢ニ
 決非ニ他人ニ
 也」

（附録）

書ニ先師松陰先生手蹟留魂錄後

余曾爲ニ神奈川縣令、一日有ニ老鄙夫ニ來調、取ニ小冊子於懷ニ曰、奴、長藩烈士吉田先生同獄囚沼崎吉五郎也、先生
 殉難前一日、作ニ此書、語レ奴曰、余既贈ニ二本吾郷、然恐ニ或阻滯不レ達、又以是託レ汝、汝出レ獄之日、致ニ諸長人、
 長人皆知レ我、不問ニ其爲レ誰、奴、後處ニ流三宅島、頃被レ赦而歸、偶聞ニ公爲ニ長人、謹呈焉、余披而閱レ之、則先
 師手蹟留魂錄也、乃告以ニ師弟之實、吉五驚喜、具說ニ先師坐獄之狀、且留レ語ニ諸友ニ書、及遺墨數葉而去、時明治
 九年某月也、因思當時留魂錄到ニ村塾ニ也、中有ニ非ニ先師手蹟ニ者、衆不レ解ニ其故、今就レ此始知レ爲ニ他人所ニ改作、
 嗟吁、先師臨レ終從容不レ迫、用意縝密、此書幸存ニ于今、可謂ニ其魂其文千歲不レ朽矣、抑吉五、一無頼徒耳、然
 處ニ於流竄顛沛之間、而保持不レ失、遂得レ全ニ先師之遺託、豈非ニ至誠感レ人乎哉、余將レ奉ニ使佛國、記ニ此書所ニ由
 傳、併レ語ニ諸友ニ書及遺墨、藏ニ諸村塾、

明治辛卯七月

子爵 野村靖識

先師十月二十日上ニ家大人玉丈人家大兄ニ書、有ニ語ニ諸友ニ書事、而不レ傳、常以爲レ憾、今又獲ニ諸吉五、蓋先師併
 託ニ其別本ニ也、但結尾不レ完、可ニ深惜、

靖又識

（松陰先生遺著所載 校合濟◎）

詩文拾遺

解題并凡例

一、詩文拾遺は、松陰の製作で遺著のいづれにも載せてない詩文の、處々に散在して居るものを集めたものである、
二、編纂は、詩と文との二部に分ち、各部とも、其製作の時によつて順序をつけた、

(委員 安藤紀一)

詩文拾遺目次

文

題「防長地圖」…………… 五五
 大内氏名士記題言…………… 五五
 自警書…………… 五五
 邊備摘案跋…………… 五五
 送「中村百合」序…………… 五七
 跋「辛亥風說」…………… 五八
 復「來原良」三書…………… 五九
 鷄肋題言…………… 五三
 與「治心氣齋山田先生」第二書…………… 五三
 同第三書…………… 五四
 跋「自寫項羽本紀」…………… 五五
 書「久保宗久刀匣」…………… 五五

跋「江幡五郎謝「小野應介贈刀詩」…………… 五五
 跋「項羽本紀」贈「桂小五郎」…………… 五五
 跋「敏鎌」…………… 五五
 慧日寺印影記…………… 五五
 湯盤銘跋語…………… 五五
 北陸日誌寫錄跋…………… 五五
 書「課題後」…………… 五五
 評「久坂生文」首節…………… 五五
 跋「自書產語語」…………… 五五
 村塾記事…………… 五五
 京邸議…………… 五五
 讀書感奮餘錄三則…………… 五五
 議「向府分職」…………… 五五
 耳食錄…………… 五五

與三子遠……………五七七
 與三子遠……………五七八
 與三入江杉藏……………五九〇
 與三諸友……………五九〇
 感傷之言……………五九一
 記三久坂玄機上書事……………五九一
 贈三家兄梅太郎……………五九一
 記三富永有隣事……………五九二
 題三宮部增實笈……………五九三
 無題……………五九三
 謝三佐々淳二贈三前田公肖像詩并序……………五九三
 又……………五九四
 子路像贊……………五九五
 步三中村道太韻三寄似……………五九五

夏夜散步……………五二五
 寄三吉村明卿在「藍島」……………五二六
 囚室……………五二六
 送三佐世君歸三郷……………五二七
 寄三佐世岡部二君……………五二七
 贈三讀書人……………五二七
 無題……………五二八
 新年簡三清太……………五二八
 時事に關する狂歌……………五二八
 高須未亡人に數々のいさしを物語りしあと
 にて……………五二八
 未亡人の送られし發句の脇とて……………五二九
 高須うしのせんへくとありて汗ふきを送ら
 れれば……………五二九
 高須うしに申上るとて……………五二九
 木々大人心ありとて佳節にも杜康の家を過……………五二九

られされハ屈原の事なと思つゞけて……………五五九
 述懐……………五六〇
 十月廿七日呼出の聲をきゝて……………五六〇
 辭世……………五六〇

詩文拾遺

文

題「防長地圖」 (弘化三年夏)

余平生憂昏于地理矣、頃得長防地圖朝夕細觀焉、其圖色線以紀某郡至于某処、某村至某地、及山脉水道所至、道路所通、又旁出、自某地至于某地幾里、某郡歲入幾石、以明村落之大小・道路之遠近・米粟之多寡、可謂詳悉矣、余初見之欲撰長防之地志、然不現經其地、故譬如說夢焉、故半塗而廢矣、夫地理之學所係者甚偉矣、布政者因地理之所宜、用兵者依地利之所便、故治而布政者、乱而用兵者、皆所宜諳也、禹貢之審地理、其旨深矣、

丙午夏日

田矩方識

(原本には御兩國高須の文字が書添へてある、高須所有の地圖の意味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済)

(大内氏名士記題言) (弘化四年三月廿七日 松陰在山口湯田)

大内氏有名之士、記一小簿、附大内盛衰記、防山口龍福寺之珍藏也、予在湯田客舍二日、同舍人示之余、々乃

詩文拾遺

五二五

閱之一過、曰、此小冊子耳、寫之甚易、而他日每讀大內之史記、點檢人名、則其得失邪正、用力簡、而記臆詳矣、且可以驗此冊之詳略實妄也、若果詳且實、可供他日之用、則以為珍亦可矣、遂寫之云爾、化丁未三月念七、書于客舍、藤矩方、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慶)

自警書 (弘化四年十二月九日)

昔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孫敬常閉戶、古之人、其於學也、勤勉刻苦率如此、猶何暇吟花醉月而為風人之態哉、

弘化丁未臘月九日

藤矩方識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慶)

(邊備摘案跋) (嘉永三年九月)

矩方借觀邊備摘案、并一齋老先生還摘案時和牘一道、竊謂老先生蓋為海內之儒宗、其片言隻語、固足以徵一時而傳永世、况其深善而弗措、又以示人云者乎、抑^(葉山)鑑軒先生謙卑、必取裁而後為、其不自是之意、可不欽乎、矩方因寫摘案附和牘、且妄錄鄙見、以質于先生、先生云、牘之言過獎、雖不敢當、以牘附後、亦足備

後考、且其評語有深感知己之言、願假手於子、錄于余稿本、矩方慙懼、固辭不允、因錄其牘及評語、又誌其由云、庚戌暮秋下浣、萩府吉田矩方謹識、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慶)

送中村百合三序 (嘉永五年カ 松陰・中村在萩)

昔者室町氏之失序也、列國分爭、瓜裂麻禁、大者連數州、甲兵數萬、城邑數十、小者據數城、擁數郡者、不可_レ舉數也、獨吾藩奄有山陰陽之十數州、西臨_レ豐筑、東觀_レ畿甸、南海請_レ援、北海納_レ款、方是時、四境多故、羽檄如_レ飛、晨東而夕西、昨南而今北、士之要功名於當世者、未嘗_レ違_レ一日寧處、而士亦自淬勵、智謀勇力、不_レ乏其人、及天下已平、封疆已定、無復四方兵馬之事、然曩時之士、猶有存焉者、乃至其子其孫、亦奉_レ遺訓、守_レ宗法、言語行事、磊々落落、比_レ古人無_レ愧色者、往々而有矣、其後太平日久、士漸驕惰、浮華柔軟之學、亦從而乘_レ之、向之磊々落落者、蕩然泯然、至_レ不可_レ復見、江河日下、滔々不回、世道之汙、不_レ知其所_レ底止也、天保八年、我公即位、慨然尚_レ古、乃曰、天下之生_レ人、豈豐_レ于古而歉_レ於今哉、特士安_レ所_レ見聞_レ而然尔、於是、聘_レ天下文武之士、誘_レ園国子弟_レ從_レ之、又撰_レ年少精銳、可_レ望_レ成立者、聽_レ其遊_レ歷四方、將_レ以_レ使_レ人士自淬勵、智謀勇力、不_レ乏_レ其人、行_レ之十有六年、士風丕變、智勇輩出、然而未_レ有_レ磊々落落、比_レ古人無_レ愧色、可_レ以_レ副_レ我公造士之盛意也、於是、我公愈益勵精苦心、將_レ以_レ大造_レ就其人、去年三月、發_レ文武學士二十名於關東、今年正

月、癸四名於關東、八月、癸三十名於鎮西、今月、又癸九名於關東、而吾友中村士恭向已為學校舍長、尋拔儒員、頃特命學於關東、余顧視此間所癸之文學士、其奮過舉望、誰有出士恭之右者哉、余閉屏處在家、竊聞盛事、為士恭祝之曰、十有六年之間、未_レ有磊々落落、比古人無愧色、可以副_レ我公造士之盛意也、其有是在_レ我士恭哉、在我士恭哉、噫為士恭者、其可不勉乎哉、

(長門文武之盛於此一序亦見之、士恭者又為其翹楚、)

(松蔭) 子義以兵家者流有此斐然之文、亦可見長藩之盛也、

癸丑仲夏

謙妄批

(京都帝大尊攘堂藏 校合濟)

跋辛亥風說

(嘉永五年四月 歸國途中)

是客歲蘭商所上新聞紙也、吾邦環海為國不泛交外國、崎嶇貿易、獨許清蘭二國而已、且其所主在索夷情、而不初以利為要也、故二國之來、必上新聞紙、而清人齒莖、其所上率無足觀者、則獨有蘭而已矣、是以蘭舶之來、天下之策士論者、以夷情為念者、皆仰而待之、聞紙朝上、而譯彙夕已遍天下、客歲幕府特秘新聞紙、使彼天下之仰而待者、不得聞焉、廟堂之慮、固不可測、則皆曰必有事觸物情矣、頃始得而讀之、果然、但聞紙之休、紀事極脫畧、以余觀之、可疑可慮者不少也、幕府措而不問耶、抑知而秘之邪、嗚呼慮之深遠、鄙人

何又足測之、壬子初夏十八十九、寫之河崎藤澤二驛、吉田大次郎識、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復來原良三書

(嘉永五年 東北旅行後)

吉田寅次郎矩方再拜

辱書、捧讀反復、辭旨懇至、誘掖之誠、溢于簡矣、且責以司馬子長與韓退之范仲淹之事、僕之鈍弱、不棄至是、不知所以對也、然僕非初無志者、請以志所存對焉、來書謂、足下群疑交起、念慮橫生、具勸唯勉而已、何疑何慮、多謝々々、僕平生才與氣無一駕出于恒人上、而至不屑世故之一事、窃所自負焉、亦何有疑慮於隕身奪祿之際哉、曩時泊中諸子、指笑僕、為仙翁、而僕甘受不辭者、亦以是已、然今日之事、非曰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曰是固丹命卒之時也、而後能絕疑慮矣、蓋亦有志之所存、起廢之不闕、如下來命所云々之類者耳、客冬遊水府、首踵會沢、豐田諸子、聽其所語、輒嘆曰、身生于皇國、不知皇國之所以為皇國、何以立于天地、婦也急取六國史讀之、每觀古聖天子懾服蠻夷之雄略、又嘆曰、是固皇國之所以為皇國也、必抄出以便考索、雖鹵莽之甚、亦已卒一週、統讀蒲生氏職官志、又欲窺古聖朝廷設官命職之概、及慷慨節義之士所著論、傍閱輿地圖誌、亦觀万国之形勢也、於是投卷而起、拔劍而跳、慷慨悲憤、不能自禁、歷舉當今之弊、千古万国未曾有者、至于若干事、不啻痛哭流涕長大息、特未老病死苦耳、唯其然、僕之起、力不足枚此弊也、僕之廢、心不能忘此弊也、嗚亦何疑慮之暇、今之君臣疎濶、未曾有也、今之國老

忘職、未嘗有也、今之豐祿崇班、而冗兵衆多、未嘗有也、今之重稅厚斂、而農民困悴、未嘗有也、君臣疎濶、則德沢必塞、國老忘職、則政柄必移、兵衆而民困、々々而國貧、噫是何如時哉、此數者、誦國史、閱地誌、僕實知其千古國未嘗有也、且有「事大」於是者矣、皇朝以武立國、其盛時僭服高麗新羅、而驅使百濟任那、不難也、至寬平、新羅來寇、則擊却之、是時古之雄略、既不可及、而典刑尙未缺也、及弘安、蒙古來寇、亦擊却之、是時古之雄略、無復可見、而防守尙有人也、其他則無可言者、豈時不可乎、夫盛衰何時之有、豐闕白起、塞三韓、歷有明、勢將復古之略、不幸而豐公早薨、大業不繼、可惜哉、然餘威猶震百蛮、而延數世、可謂盛矣、降及近時、事不忍言矣、羅利擾蝦夷、大恥未雪、嘆拂逼蜷蚪、深患未除、闌入浦賀、則慰而遣之、劫掠下田、則免而脫之、國威之衰頹、最所未嘗有也、方今君公仁明、好謀容言、豈特漢唐憲宋仁之流哉、今公即位以來幾年、而以諫諍者幾人也、任職而建議者、執經而待筵者、動輒曰、周召孔孟、願環視若干弊事、而無數開口舉手者、不能以司馬韓范所事其君、而事吾君、亦何視吾君之薄、而勉其身之苟也、士氣之柔懦最所未嘗有也、來書曰、寬容忠厚之弊、必將至於委靡不振、誠然々々、嗚呼、僕之所憂如是、憂之所_{兵象}在、志之所存也、雖然僕兵學師也、其所職任、不過「六字妙號」而達之以文章議論、起廢用之、韓之論道、馬之修史、雖不及焉、所職任則不敢不勤也、外是則范之事、非身分所及也、夫論道、議論居重、修史、文章居重、僕已無作文之才、又不屑學文、足下之所熟知、安得當所謂大手筆者乎、然所憂已如此、而願觀祖宗之事、無一非可為今日之戒者也、祖宗之君臣、相親相孚也、祖宗之國老、先之勞之也、祖宗連戰連

勝、起中州、而壓西伏南、以謀上國者、兵不必衆也、民不必悴也、洞春公之幼、已立志於天下、其小已傾心於朝廷、今天下一家、列藩同心、奉幕府而歸朝廷、無復用貢料成禮、奉詔討罪之事、推其心於今、必將有修我文、張我武、愛養民人、僭服蛮夷、復古之略者、祖宗之事、蓋如此、則區々志之所存、憂之所_在、亦可由史而見矣、文章居重、大手筆之謂也、別當有其人、待人附之可也、若僕、文之癖澁未暇憂、而由史見道、借文章作議論、則不可不勤也、然議論難矣、僕向抄國史、因欲有少所贅言、竊謂、先立其大者、小者易為力也、所以欲先國史而後及祖宗之事也、貴誨所及、雖不足當高意、固將以下以畢生一謀之也、足下之望於僕、已如彼、而僕之自期、亦如是、他時業成、或有相符焉、抑獨有竊怪焉者、向僕之亡、實足下所知矣、豈非謂機會之來不可再、欣然臨之、欲以塞中國人柔懦云尔者之口乎、因非逼于不得已、而為此咄々怪事也、當亡之時肝付送序、今尙在篋、每三展覽、回顧往事、頭髮上指、當亡之時、僕志已定矣、著于言于動者、賴足下之或知也、今乃足下之慮、及疑慮何如、自不知其所以致此也、出于相好之情也則已、若以徒然而歸、為僕志復動也、則雖自知悔恨失策、亦非由志復動、則壯太氏所知、料足下亦或聞焉、且起廢不闕僕事、而起則常耳、何疑慮之有、然菽中公論、蓋以僕為負國負家、而均之禽獸矣、反觀然俯仰于其間、所不甚願也、苟廢與、遂曩志之所定、快之又快矣、不為法律拘、不為衣帶縛、放縱山野、雜處樵漁、衣不厭敝、食不辭疏、任不憚重、足不挾險、屋不患洩且破、髮不必難且理、夜則誦書作文、客來則議論侃々、不少假借、不少苟合、沾々離々者、罵而壓之、行々磊々者、揖而進之、治安乎、可以培養國

之元氣、苟一旦有事、抽身當^死之、亦不在食祿者之後也、誠如是、不_レ愧_二於仰、不_レ愧_二於俯、而使_レ天下後世、知_レ其非_レ負_レ國負_レ家者、豈非_レ快之又快也、高適有_レ邯鄲少年行、陸游有_レ大雪歌、而蘇軾傳_二方山子事、歐陽修誌_二黃夢升墓、而我祖宗之時、何其多_レ拔懸之士哉、是皆明主之所_レ陶治而長育、亦足以觀_二其國之大也、夫跋_二涉天下、則鍊_レ膽磨_レ心、幽_二囚一室、則觀_二万国之形勢、論_二千古之得失、僕平生然也、向會_レ沢翁、為_レ僕舉_二其一聯曰、一室五洲謀、百年千歲憂、翁年_七十一、其豪如此、大丈夫身生_二于皇國、已知_二皇國之所_レ以為_二皇國、則所_レ以報_二于皇國、正在_レ此、

(京都帝大尊攘堂藏 校合濟堂)

鷄肋題言

(嘉永五年六月六日)

^(松蔭)大嘗喜_二陸子澗流積到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山之二句、謂天下之事、無_レ不_レ皆然、而紀_レ事纂_レ言、最宜_レ用_二此法焉、紫陽朱子著述浩博、而其資_二益于後學、勿_レ論_二諸經註解、其若_二小學、近思錄、言行錄、今皆戶誦而家傳、而觀_二其所_レ以紀_レ纂、乃涓流到_二滄溟、卷石成_二泰華者耳、吾兄伯教先生座右雜錄、號謂_二鷄肋、其意蓋在_二可_レ舍不_レ可_レ舍也、屬_レ大徵_レ序、大乃誦_二陸語_二奉答、且冀_二其資_二益于後學亦如_二紫陽、兄笑曰、吾豈然乎哉、遂以為_レ序、嘉永壬子六月六日、劣弟大謹誌、

(萩市松陰神社藏 合濟堂)

與治心氣齋山田先生第二書

(嘉永五年歸萩屏居中 八月廿六日以前)

辱賜_二尊報、竦然拜誦、至_レ曰_二尔志不_レ確、尔志不_レ大、不_レ覺慚服、徒然之婦、愧_レ天愧_レ地、僕已如_二前書所_レ陳、況於_レ得_二先生之大斷辭乎、宜_二局高踏_レ厚、無_レ所_レ容_レ身焉、而猶有_二抗辨者_二矣、先生不_レ平_二於僕、蓋非_レ不_レ平_二於僕身、不_レ平_二於僕志也、非_レ不_レ平_二於僕志、不_レ平_二於僕不足_レ與有_レ為也、九如是者、雖_レ得_二百不平_二於先生、不_レ少_レ懼也、非_レ獨不_レ懼_二不平、雖_レ見_レ絕、亦不_レ懼也、何者、僕之徒婦、固自不_レ知_二其志之確不確大不大_二然今而顧_二其志、猶足_二以有_レ為_レ疑、使_二僕數十年之後、果大有_レ為、則先生雖_二今甚見_二拒絕、固將_二欣然解_レ之、況其區々不平者乎、是僕所_二以不_レ懼也、然僕嘗聞、宋王德用見_二韓忠、獻_二宋景文中選程文_二曰、空疎、宜_二廣問學、後韓宋奮勵、遂成_二大名、相謂曰、王公不_レ可_レ忘也、僕之奉_二教先生、為_レ日久矣、其賜_二激成之言_二亦多矣、固非_二韓宋於_レ王之比也、則幸少有_レ為、豈敢得_レ忘_二先生哉、但僕所_レ獨自愧者、奉_二教之久已如_レ彼、而顧不_レ能_レ知_二先生之意、及_レ接_二尊報、始審_二先生學愈明、志愈壯、心膽沮喪、至于自失、初僕之容_二疑於先生、實起_二于梅兄贈_二先生所作、二子心負、一身事空、友義無_レ違、君恩應_レ奉_二之詩、以責_レ僕也、兄意既然、歸後雖_二連案同業、安得_レ聞_二先生之所_レ謂梅能知_二僕心者乎、是以其疑無_レ所_レ解、以至于_二接_二尊報、噫為_二一篇之辭、一人之言、而疑_二久奉_レ教之人、僕之不明、宜_二何如、然是特小事耳、如其大知_二先生、不_レ教後_二於恒人、前書以下_二不敢發_二於他人之言、實_二先生之前者、伏願亮_二鄙衷、尊報教以_二忍字、僕則謂是待_レ人而後可_レ傳、非_二僕等所能及_二也、請遂質_レ之、僕雖_レ非_二無_レ志者、而賦_二稟柔情、泪沒不_レ振是恐、是以常自

提勵憤發以臨事，往々有浮躁淺露之嘆而不顧也，人或以僕為有氣，甚至欲令抑裁，而僕實無氣矣，提勵憤發，則或有之，故每與人論辨，侃々行々，毫不假借，當怒則怒，當罵則罵，每々欲以不忍取勝，而猶如是而已矣，苟使僕事々以忍為之，恐不及庸衆人遠甚，何敢望與古人並轡驅逐哉，若夫子房，其勇不及三項王，而智則過之，鉄椎一擊，其不為荆軻豫讓者，幸耳，使三子房為三荆軻，則其智無所施，誠為可憾矣，欲使為三項王，則其勇不足為之，圯上老人蓋苦心于此，誘之以王者師，何也，不足為王也，今僕之愚，子房之智，非所能及也，而如其勇，則提勵憤發，可以駕出于子房之上，嗟亦何暇能忍乎，故曰，忍，所僕等可及也，昔杜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柔懦少立，衍自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報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党也如此，子他日植立，當為三鄉曲之顯，僕往日之事，已為三陳跡，細論無益，唯當以不忍為心，行三杜衍之意耳，則一人亦或為三鄉曲之顯乎，伏願教之。

（京都帝大尊攘堂藏 校合濟藏）

與三治心允齋先生第三書 八月廿六日草（嘉永五年萩屏居中）

曩日賜高誨，無堪感激，即直書鄙懷，仰圖奉復，尔後不得賜誨，續一再奉書，亦不足請誨，窃謂，先生惡僕厚顏不知羞恥之事，向之所謂，不忍輕絕人，而義不當絕者，今則断然棄絕，無復顧慮矣，退謂，

絕則絕耳，巧言令辭，自緣飾其本色，以求一言之榮，豈事先生長者以誠之道哉，數日前，忽得賜片牘，且貸以魯紀二冊，急展讀之曰，前數次書，官務煩冗，不暇報復，且讀此書，觀其沿革，乃喜曰，先生不特不絕吾，誨吾之深，一至于此，夫官務雖煩冗，其書實足報復耶，先生固將排掃而為之，而僕言則放耳，忘耳，何足排煩掃冗而為之報復哉，然一日未絕，則不可不誨，而善誨者，亦舉一隅而已，故貸之以魯紀，以示其意也，蓋魯字內之一國，而紀可汗之行事也，一國可汗之行，不可不知，則其他可知者，可類推矣，是足以代報復而治放妄也，先生之誨，其深如此，僕雖不能對揚，寧可默々而止，且試舉一隅反之，以候先生之意，僕讀紀，至其載學制，僕指數之，曰軍學，曰兵術，曰刑律，曰紀文，曰天文地理度量築城，曰某國々々方言，乃嘆曰，是可下以成就人才，而強大其國也，夫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人力有限也，人各有能有不能，人性有異也，今之為學者，欲以有限之力，治無限之事，以有異之性，講無異之學，無惑其乏怪異非常之人也，噫人之於國，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根，無是則涸且枯也，魯主蓋有見于此矣，而獨魯主而已哉，歐羅各國皆然，往日得借觀職方外紀，觀其論文科理科，及治道医度數諸科，窃謂，歐羅之力，能侵奪他洲者，職是之由，雖然，是豈遠引洋外之事論之，亦仰觀吾古聖皇之明制而已，皇朝之制，所由來遠矣，至大室，旁酌酌唐氏之法，以作令，觀其學令，置置算書諸博士，以教學生，々々各任其志所欲而學之，至于大學博士，特明法一科耳，而其待學者，又分三祀詩書周易左傳等，各為一科，兼通論語孝經，且如方言，雖學無其科，唐及三韓任那渤海諸蕃語，亦不乏其人矣，觀其考課令，試貢人以六類，曰秀才，試方略策，曰明經，試諸經義，曰

進士、試時務策、曰明法、試律令、曰書、試寫書、曰算、試諸術、由是觀之、量力治事、因性講學、則吾邦舊典也、豈獨西洋而已哉、大凡長育人材、無如使其多見聞怪異非常可愧可喜之事、蓋尋常庸々之事、不足以新入視聽、而發勵其志氣也、是故吾古聖皇遠歷伏海外諸國、以成人材於往來勤勞之間、其雄略大謀、後世之所宜為法也、然而今則不然、反使洋外小夷、行吾所行、可勝嘆乎哉、然時也勢也、以一介之武士、生今之時、雖抱一吞五大洲之志、亦唯東蹈松前蝦夷、西航對馬虬蚪、過三江戶、觀諸侯會同之盛、而上帝京、則拜宮闕衣冠之莊而已、亦何足追隨古人之蹤跡哉、而不特一介士為然、乃雖一大藩國、亦無如三時勢何、然則士果不可及古、而人材果不可長育與、僕竊謂、苟無學則已、唯學在焉、則人材可以長育、而生今之士、可以無恨也、噫、學之關係、如是其大、而今之學、僕未知其果為此物也、僕不見學中賢士之久矣、不能的知其所志所學所讀、果何事何業何書、及精研皇國古典籍者幾人、沈潛元天戰策者幾人、讀記洋外形勢事跡者幾人、本藩事業、長防古事、禁而難一、沒而難稽、孰考而治之、律令典章、無世無之而其沿革詳略、皆有由然而、可以戒將來、孰達觀而通知之、漢唐之註疏、明清之考証、陸王伊物諸家之說、或不可一筆抹之、而攻之者誰、老列申韓諸子之言、儒家所指為異端、亦不無少可取、而治之者誰、然文不甚美、識不甚高、學不甚博、讀書必守宋說、講學必止宋儒、十人百人皆皆然、不敢為非常怪異之事、是本藩之痼疾、未必一旦夕而癒也、果如此、則學士雖以千百數、與一二人無異矣、手把、足蹈、目視、鼻嗅、耳聽、口言且食、是所以一不可缺也、今雖有百目、雖有百口、四體九竅、一有所缺、則不成人耳、使學中之人、一材一能、各卓然有

所造詣、而與世儒異撰也、十人則有十人之益、百人則有百人之益、合則有無相通、離則各以其能為用、堂々大藩、有是人如是、可以高表于六十州、而古文雄謀略大謀、亦漸而可法也、僕持此論久矣、因讀魯紀、發之、而慮人非之、則証一事云、自孔子教人、已不能使人皆同己、故或具體而微、或有其一體、故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目、聖人蓋亦觀其力與性耳、然孔子之事向矣、不可得而詳也、繼又証一事曰、宋胡翼之掌學政、尚經術者、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尚節義者、治民政水利算數者、皆使類居而講習焉、亦豈非觀其力與性乎、胡先生之善教人、後儒所服、而朱子一載之小學、再載之言行錄、謂此可以塞今人之口也、夫魯紀所載、外紀所論、與吾古聖皇之令、及漢土聖賢之教、其同如合符矣、而是則理之當然、不待謀而然者也、而事之出于勢而相類者、不特此、修國史者曰、皇朝之勢、蓋三大變矣、神武以還、有國造、有縣主、皆世襲之、為封建之制、是為上世、至于孝德、停造主、為國司郡司、考課易置、為郡縣之制、是為中世、至鎌府以下、國郡之司漸失權、邊將土豪漸作威、相襲復封建之制、以迄于今日、是為近世、而僕竊讀本藩公系、觀其其始末、亦有與此相類者矣、吾公家分源天潢、世輔皇室、以至式部公、奧州公為源氏、佐命幕府元老、經北條足利二氏、以至常松公、洞春公恢廓祖業、垂統萬世、此亦三變矣、今觀魯紀、其ロリキ至ワノウイス、則彼之上世歟、ボリス終四五偽デメトリウス、則彼之中世歟、スロマノフ以還、則彼之近世歟、三世治亂、劃然作別寰宇、亦非與吾二者大相類者乎、僕觀此出于勢者之相類、蓋有信彼理之當然者、則不可不也、魯紀卒業、奉完璧、因為一隅之反、以候先生之意、伏祈裁之正之、

(京都帝大尊攘堂藏 校合濟堂)

跋自寫項羽本紀（嘉永五年十二月五日）

右太史公項羽本紀一篇、謄寫起于臘月朔日、而終于其五日午夜、是夜寒氣栗烈、狂風吹雪、疑猶有暗啞叱咤之風矣、蓬頭子識、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書久保宗久刀匣） （嘉永六年正月廿三日）

此久保梅心君諱宗久、殉大照公時所用也、嗚呼君節操之凜々與此鋒鋦、永不磨矣、百歲之下、聞者莫不感厲、況為之後者乎、吾友清太氏實其後也、茲改裝以藏諸笥、囑吾題之、

嘉永癸丑正月念三

吉田矩方謹識

（東京市久保清一氏藏 校合濟）

跋江幡五郎謝小野應介贈刀詩（嘉永六年七月十四日）

此吾樓得刀謝其友小野子之詩也、余亦嘗辱菊池氏千槍於子、帶以代刀、毛髮蕭々、猶吾樓也、小野子、天下未レ知其人、而忠憤節操顯世如菊池氏、余安暇謝以詩哉、待天下有變、宜以一死答子意氣也、癸丑初秋

仲四、書諸小山驛、時吾樓在坐、大醉淋漓、

（參考 江幡五郎の詩は左の通りである）

故人重意氣、贈我三尺刀、試向空庭揮、毛髮風蕭々、

謝小野應介之詩、書以與吉田子義、五郎江幡琴

（萩市松陰神社藏 「雞肋」 所載寫本校合濟）

跋項羽本記、贈桂小五郎（嘉永六年九月十三日）

項羽暗啞叱咤、萬人皆屈、兄常愛此人、而吾未レ爲深然、兄言、但有下望於兄者、今之因循委靡者、何唯百千萬人而已哉、兄能一暗啞叱咤、而使之皆屈乎、則兄愛此人、非徒然、吾固將敬服、今贈此紀、兄更思之、癸丑九月十二夜、蓬頭子、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跋敏鎌（敏鎌中島廣足著）

此書默霖師爲余言、余因百方求索、遂假安部氏所藏刻本、請富永有隣寫錄、藏于家、丁巳春日二十一回生、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慧日寺印影記 (嘉永五六年頃)

大同年間、猪苗代洪水氾濫、其二天朝、差僧空海以治水、時空海建慧日寺、寺今尙藏銅印數顆、此印影即是會津藩士廣川元三郎所贈也、猪苗代距會津城二五里、築城成卒以當奥羽之衝、始祖中將正之公祠在焉、稱土津社、
(この餘白に印影四個あり今略す)

(参考 吉田庫三書附左の通り)

嘉永五年、先生年廿三、東北遊の時、會津藩士廣川元三郎の贈れる慧日寺の印影に、其由を記して保存せられたるもの、先生の手記、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済)

(湯盤銘跋語) (安政二年正月元旦獄中)

安政改元之明年、正月元旦、夙獲清泉之水、和墨書之、藤原矩方

(萩市秋山豊雄氏藏 校合済)

北陸日誌寫錄跋 (安政二年七月)

乙卯七月、在野山獄中、糾力騰写、噫使_三人困_三苦于萬里外風雪砂磧之間、而吾則安坐、受_三其樂、亦奇矣、相願一

笑、五明、花逸、靜菴、松陰同錄、

(安政二年七月廿四日松陰より土屋蕭海に與へたる俗簡参照)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済)

(書課題後) (安政三年五月)

孔子十有五而志_三于学_二 子路死_三衛難_二論

余学_レ文十年、未嘗課_レ題爲_レ之、意生筆隨、不_レ求巧、不_レ構奇、今則爲_レ人課_レ題、無_レ乃負_三吾志_二哉、然學者以_三聖人_二爲_レ師、以_レ立_レ志爲_レ先、是吾党所_レ宜_三講究_二也、子路之事、予私有_レ所_レ疑、欲_レ得_三二君確論_二以自解_レ焉、故兩題皆非_三徒設者_二、作者得_レ此意_二而爲_レ之、則余之幸大矣、

(二君とは、中谷正亮、齋藤榮藏である、詩文評、齋藤の五月十九日の文参照)

(萩市安藤紀一氏藏 校合済)

評久坂生文 (安政三年六月二日夜 松陰・久坂在萩松本)

僕家居以來、誓不_レ與_レ世通、今得_レ貴書、欲_レ不_レ答則負_三來意_二、欲_レ答則前誓在焉、因還_三貴書_二、以踏_三前誓_二、錄_三妄見_二以酬_三來意_二、兄知_レ其意、略_三其札_二、且勿_レ語_レ人、爲_三幸甚_二、○僕師治心_レ翁_{爲_レ余}、言_三令兄玄機_二悉矣、後中村道太亦屢言_レ之、余因欲_三一見_二其人_一、而其人則亡、徒墮_レ淚已、近人又說、玄瑞_{有_レ弟曰_三玄瑞_二、亦奇士、而岸獄之人、固無_レ由}

見外人、則是亦絕望矣、今忽得此書、欲知玄机而不得、玄瑞乃在、欲見玄瑞不能、乃誦其文、僕之狂妄雖不足言、其與兄相識、亦已久矣、議論浮泛、思慮……(以下原本六行百姓從百姓起に至る迄、丙辰幽室文稿「評久坂生文」中にある、故に畧す)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跋自書產語)

不掬糞水不能成善農、不斲筋脉不能成善工、不傷肩背不能成善賈、不踏死地不能成善士、丁巳九月十七日、與甫仙・彌二郎讀太宰氏產語、二生有感于此語、故書與之、

二十一回猛士

(東京市有田寛治郎氏藏 校合濟園)

(村塾記事) (安政四年冬 松陰在萩松本)

天下之書、蓋有四大別、曰經・史・子・集、通習四者、各究其精是謂博學、博學失要、是謂雜學、雜學不以爲學、於是乎專門之學亦不可廢焉、有隣已入村塾、塾生大振、十數歲童不假傍訓而誦文字者、駸々輩出、就中有四生、以二十二史及資治通鑑各自爲課、欲專修見功、有二浮屠專脩諸集、夫經則大矣、子則難矣、非

童子所易治也、數年之後、從史入經、從集入子、未必無一人、吾之所待是也、雖然是皆漢學者流耳、又有二生、一欲從加茂本居二先軌轍、講古學誦古書、一欲下泝水瀦及賴氏流派、明國體通皇道、是益可樂也、有隣謂余曰、諸生斐然成德達材、三年七年、成章可期、吾與子、將何以自居焉、余曰、諸生成材成能皆果如彼、吾乃得以不材無能自居、是天下之大快也、有隣肯之、余乃書此以待其成、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京邸議 (安政五年カ 松陰在萩松本)

謹按、官司之要間、班資之崇卑、皆隨時制宜、無有定、今君公方以勤王爲重事、則京邸官司、職宜要、班宜崇、崇班要職、其選亦豈尋常俗吏而可哉、旧例、以下奉幕府莫重焉、公儀人多班與番頭、出入親密、以下大坂金穀事關係國用最大、頭人以下、皆以歷練老吏爲之、頭人則班爲表番頭格、獨京邸寂寞、門雀可羅、爲庸材朽木棄地、豈君公勤王之旨爲然哉、且從前邸中無事、宴樂是尠、如是者習爲故事、九守京者、未拜御所、先遊鶴原、親王關白、不知何人、妓名酒號、左右逢原、至今猶然、京吏俸給固薄、又遊蕩盡之、枵然將餒、尙且狼疾、騎虎不休息、今日天子軫念、公卿切齒、邸吏尙醉夢中、不辨其何故、政府蓋亦悔其弊矣、盍反其本焉、反乃選差二有志者、以爲京師間諜、吾竊爲不知爲政矣、請私策之、邸守班資、當如公儀人、若大坂頭人檢使以下至胥徒、皆仍旧例、但其人必聰明識斷有學問、尤知尊皇之義者、

雖_三胥徒之賤、不_三敢忽_三其撰、况_三邸守乎、其俸給不拘_三旧例、必優_三給之、足以結_三公卿私人、及養_三志士仁人窮乏饑餓者、然後為_三可、九守_三京邸_三者、上出_三入公卿之門、致_三懋_三闕之誠、以安_三九重之宸襟、外交_三遊志士仁人、探_三聽天下之公論、以輔_三本藩之庶謨、內揆_三文奮武、鼓_三舞闔邸之士氣、下至_三胥徒雜役、使_三無所_三屈抑、使_三邸中絕無_三脂粉之臭、醉夢之闌、豈不_三堂々大國之京邸乎、行_三之極易、有司何所_三患、不_三敢行_三之、吾故曰、不_三知_三為_三政也、謹作_三京邸議、其人物錄別見、

(東京市益田兼施氏藏 校合濟)

(讀書感奮餘錄三則) (安政五年冬)

今日時機甚迫、而俗論梗塞猶尙依然也、寄組入學、本非_三大議_三也、然是且不能_三克_三俗論、則他何足_三言、故以_三西門人投_三巫治_三河之事責_三諸彈相_三云、
(益田兼正)
 彦根大老智瑤也、罪_三尾水越橋、請_三地於韓康子_三也、四公不_三辭_三罷、猶_三韓與_三萬家之邑_三也、已而罷_三土佐和島、使_三請_三隱居、又求_三地於魏桓子_三也、或傳、土佐欲_三不_三請_三隱居、果然、趙襄子之不_三與_三蔡鼻狼之地_三也、當_三天下之勢、正方如此、一日萬幾、殆乎岌々乎、未_三詳_三張孟談在_三何落_三也、晉四大夫莫_三如_三趙氏強_三、吾願_三我藩為_三趙氏_三也、與_三童子讀_三綱鑑、縱言及_三之、
 中大兄皇子與_三鎌足_三誅_三入鹿、誠危計也、誠快舉也、吾藩與_三四侯_三誅_三彥根、易_三于入鹿、其快過_三之、當路君子無_三遲

疑_三幸也、為_三童子讀_三日本史齊明紀、因思及_三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

議_三兩府分職_三 十一月念五日 (安政五年)

撰充之議已定、分職之宜、亦不_三可_三不_三議也、行相府、固政務之本也、然簿書期會、雜碎之務、徒亂_三人耳目心思_三者、亦不_三妙矣、切謂、當_三今外事、莫_三大_三於_三勤王_三、內事、莫_三大_三於_三治民理財_三、內事專歸_三諸國相_三、而行相專任_三外事_三、責各有所_三歸、互相輔、而不_三以_三相擾_三、大計可_三建也、御政務座之職、吾不_三能_三知焉、然其記錄典故、雖_三極機密者_三、如_三其諸國相府_三可也、(原本上稱(付カ)
 賞爵繼絕諸重事_三、皆附_三諸國相府_三可也、使_三下行相府無_三一冗雜之務_三、靜思安居、以謀_三外事_三、某人當_三使_三京師_三、某人當_三使_三幕府_三、某事當_三告_三諸同列諸侯_三、某事當_三謀_三諸三末岩國_三、兵士幾名、器械幾副、金幾兩、糧幾石、規畫計算間_三之君公、議_三之大臣_三、下_三之所司_三、皆主_三之行相府_三可也、宋蘇軾策契丹西夏_三、(ムシ)
 倣古行人屬國、特建_三二官_三、使_三宰_三相於_三兩制之中_三、舉_三其可用者_三、重_三任厚責_三、使_三其日夜思_三所以待_三二虜_三、勿_三奪_三其權_三也、是與_三今御手當方_三、不_三大相遠_三、(此のころより)
 宰相雖_三無_三奪_三其權_三、々且奪_三於宰相_三矣、決莫_三能濟_三也、以_三是制_三虜、猶可、勤王之事、豈如_三此而為_三可哉、唐許遠謂_三張巡_三曰、公智勇兼濟、遠為_三公守、公為_三遠戰、遠位本在_三巡上_三、至_三是、授_三之柄_三而勉_三其下_三、無_三所_三疑忌_三、居中、調_三軍糧_三、修_三戰具_三、而戰鬪籌畫一出_三于巡_三、噫、是古之公道、抑亦報國之赤心也、兩府撰充、固在_三兩相商議何如_三、然使_三井上前田諸人、有_三張許_三二公赤心之報國_三、則公然請_三諸兩相_三、以取_三君公進止_三、何不足_三之有_三、自薦未_三必夸_三、自貶未_三

必辱也、然公道之廢久、嫌疑之風熾、而報國之赤心、未及三公、則大計何由建、而勤王終不可濟也、

(下關市森祐三郎氏藏 校合濟園)

耳食錄

(安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松陰在萩松本、嚴囚中)

近日士論、多重周布、周布之爲重、吾殊不悟、其然也、吾試論之、周布同事之人、則內藤北條兼重藤井、雖皆今世文才人、無有忠直之氣、譽諛之風、是其志之無有爲、已可見矣、御密用者、御政務座之階也、而其御祐筆、則福嶋吉右衛門、其人雖善良、立本乏氣節、何裨補之有、來原中村桂來嶋、皆忠直有爲之士、而周布則疎之、或問、周布疎忌四子、何以知之、曰、周布欺來原中村、見嚴囚紀事、夫親者、告之以實、今以虛欺之、得非疎之乎、國相府、欲以來嶋爲御所帶方、議已決矣、已而事中輟、來原嘗論、桂宜置諸君側、已而屈之大檢使、余臆斷之曰、周布皆忌之也、

其信而用之、則山縣半藏、

山縣稱湯治、實往上國、十一月廿五日、下淀入坂、(岡)仙吉者、自京婦、爲余道之、山縣言曰、余、變姓名、稱某、帶行府密命、來于此、切勿令前田中村知焉、

其狎客、於茶則井上雷六、於酒則土屋彌之助、其裝慷慨、扮氣節、則松嶋瑞益、赤川直次郎也、然松嶋赤川、猶不及山縣之信用者、其有爲之氣、浩々未止、不能如山縣之柔順也、近時政府非無美舉、然福原繼嗣之事、

左近允遺言、彈正右之、而君公允之、雖無周布必成也、學政更張、步兵演習、議皆發自國相府、農兵之議、國府發之、而行府沮之也、京師細作、國府差之、而行府抑之也、細作在京者、福原邸守、置酒懇慰、止其外出、蓋奉行府旨也、然則雖無周布、何損于國焉、且事之不舉者、指不勝屈也、親政衆議未舉也、和睦大臣、未舉也、親三末岩國、未舉也、江邸俗吏、宜一掃盡之、而未舉也、然則周布之爲重果何以也、今周布上獲於君公、中知於行相、下荷一國人士之望、乃其身則重、其所以爲國重者、何爲不成、何言不聽、是吾之所以不能悟也、往年、周布免御政務座、余使人謂之曰、公幸罷官退居、宜教育英俊、以裨益國家也、周布曰、吾不能耐矣、吾以是知其無志、而今加此、(如)何重之有、十二月十三日書、

(東京市青木梅三郎氏藏 校合濟園)

與三子遠四日

(安政六年二月四日)

向改貴稿、欲用施全刺秦檜事、誤施作草、後乃覺之、懶未及告謝、偶誦李氏焚書、引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又引或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檜乃得、何其言之壯也、昨聞賓卿、(中谷久政)實甫歸國、因滯山口、(松浦)獨無窮歸家、三人氣魄衰茶、俱禍忘義、徒以待時藉口、而不思時之逝而不待人、使吾閔々廢食焉、然切勿下以施全事語渠、々亦囁驚投箸也、貴稿章字、急速改之、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 校合濟)

與子遠 (安政六年二月十九日)

(伏見唐人策) 云々之策、公自信為妙、断然逝矣、至于後事之策、舉附之後人、々々能為不能為、於公無關也、日期甚迫、公不發、後事不舉、坐失機會、恨憾何極、有詩云、秦兵入界百難生、此際寧邊縱與橫、刎項田光雖闕死、燕丹難免促、柯情、吾平生惜荆卿名心重甚、亦燕太子之遺意耳、公切以荆卿為戒焉、意有未盡、今夕一來、不一、二月十九日、寅白、公意既尽前夜、則不須更來、吾意無不盡也、

讀綱鑑補、偶得二語、錄送子遠、

宋史康保裔傳謂、死雖傷勇、終異苟免、功雖無成、志有足尚、故取為忠義列傳之首、所以勸死忠也、

自戒 此戒素自戒、復欲寄示某々二友、然今未審當否、故暫停之、至示子遠、殊無意、尋常草稿視之、勿生許多曲慮焉、回白、

名 (三首戊午陶室文稿にあるゆゑ此には省く)

忍 (二首同じく省く)

松陰稿

(以下原本は欄外にあり)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二月有陰といふこと讀み、子遠之遺をしぬ、

獨寐農首夜學て窗みれば花比月影直千金

矩方

良宵如此、豈可復得、

日月如流、機會易失、○來月五日まで僅有二十五日ノミ、十五日又又失五日矣、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 校合濟)

與入江杉藏 (安政六年二月廿日)

(小田村) 士毅所見、如此而已矣、尋章摘句之書生、安知英雄豪傑之大策畧哉、足下固當不惑是等說也、足下不告而發、吾萬々無恨、然心中猶有二欲言者、幸一來、吾則尽之、(佐世、松通) 八十・松洞、亦皆九士、不足誘去也、

廿日

松陰

子遠足下

僕信足下、故呈此書、足下若不信僕、却回此書、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 校合濟)

與諸友 (安政六年二月 松陰在野山獄)

大丈夫當卓然自立、不為千聖万賢所動搖、若隨人跟脚、持人杖屨、終身奴而已、伏見之事、吾不能自為、特為子遠所問、然後對之、遂論及諸友、々々不是則已、何更為一獄奴言、荷多少憂慮哉、是吾已繫獄為奴、

詩文拾遺

五四九

諸君又為奴之奴、不更辱乎、諸君唯能自立、勿復問獄奴、獄奴不喜奴、為惜死極甚、故偷生于縲紲、今後近則來原・桂、遠則周布・長井、交來奴吾、吾雖然獨不可為大丈夫哉、

八十、大是痴漢、明知西則負師友、東則辜君父、々々師友、輕重易辨、何困迫之有、(周部)子楫有說、何不為僕

一言、大氏諸友待僕以鬼神、有敬而遠之而已、乃面從後言云、義卿強人、義卿強人、人事如此、何更嗚々、

吾前日絕粒、欲為死而不死之人、恨志薄執鬆、旋復就食、今日便生而不生之人耳、諸君有情、亦當為僕一慟、

今來年之際、志士無著手処、子楫宜及此時畜妻育子強健飲啖、是為妙、非戲言也、

(又四郎・忠三郎)福原・作間書、拜読、志氣並妙、然今無所用矣、宜閉宜秘、作間書体蕪穢、使歐陽公見之、必難之、慎々

之々、

(原本は以下欄外)

次江幡韻

愛死亦男兒、出師不待時、請觀引聖者、到底何能為、愛好也、與原作

(增野)無咎小瘡如何、自愛々々、愛惜之意不同、

実甫三百歸來、無一緊要話、徒投謎語數言而已、厚意過當、勿再々々、

大氏僕之行事、明々易見、勿生多少議論、々々不容已、則公等從橫無有不可、僕已為死人矣、不復與

生人一弁也、宜課題村塾、各作吉田矩方論一篇、以縱罵詈、豈不快于公等乎、

(東京市掛取三郎氏藏 校合濟園)

(感傷之言) (安政六年三月 松陰在野山獄)

吾之求死、非當好異也、初詔書之降、固期以死勤事、今不能死、是為負心、一也天皇憂勤何如、而防長

無一人死、今不能死、是為負吾公二也、去年之事、実建延以來大機會、而天下不能乘、則今後三四十年、

無可復見者、今不能死、是為負朝廷三也、抱此三負、怏々居世、生不如久矣、レ死況政府諸公、從前喋々

者、今則黙々、村塾諸友、平時炎々者、今則寂々、尊攘事止、公駕東行、漠然不顧、曾不能棄官辭祿、倣古人

所為、其如国脉何、平時無直諫、臨戰無先登、是治乱同不濟矣、一念至此、但有感傷悲愁而已、

(神戸市福本義亮氏藏 校合濟園)

(記久坂玄機上書事) (安政六年春 獄中)

清狂挽玄機、讀書医國平生志、決戰攘夷絕命文、二句真可泣、聞玄機瀕死上書、家失其稿、(中村)道太云、當存相

模營庫、相營今已徹、果婦何局、願推究其所、在、使玄瑞抄藏焉、亦賢者之用心也、

贈家兄梅太郎

赤川翁著、筐草之外、思猶有幾數種、久保翁想當詳之、弟本欲略述翁官途轉遷生死歲月、置其著書後、以資

後考、願以事實久保翁、且借致其所藏、幸甚、

(右二篇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記富永有隣事) (安政六年春夏 野山獄中)

(前缺) 右其原爲親戚所陷、投諸野山獄、余已入獄深相親善、意深憐之、余已脫獄、與父兄友生謀、引主諸村塾、已一年衆交不服、訖至于今日、相讎敵視、諸譚論曰、義卿不知人也、有隣不知義(以下缺)

* (右は富永有隣を指して居る様であ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詩歌

(題宮部增實笈) (嘉永四年十二月 東北遊途次)

北渡窮蝦蟇、南汎踏琉球、男兒平生志、好與此君謀、

吉田矩方

(熊本市宮部增信氏藏 寫本校合濟園)

(無題) (嘉永五年四月一日 二荒山旅行中)

江海波浪漫浩淼、遊歷周歲事何了、一朝失策索然還、知己天涯夢空遠、君亦遠遊不能久、堂上劉老勞心悄、憶得兜山百声鶯、果為吾輩卜歸兆、嗚呼人間得失何須問、男子須要卓立塵俗表、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謝佐佐淳二贈前田公肖像詩、并序 (嘉永六年十一月、幽囚錄附錄參照)

前田公曾有過、爲織田右府所斥黜、公深自奮勵、桶狹之役、潛匿從軍、力鬪殲敵而歸、右府大悅、免其罪、時公年二十一矣、佐々君淳二藏公肖像、朝夕愛玩、手不暫釋、及吾將去、斷然割愛、以見贈吾、展觀之、公在馬上、鞍傍繩約四級、肩上槍貫一級、身與馬皆被重創、鮮血淋漓、君笑指曰、是非前田公婦自桶狹者乎、噫君之斷然割愛、口雖不言、吾有深察其意者也、吾向以狂疎得罪、今國家多故、如桶狹之事、亦不待他求、而吾齒長於公已三歲矣、豈可不不知耻哉、領君厚意、不知所謝、徒俛首而已、然裏屍之日、誓不愧公像也、誓不負君意也、因作詩言公事、以贈君曰、

知耻士所重、償過豈憚艱、累々四五級、容易難得還、滿身十餘創、鮮血濃未乾、友生不言教、寅也銘諸肝、

吉田寅二郎矩方拜

(熊本市佐々亮雄氏藏 校合濟園)

又

有二騎士、鞍傍繩約三級、肩槍貫一級、身與馬皆被重創、鮮血淋漓、非是前田公還自桶峽者乎、公曾有過、為織田右府所黜斥、公深自奮勵、桶峽之役、私從軍、力圖殲敵而還、右府大悅、免其前罪、遂擢為赤纒騎、時公年十八矣、肥後人佐佐淳二氣義人也、吾遊于肥、相得歡甚、及吾將去、笑出此圖、以贈吾曰、君豈有意于此乎、噫吾向以狂疎得罪、今國家多事、如桶峽之事、不待他求、而吾齒長於公已六歲、君之以是為贈、其教吾深矣、吾何以報之哉、然裏尸之日、不敢愧公像也、不敢負君意也、因作詩道公事、以報君曰、

知耻士所重、償過豈憚艱、累々四五級、容易難得還、滿身十餘創、

鮮血濃未乾、友生有深意、寅也銘諸肝、

右謝佐佐淳二贈前田公肖像詩、并序、△

以功償過、古之烈士也、以罪重過、世之迂夫也、時無古今、而才有高下、一成一敗、功罪懸殊、觀於吾與公、可以見也、今囚在岸獄、欲見淳二言舊、而不可得、復對此圖、慨然久之、乙卯三月識、余已脫獄、河野子忠使摸原圖、自獄中需余題、余乃書學前文、如右、

丙辰季夏

二十一回猛士誌

* (行間は萩市松陰神社藏眞蹟による、尙同眞蹟には、△のところに吉田矩方稿あり、*のところに矩方識あり×以下はない)

(長府町桂彌一氏藏 校合濟園)

(子路像贊) 像林道一所贈 (安政二年月日不明)

升堂推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參考 像の款識左の通り、野山獄文稿與林藤橋書參照)

大日本安政二季歲次乙卯夏五月晦日、於周防遠浦妙圓寺北檐、為松陰雅契、

筑海狂客林道一謹寫、(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步中村道太韻寄似 (安政二年)

鞠躬斃而已、不復知其他、昔人已如是、今君意如何、少壯又幾時、吾鼓我缶歌、梅霖遂未止、四檐聲滂沱、

鞠躬作蹇々如何、昔人已、不如下作音人亦之自信厚、宛然古調、(小田村評)(原奉上欄)

夏夜散步 課題得風字 (同年)

驟雨初收凉氣通、追涼柳外斷橋東、吟人齒趣何所處、船笛參差蘋末風、情懷坦夷、故能爲此等之詩、因知繫獄之苦不足煩其素也、(小田村評)(原奉上欄)

(東京市榎取三郎氏所藏に、右の二詩と挽三前參政村田翁の詩と一紙に書いた松陰の草稿があつて、三首に對する小田村彝堂の總評が左の通りである)

全篇渾厚、直陶瀟胸懷、與世之襲踏模蝕、華麗、有迴覽別、使吾兄區々肆力此小技者、固天下之不幸、雖然、於吾黨增光者、不_レ得_レ不_レ須_レ此等之作、伏望長篇大作之續出耳、

彝堂哲妄批

(東京市榎取三郎氏藏 校合濟)

寄吉村明卿在藍島

(安政四年)

君流_レ絕海_レ我孤囚、相思山河阻且脩、却是鴻鯉如_レ有意、乘_レ風先報瀟城秋、

(神戸市福本義亮氏藏 校合濟)

(ムシ) 使_レ知心友 (ムシ) 為_レ此圖_レ題以_レ短古 (恐是引語、當別有、
題詞、殘闕不明)

松陰築_レ囚室、坐對_レ護國山、山頭吐_レ皓月、月華射_レ松關、中有_レ隱逸士、木石同_レ其頑、時事口_レ三絨、對_レ人眼常販、辯_レ不_レ師_レ蘇張、巧_レ不_レ倣_レ輪般、且慕_レ簞瓢趣、曲_レ肱夢亦間、夢裡忽逢_レ月、月唯解_レ吾顏、

(山口市櫻園寺内文庫藏 校合濟)

送佐世君歸郷

(安政四年十一月)

十日與_レ君談、今日送_レ君歸、君武元赴々、亦足助_レ國威、干城不_レ自慊、文海拾_レ珠璣、八方肅_レ冬景、萬山多_レ落暉、南海有_レ君在、不_レ必嘆_レ式微、往矣幸涓徒、勿_レ徒歌_レ采薇、

藤寅拜草

(萩市前原彦八氏藏 校合濟)

寄佐世岡部二君

久當_レ聖賢門、進退勿_レ躊躇、古今人所_レ患、嘗是子夏癩、非_レ決_レ胸中戰、無_レ謀_レ復得_レ腴、市井違_レ仁義、亦非_レ遠道途、出則商賈侶、入誠夫子徒、俄鬼與_レ成佛、左右在_レ此圖、諸君勿_レ受_レ給、岐路多_レ田夫、

(萩市前原彦八氏藏 校合濟)

贈讀書人

万卷_レ胸間、為_レ是千歲、男兒非_レ蟬蛻、心存_レ萬世慮、勿_レ倣_レ迂腐徒、論衡爲_レ談助、

(萩市菊屋孫輔氏藏 校合濟)

(無題) (未定稿か)

諸君宿志各有報、不_レ妨年華累為_レ空、 堅氷漸泮春意動、 習坎乃知_レ有_二亨通_一、

新年簡_二清太_一 (安政五年頃か)

聞子新年罹_二小疴_一、不_レ看三日所思多、幾時刮_レ目窺_二高業_一、 且寄_二吾家擊壤歌_一、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時事に關する狂歌) (安政六年春)

きしもそろく尾_レ出る、かつらはなま、飯とふらん、みちと良_レくて長崎へ、くるそら花のさくらさりぬり

(題は吉田庫三氏の命ずる所、歌は土毅_小村_小桂_小五_小道_小太_小村_小來_小原_小良_小等を諷したもの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高須未亡人は數くくの_{ひさし}茂_ものかさりし跡_こ而

矩方

清らかな夏木_②農かけ_よやそろへ_や人_をい_ふらん花_よ迷ふと

未亡人の贈られし發句乃脇とて

懸香乃かをそらひたき我も哉_やまきて_まおる軒乃風蘭

同じく

一ト筋に風の中行_螢を_ある_はり_は薰_る池_①農荷の葉

矩方

高須うしのせん_①と_{あり}て汗_あみ_き送_られ_まき_ハ (安政六年五月)

箱根山越_をとき汗_あみ_出やせん君_茂思_ひて_ぬき清めてん

高須うしに申上るとて

松陰

一聲をいりて忘_まん郭公

木々大人_心あり_やて佳節_こも杜康_此家_こ過_られ_され_ハ屈原_の事_なと思_つ、_々て

我ひとり醒_たる人の心_しハ昔_も今_も床_しかり_々る

(右六首東京市高洲太助氏藏 校合濟園)

(述懐) (年月不明)

骨淺粉よし身淺碎つゝ大君耳丹心淺捧てしりあ

(東京市藤田政輔氏藏 校合濟藏)

矩方

十月廿七日呼出の聲をきゝて

矩之

此程は思定めし出立へ々ふきくま曾嬉しかりたる

(松陰の絶筆である、署名矩之は、憚つて、故らに變へたものか、第四句の中程に、が打つてあるのは、文字の不足を認めての符號であらう)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藏)

(辭世) (安政六年十月廿七日口吟)

身へたとひ武藏の野邊に朽ぬとも留置まし大和魂

吾今爲レ國死、 死不レ負三君親、 悠々天地事、 鑑照在二明神、

(飯田・尾寺報告書には、歌の終を大和言の葉にしてある、又詩の最後の句は感賞在二明神となつて居る、鮎澤の筆記も同様である、いづれも閉きて書取つたものだから、必ずしも正しいと云へない、矢張り留魂録に、天地神明照鑑上ニアリ」などの語から推して、松陰先生遺著の鑑照在二明神の方が適當であらう)

(飯田尾寺二氏連名報告書、鮎澤伊太夫遺書、留魂録及吉田庫三編松陰先生遺著に據る)

欄外書

解題并凡例

- 一、欄外書は、松陰讀書の際、其欄外行間などに感想批評を書入れたる語を集録したもので、これに一種の詩文拾遺と見るべきものもある。
- 一、記入した所の書は、その著作の時代によりて順序を立てた。
- 一、欄外書の意義は、これに對する本文を知りて、始て明知せられるものであるが、その本文を詳にこゝに擧ぐることは紙數が多くなるので、許さぬ事情があるから、今はその本文の一部を擧げて置き、詳細の事はそれ〴〵の本書に就いて参照せられむことを讀者に望む。
- 一、欄外書の文は、特記せるもの以外は上の界線に詰めて掲記し、それに対する本文の個所は、其都度、その前に一字分低く記すことにした。

(委員 安藤紀一)

欄外書目次

孟子……………五六七

東萊博議……………五七七

靖獻遺言 顏真卿文天祥……………五八二

日本外史 毛利織田 豐臣德川……………五八五

自著要駕策……………五九一

邊備摘要……………五九三

欄外書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章固全部造端托始之深意，而尤全篇論王政之根本，故可以貫全部，尤可以貫全篇矣。

賢者亦樂此乎。

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見下篇。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民欲與之偕亡。

桀爲瑤宮瑤臺，殫民財，案，前章，上言上好利下效之，下獨言下親戴己，而上行仁義之意，存於言外，此章，亦同文法，上言臺池鳥獸民歡樂之，而下獨言民怨之，瑤宮瑤臺，亦存於言外。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勿疑，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豫見也，同工夫。

同注，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

王者之兵，以救民爲主，然報怨亦臣子之所不可忘也，若曰民便之則雖失吾土地可也。